

*Rauschen, 118*

開邪崇真

濟南華洋印書局 印

天主降生後一九三九年

開邪崇真

濟南教區主教楊 准

## 導言

天主聖教已經有許多辯證書，比如萬物真源，天主實義，聖教理證等，但是均係滿清時代的文言作品，現代化的作品不多。然余所作之闢邪崇真一書，言語和辯証法均現代化，是根據辯證學編纂的，是以無論何人，是教內的，教外的，讀此書皆有益處。有人對余說：『現在的一般學者不信異端了，似乎沒有作此書的必要！』然而讀書的人有多少呢，請到鄉村去觀看一下，現在仍有很多人行異端，牢不可破的信邪神。余作這本書的目的，是在教導一般鄉農婦女，男女孩童，傳教先生可以從這書取宣講的材料，學校教師可以用作課外的教材。

# 目錄

第一篇	論邪神與異端	一
第一章	中國人信仰的幾種邪神及原因	一
第二章	論邪神之不可敬	二二
第三章	論封神	二七
第四章	論佛老……沒菩薩可稱的必要	二九
第五章	論依靠邪神的空虛	三一
第六章	論對於邪神像不應有畏怯態度	三三
第七章	論恭敬邪神盲從習俗的誤謬	三六
第八章	輪迴說	四〇
第九章	論拜靈牌	四二
第十章	論燒紙錢	五一
第十一章	論燒紙房子	五六
第十二章	論紙旛	五八



第十三章	論風水·····	六〇
第十四章	論擇日子·····	六八
第十五章	論算命·····	七一
第十六章	論相面·····	七四
第十七章	論雷神·····	七九
第十八章	論日月蝕·····	八四

## 第二篇 論眞神的實有

第一章	空氣沒造天地之可能·····	八七
第二章	盤古之造天地說·····	九二
第三章	天地之爲父母說·····	九五
第四章	以人類共同的意識證明有一個眞神·····	一〇五
第五章	以人類良心的呼喚證明有一個眞神·····	一一一
第六章	以世界生活的進化證明有一個眞神·····	一一三
第七章	以世界的秩序與宗旨證明有一個眞神·····	一一七
第八章	論天地萬物大主的性體·····	一二三

## 第三篇 論人有個靈魂

第一章	靈魂之爲空氣之謬說·····	一三二
第二章	論有靈動物與無靈動物之性別及有靈物永久存在的幾個原因·····	一三五
第三章	論肉身有與神體結合的必要·····	一四〇
第四章	論惡人死後將要受罰·····	一四三
第五章	論惡人死後受罰的原因·····	一四七
第六章	論從人之本性上證明惡人死後應該受罰·····	一四九
第七章	論修德行的人死後應得的賞報·····	一五二

## 第四篇 論真宗教

第一章	論人類有欽崇天主的嚴分·····	一五八
第二章	論欽崇天主不該只限於內心·····	一六二
第三章	論聖教會與政體統一的必要·····	一六七
第四章	論基利斯督宗教的標記·····	一七三
第五章	論周後中國教會的派別·····	一七六

第六章	論中國已有的教派·····	一八〇
第七章	論猶太教·····	一八三
第八章	天主教論人在世應當遵守國家和其它一切長上的規律的原因·····	一八六
第九章	天主教論人在世上所應守的誠命與任務·····	一九一
第十章	天主教論人的毛病和改革毛病的方法·····	二一一
第十一章	論聖教能堅固人心安慰人的憂苦不致失望·····	二一二
第十二章	天主教非外國教論·····	二一三
第十三章	天主教不講相反正理的道理·····	二一五
第十四章	論聖教道理懂與不懂都有可信的必要·····	二二〇
第十五章	論聖教道理都是天主親自命人記錄的·····	二二五
第十六章	論猶太教非天主教·····	二三三
第十七章	論天主以靈跡證明他的教會和道理的真確·····	二三四
第十八章	論基利斯督創立的宗教是天主因全能所廣揚的·····	二三七
第十九章	論以致命人的犧牲精神證明聖教會是天主親自立的·····	二四二
第二十章	論聖教會和道理天主有過預言·····	二四五

闢邪崇真○目錄

五

第廿一章	論基利斯督願意降生於苦世的志願……………	二五三
第廿二章	從耶穌復活的道理上證明聖教會是天主立的道理是天主默示的……………	二五六
第廿三章	論基利斯督宗教於中國之傳揚並非在後……………	二六一
第廿四章	聖教道理總綱……………	二六三

## 第一篇 ● 論邪神與異端

### 第一章 ◎ 中國人信仰的幾種邪神及原因

〔一〕圖 釋迦牟尼何以稱爲佛教的始祖？

釋迦牟尼生在天竺國，就是現在的英屬印度，公元前五百五十八年，當中國周靈王 甲寅年四月八日；係北印度淨飯王之子，母親摩耶氏。據一般人的口傳：

「釋迦牟尼誕生的時候，破他母親的右肋而出，落地後，即能學他母親的行動，指天點地的喊道：『上天下地，惟我獨尊。』厥後與耶氏結婚，產生了一個孩子，名羅喉羅；他那天真爛漫的個性，把家族的觀念，全然丟開，整日地做些野外獵人的生活。淨飯王死了以後，釋迦牟尼世襲他父親的王位；但對於國事上全然曖昧，沒有一點



認識。把他父親的遺金，揮霍淨盡，生活幾乎都不可維持；漸漸的走向下流社會，流氓的階級上去。他因苦於經濟的壓迫，出了印度，投居於大雪山，十三年之久，度着隱士人們的生活。不知怎的他忽地想出甚麼鬼道來，招集了許多的門徒，授之以輪迴的學說；自稱爲佛教的始祖。他後來死在瘡痍之下；這就是佛氏的史略。』

據中國司馬遷史記上的考察，却未曾見到有釋迦牟尼的史蹟。西漢哀帝時，有博士弟子奏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這是佛道入中國地的第一步。厥後到了東漢明帝，永平七年，因受身高兩丈一個西方人，手執一弓二箭的夢感；爲解除這夢中的疑難，通知與全國的一般文人博士。當時被選人阿與彌，答復明帝說：『以夢中的實際情景推論，則佛字乃爲打破夢疑的先決問題；因佛字的結構，原係一弓，一人，二箭組成。是故萬歲爺夢見的那一武士；就是，西印

度所敬的那位佛聖。他能提高萬歲爺的國際地位，解決國民的生計問題，是以對於他很有可敬地必要，理應從早使他駕臨中國，使全國民衆對他一致敬仰，求他把神惠賜與我們中國。」

漢明帝信以爲然，馬上差遣蔡愔出使印度；因他未得佛的消息，明帝把他處之死地。二次復遣兩個猾頭的阿與彌；他們到了印度，畫了幾幅人物，回來獻給明帝說：「佛現在爲國務所繫，不能來華，親賜了我們幾幅佛像。假使我們中國人要誠心祈賜國太民安，他一定應復我們的祈求。」

明帝聽得順了耳朵，爲表示他敬佛的赤心，停了三天的政治工作，盡心竭力的致力於佛事。但國難還是頻仍。自己覺着敬佛的誠心，還沒達於極點，便又公佈與全國的文武官士：都應照章敬佛。然而他們不但不照章施行，且又答復明帝說：「公務忙碌，不能兼治佛

事；這樣的佛像，只可拿監獄裏讓那些囚犯們去恭敬——我們絕不受他的驅使！」

厥後梁武帝雖則對於釋氏的信仰很大，究未得了佛的甚麼一星恩施，反死於慘酷之下。

相沿而及於唐代憲宗，他那番愛佛的赤心，更是特別的熱烈。委專使去往印度考察佛骨的所在地。據一般人說：「被搜到的佛骨，以白馬馱到中國來了；憲宗命監獄地罪犯朝拜佛骨，並且和他們規制下一定的時間；起初他們却實行，厥後漸漸的感覺到厭倦的態度，一個一個的都逃竄了。憲宗挨次的把他們逮捕回來，給他們都剃了半個禿子，借以驚告全國民衆；然而他們終於不能受敬佛的麻煩，仍就照樣的跑開了。憲宗依舊地把他們逮捕回來；二次又給他們剪了個整個的禿子。爲使全國民衆都有敬佛的思想，在各處建築了許多廟宇，叫這



些被逮的囚犯住在裏邊，監司着教禮和宣佈佛義。又規定於一定時間內，使囚犯輪流打鼓敲磬，偕以來曉示民衆知道敬佛的禮規。所以現在的和尚，還是禿子，依舊地恪守着打鼓敲磬的老例子。』

厥後憲宗又令全國國民，都應削髮侍佛，使男者爲僧，女者爲尼姑，打破婚姻的制度。不意觸動了一般臣宰的不平，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向他們的皇上去請願：中國國民假使都削髮做了僧侶，百年後在中國便無存在的娃童了。是以這種法律在人類當中絕沒實施的可能，懇祈萬歲要從速的收回成命。此時憲宗也稍些有點覺悟，乃改訂國民爲僧的章程：一。有願爲僧侶者，免除其爲國民應盡之義務；二。國家有擔負他生計的職責。

這麼一辦，當時的一般倡婦妓女，流氓賊竊，都削髮去做僧侶去了。現在的僧士，我們稱他們爲和尚；若深究和尚這兩個字的歷史，

從前却不是怎麼尊貴的一個稱呼。他們原來的名字是，囚僧，活賞兩個稱呼，表示他們本是該死的囚犯，賞給活命的人們。厥後他們自覺厭耳，便改稱了和尚，以前他們的任務，只是打鼓敲磬，歌誦佛經。

現在鄉村上那些討飯的和尚，還是敲着小鼓，帶着水魚；嘴裏念着：「阿彌陀佛，」到處去宣佈他們的福音。這是佛入中國的一點史略。願望一般有心於宗教觀的同胞們，要赶快奔上光明的途徑，找到最後地歸宿，好完成我們人生的究竟目的。

（二）圖 老子何以稱之爲道家的始祖？

圖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曰聃；係楚國，苦縣、厲鄉曲里人；生於紀元前五百年左右。其子宗，曾任過魏將，根此可以設想：他是距戰國不遠的人了。——他在中國周朝是一位最有名的哲學大家；又兼任過周守藏史的職責。思想，反對禮治的態度，最爲激

烈。以禮爲破除忠信與致亂的菌媒。他理想中的社會，即在希望把太古老死不想往來的世界，復興起來，再從新地度着自隱無爲的新生活；然而他在周朝住了好些時候，見到周代的制度文物，絕無施行他的主義的可能，乃西遊流沙做隱士去了。

走到散關，遇着了楚關令尹喜；他要求老子著書。於是答復了他的請求，著書上下篇，內容盡是說的道德，約有五千餘言，即今日所稱的道德經。然後隨去。

後來一般方士的附會，都稱老子爲道教的創設始祖，豈不是欠究的很呢？

若據現在一般哲學博士，關於道德經研究的結論：老子決沒設教的思想，不過是他對於道德上的研究，特別是精祕與偏謬。一般學識淺鮮少見多怪份子，不認識道德二字的真意，誤解了他的著作，以爲

他專爲設教而作，強拉硬扯的叫老子做了道教的始祖。真是糊塗極了！

（三）觀音有沒有可敬的價值？

答 觀音，亦稱大士，係四川，遂寧縣人；父親是一個小國的國王，國號妙莊，姓婆名迦，妻伯牙氏，無子，生三女：（長女妙書嫁文士，次女妙音，嫁武士，三女妙善，決意保守，年十九，得了她母親的許可：往白雀寺爲尼。）寺中有和尚五百餘人。厥後妙善被和尚強姦了。婆迦王得了這麼一番的惡消息，便馬上撥去了大批的軍隊，把白雀寺團團包圍起來，命以火焚。妙善向空中噴血，天降紅雨滅火。王怒，復遣刑役將妙善絞死。厥後還魂，復往香山修行，即河南寶豐縣，九年道成，佛賜以觀世音菩薩之號。見香山寶卷。

明萬歷年間，有一位博學士，胡應麟。據他說：『觀音係男子，

不是女子；六朝時，皆作和尚道士形像，並沒一作婦女的。『見琅邪代醉編。』

釋氏言：觀音隨時變化他的身體，或男或女，本沒一定。是以現在各大寺院中，仍有裝塑他爲男像的。』

據以上諸論調，觀音的歷史，實無可考：若要說他是一女子，則爲一尼姑，若要說他是一男子，則爲一和尚；從此看來，卽有其人，也沒可向他施敬的理路。

考李延壽著的南史：『述王元謨將斬，誦觀音經得免，徐義之拘繫獄中，誦觀音經，獄門自開，鐵索自解，遂得逃脫。』

宋儒羅泌辯駁李延壽之誤謬說：『觀音經今且全在；而冒法之徒

，臨刑懇切讀誦的，不可勝數，而究沒聞前效之一見。猶如：李廣將軍之射虎，（漢書）李廣見草中大石，誤以爲虎而射之，箭盡入石中，視之石也；明日再射終不能入。出於偶然，而不可再

效於後世。大抵此等皆小人，愚昧無識，易起倖心，故得以誑惑耳！」見路史。

據羅泌之批評，觀音之顯靈施佑，盡屬無着。且使口誦觀音，果能倖逃法網，則奸宄不能懲，刑罰無所用；是縱人爲惡，啓人作亂。這樣說來，觀音是則國家禍魁，將指何所向他施敬呢？

〔四〕 玉皇是否有神可稱的須要？

玉皇亦稱玉帝，據道家說：『太古的時候，有一光嚴妙樂國無稽之名，國王淨德，年老無子；妻子寶月，夜夢老君，抱送一個嬰兒，厥後乃孕。懷妊一年，內午歲，無稽之年。生了一個太子，名叫玉皇。淨德死了以後，玉皇世襲了他父親的王位；沒大時候，即退讓給大臣，遂往普明秀巖山，無稽之山，做了隱士，專務老子的道理，祈賜常生不老的途徑，終於沒得滿了他的願望，厥世自縊而死了。厥

後，宋徽宗敕封他爲「太上開天執符，御歷昊天玉皇上帝。」并詔天下，建觀塑像」參見重增搜神記；宋史。

據是，玉皇誕生的地方，名光巖妙樂國；誕生的時候，係丙午歲。然而這地方與時候，並沒指實，盡是叫人無從查考。從此可以設想，玉皇，完全是道家的捏造，的確無疑。卽如真有此人，也決沒稱他爲昊天上帝的必要：惟一經徽宗的敕封，便立卽榮登高位了嗎？噫！稍有理智的愚士，也勢必勝怒而阻之。莫想：「人君能與人以政權，不能與人以才幹，尤不能以己所無，而與於人。」譬如：國民政府向外國遣使一外交官，此人的確有治理國政的本領，但設沒有外交的才幹，雖蒙遣使，終不能勝其任。今以同理來判定徽宗敕封玉皇，何嘗不是這般光景？

開天執符御歷，本非人力所能；玉皇係妙樂國無稽的太子，又何

從有此大才呢？從此可以設想：徽宗敕封玉皇一事，實爲荒謬不經，掩耳盜鈴的一般自欺而已。

據史家批評說：「徽宗之敕封玉皇，誠足以發千古之笑。果如世俗之論，動作不必合理，但崇奉玉皇，自能獲福。若然，則爲盜奸之徒，亦嘗設齋誦經崇奉，而終必敗露，死於非命者，何也？徽宗之於玉皇，既加以美名，又詔告天下；則其所以崇奉之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厥後被金人擄於沙漠，何玉帝之不仁，而不一青盼也？」見（通鑑綱目）

觀此，玉帝之當敬與否，不但智士始知，即凡稍有理智的人們，他也決不會再向他施信的了。

〔五〕圖 通常一般鄉老所敬仰的關帝，他是否有神可稱的必須？

據關西故事上的記載：「關羽係山西解梁縣常平村的人，自



幼體格壯健，氣概軒昂，勢有俠義的一般精神。他的父母爲改革他這種強暴的性質，於是把他困閉在一個空屋子裏；莫料，一日的傍晚，從窗跳出，聽到有女子和老翁的哭泣聲，便立刻跳出牆去，向那老翁致問；老翁便以實告：『我的女子業已受聘，而本縣縣長的舅爺，聽到我女子的美色出衆，他便想強娶作妾。當時沒什麼好的出路，只可到維持公理的縣政府裏去訴冤，莫料，不但沒得準訴，反被縣長叱罵了一陣。這是我們父女所痛心的一大淵源。』羽聽得有些不顧公理，便立刻現出不平的氣概來，仗劍徑往縣署去了。縣長與舅爺俱被劍斃後，而逃竄陝西童關；然而這時關門正在圖影逮捕罪犯的緊張時機，倖賴塗面，沒得被捕，而逃出關險，東奔涿洲。』

涿洲有一賣肉的漢子，姓張，名飛，一日午後，他把沒賣了的肉，懸在井裏，上掩以五百斤的大石，乃告與市民說：『有能舉起這

塊石頭，我便以肉增之。」剛巧關羽走到井邊，攜石輕如彈丸的那般容易，將肉拿走了。張飛隨後追及過去，想與他比賽膂力；正在鬪毆的當兒，劉備賣草履適到於此，從而排解了他們的爭執，三人共談意氣相投，遂結桃園之盟。見歸田瑣記。

厥後，從備加入了戰團，奪得荊州，繼續進攻曹操，佔據中原，不料，旋被吳將呂蒙襲殺。見三國誌。

宋甯宗時，封他爲崇惠公，封爲武安王；明神宗萬曆年間，封爲協天護國忠義大帝；清乾隆改壯繆侯爲忠義；民國三年，和岳飛合祀於武廟。

關公對於本鄉的老翁，可以說是一個義士，對於劉立德，可以說是一個忠臣，同千二夫人在曹營十二年同居一室，又可以說是一個節義之人。所以歷代帝王封他爲公，爲侯，爲帝，爲王，用以鼓勵臣

民，效法他的忠義。我們教胞們效法他的忠義則可，萬不可視他爲神，切勿走上這個有陷井的行徑，悖棄御世的大主。

〔六〕圖

文昌君究係何神？

圖

文昌又稱梓潼，係張氏之子。據道家說：『（文昌）文昌星明，文

運將興），上帝命他統治文昌府事，以及兼任儒家宗師之職。厥後，元時受封爲文昌帝君；又因他嘗居蜀之梓潼縣——待他死了以後，士民都沒拋棄了愛他的誠心，特立廟以便追弔，厥後遂稱梓潼。』

文帝本傳化書上記載說：『文昌屢次化生：周武王時，爲張善勳；秦惠王時，爲仲弓子長；漢高祖時，爲趙王如意；晉武帝時，爲張亞；宋哲宗時，爲張浚；其餘歷代轉生，大都爲士大夫，共十七世。』

又文獻通考上說：『梓潼君，姓張，名亞子，當晉戰沒，人爲立廟。』

又蜀清虛觀碑上述：「文昌生於唐時，姓張名亞，原藉，係浙江；後又徙居到蜀的梓潼縣。其人俊雅灑落。其文明麗浩蕩，爲蜀中宗師。有功文教，蜀人慕之，構觀以祀。」

若觀察以上各書關於文昌的記載，我們便可就地發生出一種欣慰的感想來，就是：「我們有了很好的答品，來證明他何以沒神可稱的理路了？」

(一) 據文帝本傳來判定：「文昌輾轉投胎一事，純係道家與佛家的一番意揣，藉此來做他們設教上的幫助。我想，凡稍有理智的人們，也絕不會附和的。若深究他何以不能投胎？」則參見本卷第八章。

(二) 據文獻通考來判定：「文昌乃是晉時的武將。」

(三) 據蜀清虛觀碑來判定：「文昌則是唐代的文士。」

綜合以上三個判定，我們在推出一個結論來：「若就他爲人上

說：文武不同；以他生存的年月上說：晉唐相去三百餘年，誰是誰非？既則對他沒有一準確的認識，信仰從何而發？福利又從誰而賞呢？如若不顧其真實或否，甘受道家的愚弄，妄圖僥倖，祈賜學成登第，如此，我們只好拒絕勿論，無容再施救藥了！」

〔七〕圖 竈君何以沒可敬的價值？

據我於諸書中關於竈君的考察上來答復：見稱竈神的，的確是多得很！茲將被我注意所摘錄出來的幾點異說，介紹給大家：

儀禮疏載：「竈神，係太古的一位老廚婦。」

淮南子載：「竈神，係死於火化之下的炎帝。」

事物紀原載：「竈神，係厥初作竈的黃帝。」

周禮上說：「竈神，係掌火之祝融。」

路史上載：「竈神，係高陽氏的後裔蘇吉利。」

莊子註載：「竈神名髻，著赤衣，狀如美女。」

西陽雜俎上說：「竈神名隗，著黃衣，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

敬竈書載：「竈神，係崑崙山的老母。」又說：「竈神之所以當敬的最大問題，即在他負有掌管世人壽命長短、貧富貴賤的天賦神權；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天奏報玉帝。」

據以上諸書的記載：竈君，或係古帝名臣，或爲老婦美女。而今俗所供奉的，乃係一方面長鬚的老翁。若問他們所敬的，究係何人？他們便茫然不知所答；只會說：「八月初三日是竈君的誕辰。試問：以上的那些竈神，都是八月三日誕生的嗎？或是說：在他們當中有一個是八月三日誕生的？即如：你們在他們當中擇定一神恭敬；然而你們所擇定的，又是誰你？彼又茫然不知何答。既則沒有一準確的見

解，且還依舊的對他施敬；如此，豈不是直如「掩耳盜鈴」的一般自欺了嗎？！

現在恭敬竈神的；每遇到過舊歷年的時節，家家都買上一幅紅紅綠綠的紙畫，黏在鍋門子的側邊；這個叫做接竈。及至來年臘月二十四日，又將這去年的竈君像置火焚化；這個叫做送竈。在此送竈的當兒，還必須得用膠牙糖黏糊上竈君的嘴，目的：使他明日上天朝奏的時候，不能訴人的罪過。你們覺得如此即可逃脫了玉帝的法網；我却以爲你們的這個辦法，是最愚昧不過的，你們所以畏怯竈君呈訴的原因，即在你們自知沒善可呈；而竈君又時在竈突，洞悉所爲。如若爲逃脫上天的法網計決，則不如不敬他，更爲妥協。何歲晚既送之去，除夕又迎他來，這不是引鬼上門，自尋苦惱嗎？且是竈君的唇舌，的確能被糖粉黏結，那麼，只可說：他和襁褓的嬰兒一般無能了！

又將何指掌管壽夭貧富貴賤呢？總之：竈君之說，一經推究，荒謬就地出現；願望一般有心供奉竈君的人們，也要早日覺悟。

〔八〕圖 門神將軍的荒謬何在？

圖 門神將軍，俗稱係唐代武將（秦叔寶尉遲敬德）他們兩個。

據重增搜神記上的記載：『唐太宗身患重病；宮門外邊，常有鬼魅呼嘯。太宗胆怯，遂告與羣臣。叔寶敬德奏稱：願執玉斧弓箭，在宮門外邊守夜。太宗準之；夜果安靜。太宗見二將終夜不眠，心殊不忍，乃命繪其容像，黏貼宮門；邪祟遂息。』

妖魔作祟一事，本不多見；即偶有一遇，亦非勇士所能制禁；更非勇士之像所能鎮定的。設若太宗的宮門外邊，果確有妖魔呼嘯的怪事，也是敬德叔寶的一番矯作；欲乘太宗命他們守夜的這個良機，來誇張他們的勇氣。



「宋時，江寧，有一姦人，假托鬼魅，屢次放火；人不敢救。知府王琪親躬偵捕，姦人被逮，立即誅殺，火患遂息。」（見宋史。）倘若太宗庭下的諸臣，有似王琪一般明斷的，叔竇敬德的奸詐，自然也就不難打破了。

〔九〕圖 財神何以沒使人致富的本領？

圖 「財神俗稱元壇，姓趙名朗，字公明；趙子龍的從兄弟；係回族，不食豬肉；於舊歷三月十五日，祭以燒酒牛肉。」（見青嘉錄）。要往史書上去找趙公明的來歷，的確無從考查。即使果有此人，這種賜人貧富的神權，從何而得呢？對於富貴一事，孔子曾說：「富貴在天。」並沒說，富貴在財神。

通常一般鄉老還有一句俗語：「黃金無種，獨聚勤儉之家。」並沒誰說：黃金無種，獨聚敬財神的人家。有的一般財迷的人說：敬財

神，可以致富，也不過是自己的一番妄想罷了。

〔十〕龍王何以不可信？

龍王之發現，據一般人說：『宋理宗時，在雲洞廟附近找出來了兩條蛇虫：那時適值大旱；人們都恰在盼望着下雨，無意識的向蛇虫說了幾句祈雨的話；恰巧，繼續着下了一場大雨，厥後，大家都以為蛇虫負有監督風雨的神權，便侍牠為興雲施雨的龍王爺了。』

以下所述，是在中國社會上，最流行的；其實在我同胞們的信仰當中，何嘗只有這幾個呢？即如，三皇，西嶽，東嶽，土地，火神，城隍，二郎……設若要挨次的來述說，的確沒有那麼大的工夫，並且他們也不值得我們陳述。若問其是否可信，則可與以上諸問題，並觀類推。

## 第二章◎論邪神之不可敬

〔十一〕圖 通常據一般人說：『最使人害怕的，即是無宗教派；你們公教的教徒，也竭力地排斥敬神，豈不是顯然地表示着，你們也參加了『無宗教派』嗎？你們公教的道理，指何使人可信呢？』

圖 若據你們的這般問法，我想：你們是不了解我——公教對於神的意見，究竟是什麼？要說到無宗教派是最可怕的，這是公教始終不敢抗議的；要說到是神都有可敬的必要，我公教又是絕對不贊成的。因為我們關於神的真假上，有很晰的認識：據人類良心的提示，與靈性的指導，以及萬物存在的秩序上來推測，就可知道的確有個神。神必是真理的根源；凡為真理淵源的神，便是真神。凡對他有所認識而不加信仰，那是最可怕的。雖是別有所敬，終於不能達到人生的終極目的。簡接的也可說：他們是無宗教派階級上地人們。

我公教非是反對敬神，而且是，還要積極的倡率：人人都有神的

信仰。所憐憫的：只爲你們敬的不是真神；不過是古代一般死掉的名人。假使他們是神，凡死過的那些老夫幼子，都可把他們擺在神的座位上。因他們皆係靈性動物，無異於死掉地那些名人。你們看：神是這樣，還有神的尊貴嗎？我想：你們這種歧混的原因，即在沒有神鬼人的區別認識。是以我們要把他們的異點，向你們簡單的介紹一下：

依性體而論：真神係無始無終，無形無像，而自有的純神；絕不受鬼物的驅使。人係真神以自己的肖像，而造的靈性動物。鬼係純神罰下地獄的惡神；處於他的使令之下。這種天地懸遠的區別，俱都是以真理推測出來的，沒有置疑的餘地。

既然有了明晰的認識，也知道他們的區別，自然也就知道，應向誰發生愛敬，使他能滿足我們所願望的。一切要不顧真理，甘願背棄了真神；偏的去侍奉那些死掉的鬼魂，這就在我公教所抵抗的範圍之

中。

我們繼續着這個問題，再做進一層的討論；就如「現在信奉別教的一般民衆，都以爲那些被封而爲神的鬼魂們，負有掌管天地，賜人禍福的職權，這又是我公教所不承認的一點。希望你們要捫心自問：他們是否有這種天賦的神權？切勿陷於盲從的境地。若要類似瘋狂失却了理性的那般糊塗，可就慘痛極了！因此問題，有關於人類生活之終極目的，最爲密切，是故很有可解釋的價值。爲解決這個問題，所應搜集的材料：還得把——佛老提出來，作研究上的適當幫助。

在我對於中國胞衆信仰的幾個邪神的敘述中，在歷史上最早的，首推爲佛老；係周代的名人。若往歷史上去觀察，去周不遠的幾個朝代，未曾見到有他們的半點史蹟；要說到他們是神，更是談不到的事；只爲這幾個時代的人，都曉得他們是死掉不遠的人，絕沒敬他爲

神的理由。厥後，到了漢朝明帝的時候，他們纔被封列在神的座位上；有了掌管天地萬物的權能。試問這等神，是否有使人可信的必要呢？不！決不！佛老既生於周代；然而在周代以前的夏商各家，負有掌管天地萬物的職權的，究竟是誰呢？或者說：那時的天地萬物是自治的；或者說：已經是佛老；若果是佛老，便又不符合真理了！因真理的神是無始無終，而自有的；佛老是有始於周朝的，這樣推測起來，自然的又打破了他們做神的迷圈了！

爲判定佛老……始終沒神可稱的的確，我再找出一個例子來：  
易經十翼的卦序上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從此可以設想：古代的人，也曉得人類是生在萬物之後的，佛老……難道能逃脫了這個天真的秩序，而生於萬物之先？我想：稍些有理智的人們，便不能相信這個。

能不爲自然公律所驅，只有生在天地萬物之前的；換句話說：就是天地萬物的造化者，他是真神。

試問佛老，是不是自有於天地萬物之先，不爲自然公律所制禁的呢？誰都答應說不是吧！這麼，就可下一肯定之判斷說：佛老……之爲真神，的確誤謬了。希望現在崇拜佛老的同胞們，既然有澈底的認識，何不趕快的走上光明的金徑，找到最後的歸宿，來完成你那人生的極終目的，以免陷黑暗的領域裏？」

### 第三章 ● 論封神

〔十二〕圖 佛老雖是古代的名人；但他們都是被封而爲神的，根據什麼不信認他呢？

圖 答復這個問題，最好先對於皇上深深的認識一下，以後自會覺悟這個問題謬點。

中國自有史以來的個個做皇上的，差不多都是採用君主專制政體。是以國家的領域及行政……沒有一樣不是受着他的支配的。這種權力，也能說是，上天賦給他們的。然而要說到他們封人爲神的一件事，是我公教始終所不能承認的。原因。即在他們沒有這稱天賦的特權；可與宋徽宗之敕封玉皇，並觀類推。

佛老……即眞負掌管天地萬物的職責，但他也得聽從着皇上的號令；這種爲人作役的神職，還有什麼價值呢？

從這一個推論上，我又推斷一般作皇上的，他們是傻子，他們既則負有封神的全權，就該先封自己爲神，以後再去封別人，這樣纔合乎愛人如己的道理。如今他們甘願拋棄了自己的王位，死於種種酷刑之下，偏偏的讓那些顛夫狂士來享受神的快樂，我則不敢確信他們真有這麼大的聖德。居然成了事實，他們的確傻心的很了！



以理論上說：佛老就該保存他們的封主；使他們免陷於身死國亡的酷禍之下。厥後，不但不加以護庇，反讓他們自由的去謀出路。對於自己的封主，竟敢如此的沒良心；我們一般做平民的，他們還瞧得着嗎？終於不了解你們爲甚麼，老實的向他們施敬呢？願望走陷了這條迷徑的同胞，要覺悟皇上封神一事，是否能成功呢？

#### 第四章 ◎ 論佛老……沒菩薩可稱的必要

〔十三〕圖 佛老……何以沒菩薩可稱的必要？

圖 解決這個問題，首先了解菩薩二字的解釋，是甚麼，然後纔能明白答復。

菩薩二字的意義，即是：「慈善」的意思。若把這二字來對他們去稱呼，的確是不適當的；這種不適當的原因，最容易找到：——通常要說一個人，他是慈善家，必須要得有所稱他爲慈善的道

理。或者，因為他做過什麼慈善事業；或者，因為他是慈善的原始創造者；如此便不愧我們稱他爲菩薩的真諦。假使對於那些流氓，娼婦，賊竊，都稱他們爲菩薩，慈善二字的尊貴，便陷於黑暗之中，倫理學也就沒法來講了。

我想，大家因着我這點簡單的笨述，關於佛老……也有了稍些的熟悉，不致再如以前的那般曖昧了。

只可惜！真正認識佛老……的，還在少數，不過幾個知識階級上的胞兄罷了！其餘的那些沒有認識，而沈於惑信的人們，都懇懇切切的，口口聲聲的，喊叫着：『菩薩爺爺：菩薩奶奶！』我每次聽到他們這種祈禱的聲音，不自覺的就觸動了我一番羨慕與慘痛的心情。我所羨慕與慘痛是什麼呢？並不是別的，就是怪疑着他們雖則沒有什麼認識；却倒有這麼大的熱烈信仰；即是我公教的忠心教徒，對主的敬

愛，也不過是如此的一番誠心；這不是可羨慕的事嗎？若就他們口稱佛老……爲『菩薩爺爺菩薩奶奶』的這句話上來設想，菩薩二字的寶貴，全然拋棄了。佛老……他們對於菩薩二字，並沒作出一點成績來，這又是可傷感的。

#### 第五章 ◎ 論依靠邪神的空虛

〔十四〕問 從那裏可以看出來，依靠邪神是空虛的呢？

答 你們既對於佛老……的歷史有了很澈底的認識，並且也知道他們被封的誤謬，和菩薩二字的不配；這個問題，就不難解決了。

凡對此問題有稍些疑難的同胞們，可以跟着我在朔望的日子里，到十字街旁，和村頭上的破廟裏去望望；你們在那裏必須要見到許多老男幼女，都跪在他們各人所恭敬的那些腦袋熏黑的，三頭六臂的等

等泥像跟前，又是燒香，又是磕頭；嘴裏還禱告着什麼財神爺，火神爺，土地爺，菩薩奶奶……使他們免陷禍害，獲得幸福一類的話。不知你們在這種環境中，對於這樣的人們，有過一次注意嗎？他們的祈求，是否得滿足了他們原始盼望？

據我的觀察，所見到的那些致力於邪神的人們——求乞的，依舊的求，沒錢的，依舊的沒錢……却未曾有一次見過廟裏那些泥像，向恭敬他的信士，施過什麼靈蹟，來做他們刺骨上的安慰。是以只弄得，凡對他做過敬典的人們，不但失去了信仰的力量，反又有了不少的漫罵。

爲使大家全然覺悟，更好在實際上，再找出一個適當的實例來，證明他何以不可依靠？介紹如下：

鄉村上的一夥農夫，久在雲雨的盼望；但是那蔚藍的天空，依舊

地是旱着。沒機可投，沒路可出的鄉農們，就沒可奈何的跑到廟裏去，把關羽的泥像抬到自己的村頭上，搭起一個蓆棚子，焚香叩頭的敬他幾天，祈賜雨降。一旦，僥倖下了大雨，便說：這是關爺的聖德與功勞。若要敬他許多日子，一滴雨也不下降，不但拋棄了敬禮，而且把棚子拆了，使他在火團般的太陽光下，晒開了。

要向他們去問緣故；他們便答說：『我們在他身上費了許多的金錢，他連一點償復就沒有；我們理應向他如此的出恨。』從這個事實上，很可憶想到的——不是顯然地現出來了——邪神的空虛與不可靠嗎？

## 第六章 ◎ 論對於邪神像，不應有畏怯態度

〔十五〕圖 邪神何以沒可怕的必要？

答復這個問題，我還得依着實例，就如：通常最容易使人

畏怯的死尸，以生理學上的研究，即使他全體的生活機關，失去了他活動的能力與作用；所有的，祇是一堆要腐爛的骨肉，任他怎樣去變態，決不會做出甚麼，使人可胆怯的怪事來。既然如此，爲甚麼依舊地向他表示畏怯呢？不是別的，即在我們的神經系統，沒曾照常收納過這樣的特別刺激；偶次遇到，難免對他有稍些的驚惶。一旦要仔細地回想起來，這種腥而又臭的死尸，有何可怕呢？

今以同理來判定畏怯邪神之不當：

對此，應首先了解捏造他們所用的是些什麼料子，以後便知道他們沒有什麼可畏怯的在地了。據通常所親眼見過的說罷：捏塑他們的主要成分，就是木啊、泥啊，土啊……一些無機物質，都是捏造他們主要用的東西。對於這些物質，我敢武斷一句，誰也對宅不會表示畏怯的；原因，即在我们常和這些東西，發生接觸。出奇得很，一旦

把這些物質湊合起來，再經過一般繪塑家的手術，捏造成了一定的偶像，以後再遇到這偶像，便就地現出一種畏怯和憶他爲神的態度來。繪塑家只能來利用這些無機物質，造成各樣的態像：絕沒有改變它的性體，使它爲神的能力。如若他們的確有這種造神的天賦權能，只可說：他們是一切邪神的先祖了。這樣說來，神大於人的尊貴，又將何見呢？

若要說：繪塑家捏造完了以後，他纔來和這態像結合一體，應人之所求，那麼，我要問：在中國的廟宇，是不是只有一座？同爲一神的態像，是不是只有一個？我想，誰也得答說：『不！決不！』大家既然答說『不是』，好啦——我又來了問題：你們通常不是好說：『人有三個魂兒嗎？即如你們的說法對了；試問他到底和那個廟裡的態像結合了呢？八成你們又不得確知。既則不得的確知道他的在地，

若僅妄圖僥倖；如此，則直可與掩耳盜鈴者，並觀類推。（三魂說之云謬誤，見拜靈牌論。）

據以上所述。態像之謂神說，的確不可信了。不曉得爲什麼，老寔地把那種畏怯態像的態度，潛伏在心中？要是畏怯態像形式上地鬼怪，却倒沒大關係；因爲這樣的自然作用，我們的神經系，所必須要得接收的一種刺激。然而要信他有掌管天地萬物的職權，來向他施行敬禮，叩頭焚香，則把你人爲萬物之靈的尊貴，全然拋棄了。

### 第七章 ◎ 論恭敬邪神盲從習俗的誤謬。

〔十六〕圖 邪神既則沒有可敬的價值，中國地一般老讀書的，爲什麼依舊地恪守着這個惡習：他們也和農家一樣的無知識了嗎？

圖 就你們的這種問法，區別神的真假，完全是以信仰他的知識高下，做判斷了嗎？不！決不！爲使你們知道這個問題上的偏謬，我要舉出一個實例來，向諸君解釋一下。譬如：中國的四萬萬同胞，



不爲金錢壓迫，勞動所使，而鼓腹於樓閣之下的，度着這樣甜蜜生活的，除了幾個少數做政客的人們之外，差不多都是終日棲息於勞動鐵蹄之下的。

假使要談起人格來，你是如何的一個答法呢？若就你們的所問來答復；便得說：那些貪官惡吏、他們的品格，在法律上，都有獨立存在的資格；安受天命，而度着勞動生活的，信守禮義地貧夫們，人格二字，在他們身上，就沒存在的餘地了。這種綢緞眼的調子，我是始終要得抵抗的。人格之高尙與否，絕不能以貧富貴賤的階級，做判定的先決命題；則應先視其在法律上，有無獨立之真正資格，然後再去判定他爲人的若何罷。

認識和區別宗教的真假，何嘗不是這個樣子？知識的深淺或否，在宗教信仰上，固然是有不少的關係；但絕不可以此來做判定的唯一

標準。我認爲宗教上的認識，不在別的，卽視其所信仰的，能否與真理相當，而獲得良心上地天賦平安，以後纔可去取決最後之宗教信仰。是以凡能適應真理與良心上平安的，我便認他爲獨一無二的真宗教。凡沒這兩種實驗作用的，任他是何人信仰的，皆在我的拒絕毋論之下。

〔十七〕圖 恭敬邪神，不但是一般老念書的；而且又是我們的祖先，所遺下的老例子，我們要不繼續進行，豈不是幹了滅祖的事嗎？

答 實現祖先的遺表，固然是一般做子孫的，很好的一種志願；並且又是當盡的任務，然而在這種任務完成的進階中，還潛伏着幾個應守的律例，禁止和指導他實現的條件；使他覺悟當聽從的，是什麼。是以對於祖先之遺表的好壞，必須還得加上多番的精思與考核，視其能否不悖棄法律和良心上地通過；有了真正的熟悉之後，再

去完成你祖的遺範罷，否則，將來恐有埋於黑暗的險地。

譬如：在某縣被槍決了一個土匪；他的孩子，也見了他父親死的那般傷慘。然在他沒死以前，他曾把兒子喊到跟前說：『無論我將來的造就如何，你決不要悖棄了我的遺範，總得要抱着大無畏的精神往下去幹纔是；如此，便不失父子的愛情。』相這樣的祖先，做子孫的也應該去完成他的使命嗎？蓋稍有理智的男女，也絕不會做出這種不道德的事來。今以同理來指導因祖先的遺範，而信仰邪神的人們，所應有的覺悟是什麼？介紹如下兩點：

(一) 要回想回想你們祖先所信仰的宗教，真實與否。

(二) 若完成了他們的遺範與使命，是否能逃脫了法律和良心上的制禁？

有了正確的考驗之後，再去決定你的宗教信仰罷！這樣不但盡了

你做孝子的職責；而且又是社會上有不少道德幫助。如能堅持到底的拒絕例外，將來要必須得到一個很好的償報。那些使人痛哭哀號的厲刑，便不再敢向你示威了。

第八章◎輪迴說

〔十八〕圖 輪迴說何以沒可信之必要？

圖 輪迴，俗稱託生，又稱投人生；據釋家說：「人一死了，轉輪王立即將其一生的善惡，核定等級，發生四大部洲去投生；分別男女壽夭貧富貴賤。凡罪孽隆重的鬼魂，便委夜叉（翻譯名義集選註：夜叉，係鬼役名；譯勇健暴惡的意思。）用桃條打死變漸耳（鬼死叫漸耳）；改頭換面，託生胎卵濕化，朝生暴死，或有足，或無足，諸無靈動物。及至罪滿了之後，再託生人；投胎到沒有開化的野蠻民族當中；衣食住三大問題，真如禽獸似的一般可憐；如能終於爲善，

方得再轉中華投生。凡公正仁義的鬼魂，便送往極樂國婆娑世界。』  
見閻王經。

『去西方十萬億里，有世界名極樂；居此處者，無八苦四惡道，三毒五濁業。』（見通俗編）。

接釋氏所言：『人之極善者，死後往極樂國；此國在中國西邊，去中國，十萬億里。』若就現在地理學之研究：地球一周，遠不過九萬餘里。今釋氏說；有一世界在十萬億里之西，以誣愚氏；我想，凡對於地理稍有些認識的人們勢必要得盛怒而掇之。

釋氏又說：『在世作惡的人們，死後罰變魚虫禽獸；』然而在世界所有的人類，雖則不是純粹的惡人，但亦屬不少，如若釋家之言，的確成了事實，則數代之後，世界上便沒存在的娃童，盡是魚虫禽獸了。爲什麼，現在世界各國的人口，不但沒有減少，而且每年還

有十倍……增添 其理何在？不然，則耕地不可駕牛，走路不可乘馬；蠶虱蚊蠅任他吸食，絕不可施行撲殺。蓋恐其生前，是自己的父兄……所託生的。

釋氏又說：『作惡的人們，死了託生魚虫禽獸；罪滿了以後，方可再投胎轉生爲人。』倘或眞然是這樣子，人類厥初因主命而成的婚姻制度，則可打破；不然，則恐怕所娶所嫁的男女，是自己祖先投胎而生的。他如，官廳亦不可杖責罪人，家主亦不可役使奴僕，蓋恐其所杖所役者，亦是自己的父兄……投胎託生的。

據我以上的批評，可以說：輪迴說絕沒可信的餘地了。爲決證輪迴說的誤謬，孟子亦曾有言曰：『犬之性，猶牛之性；而牛之性，非人之性。』從此可以設想，攻擊輪迴說之誤謬，亦聖賢家所贊助的。

第九章◎論拜靈牌

〔十九〕圖 中國人追薦亡人，以爲最好的方式，就是敬靈牌；我們是不是應該盲從下去的呢？

答復這個問題，若就理論說：做子孫的，爲報復祖先的生養恩功，追弔上理應有點相當的供獻；否則，就辜負了祖先愛我們的慈心。所以弔祖事，也能說：是一般做子孫的，應盡的一種義務；然而在這種任務完全的進階中，還有諸君應當遵守的一條公律；這條公律的唯一作用，即在專的指導做子孫的我們，所應知道的是什麼？如何的一般追弔法，纔能不拋棄追弔上的真道德，纔能適應我們祖先的要求，與我們良心上的不自責；不然弔祖的奧義，便陷到玩戲法的境地。如此，不但不能獲到追弔上的福利，反却做出侮祖的罪案來。相這樣做子孫的人們，只可說他是：社會上的媒毒。所以應該把一切不正當的弔禮，嚴厲的革除它去；以備後泛。

本著這條公律，來判定靈牌何以沒可敬之價值？

爲便於答復起見，主要的我們先應該知道靈牌，它是個什麼物件和敬它的方式如何？厥後纔能有適當的答案，如左列各節：

(一) 就通常我們所見到的靈牌：大都是用一塊碑紀似的小本板，寫上祖先的名字，放在桌子的一邊；每逢朔望的日子，即擺上幾樣子半生不熟的蔬菜，點上幾根線也似的黑香，叩上幾個形如玩戲的跪拜禮，以外便沒什麼好的祭獻了。祇覺着自己的祖先，很樂意地，坐在那裏，來接收他們的這點薄弱的敬禮。對此，禮記上，說的格別清楚：

『是木主之設，祇以代祖先之形像，寄子孫之孝思；並非謂先人之魂棲於是也。』後世的一般儒子，解經特參以讖緯之謬說：『亡人在陰間，與我們一樣有求食的須要；是以一般做子孫的，務必負有烹



豚酌酒的職責；否則，祖先便要有流入於餓鬼的可怕。」這種人魂兩不爲利的異說，便成了一種千萬年不可磨滅的惡風；隱固在惑信而不可解救的一般中國同胞的腦海裏。詎不曉得活着的我們，七天沒有飯吃，便有死亡的危急；祭祖之事，每年多則六七次，如果他們的確有這種求食的須要，也就早已變爲餓死鬼了。任何好的祭品，他也不再決不會接收一簣的了。要是只圖他們能得嗅到一點香氣和腥味，我想：祖先便不樂意的蹲在那地，來吸食你那幾樣子半生不熟的，冷涼不熱的，淡素無味的幾碟子菜，勢必要得優遊自在的，去到那規模浩大的，中西兩餐的大飯莊上去，盡量的吸食幾天。如此，不但能得到他們的心歡，而且又是做子孫的一個節儉辦法；何必再多此一番的周折呢？

沒在殯葬他們以前，對這木片子，誰也不會發生注意，出奇得

很！一旦把祖先的名字，寫在板面上，便就地變成了祖先的寶座；既然知道他們很樂意的來接收這個以靈牌作弔的敬禮，那麼，這靈牌的料子，就不應該只限於小木片；與祖先爲愛子孫而有的那些苦勞，太不相稱了。如此，不但不能得到祭弔上的好處，良心上也難免有點自責吧！要是真的祭薦，即應把祖先的名字，寫在金銀的牌子上，使他們優遊自在的蹲在那地，吸食你那……窮家做子孫的，固然不易辦得來；我想：愛他們的祖先，也決不肯怪罪他們的；然而在那些富貴家子弟身上，能說是：他們應盡而當盡的一個義務；爲什麼他們也和貧家的子弟一樣的用這塊小木片子呢？難倒說這些死過的祖先，他們都不知道好壞了嗎？如果他們的確是這樣的仁慈法，我想：靈牌之有無，他們也決不會向他的子孫施怒的。願望熱心致力於祖事的諸君，要覺悟這個以靈牌做弔的方式，是否能償復祖先因愛我們，而有

的那個要求呢

(二) 在中國地一般民衆當中，還有一個不道德的惡風俗，潛伏在他們的腦海裏；精神上勢有千萬年不會拋棄的常態。以爲祖先的恩功，三年即可報復清楚；是故於三年復始的第一日上，即將這靈牌，棄於火焚之下。希望禮義中國養成的一般同胞們，仔細地去回想回想這個火焚靈牌的暴舉，是否爲做子孫的應盡之責，祖先逝世的遺囑呢？若是祖先的靈魂不在這塊小木片子上，對他就沒理施弔；如果他們的確住在上面，即不應該把他置於火焚之下；凡燒棄祖先遺像的人們，便沒有一個真正的孝子。何況火焚他們的靈牌呢？這種弑棄祖先的罪案，是如何的一個可怕呢？

(三) 有的一般做子孫的，視祖先做了他們的仇敵；爲逃脫他祖先廼殺的禍害，便以靈牌做了贖罪的犧牲。在一定的日子上，聘上幾

個和尚，使和尚在靈牌的前邊，歌頌幾句佛經；然後和尚給他全家一個特別暗示。使他們在這個暗示上，現出一種畏怯的態度來，乘此即可逃脫了祖先迴殺的機會。這樣以靈牌作弔，是否能與祖先的慈心，不相辜負的呢？通常我們都知道虎是最可怯的獸王；然而牠們尚且還很曉得盡心的愛護小虎；愛我們的祖先，他如何會捨得慘殺他們由苦勞而養成的嬌子呢？難倒他們還不如禽獸嗎？這樣來追薦祖先，他們以定是很恢氣的罷？

(四) 從這個因迴殺而以靈牌作弔的敬禮上，便又使我感到一種疑問，即是：會講託生的和尚們，你們既然曉得人死後的終向，是什麼，為什麼，再指導他們去敬靈牌呢？這種一口兩舌的話，恰好矛盾了你們自己的教理。我每次談到這句話上，便有許多強於口戰的老和尚，向我嚴厲的駁道：『人都有三個靈魂；逝世之後，一個走向地

獄，一個被轉輪王，發往四大部洲去託生，一個坐在靈牌上，去接收他子孫的祭禮，這三條道路，是任何人要得經過而不能逃竄的。拯救唯一出路，就是把我們聘了去，在靈牌桌邊念上幾句佛經，便可逃脫了獄魔的苛刑。』此乃佛家以爲愚弄鄉民最好的一段道理。

我們既然對於佛家有了清楚的認識，知道他是宗教的菌媒；我們也理應把他的謬點，指示出來；曉知與親愛的同胞們，以免陷於他們的陷阱中。但爲便於了解起見，最好我先舉出一個實例來，向諸君揭示一下：介紹如左：

就如，我們通常所見到的那些分家的人們，都想把那個沒火焚的靈牌，請到自己家裏來，讓後代的子孫恭敬；所以只弄得你被我奪。沒有攤着的，便接着那老式樣自造起來。這樣現象，一旦要發生在子孫較多的人家，百年內，即可把這個靈牌分到幾百個地方去了。若是

弄到這步田地，祖先的靈魂，同時也應該住在幾百個靈牌子上。如此，便不至於使一般做子孫的白盡義務。如果，祖先們的確有這麼大的本領，和尚便沒理再說：人只有三個靈魂了。若認為有三個，那些同爲一祖而分出的靈牌，便又不可信了。這種因實際得到的結論；我想是任何人不能向我屈伸一詞的。

(五) 若以公義二字來判定，和尚的三魂說，更是不叫人服氣的很！道德生存的唯一命脈，就是公理；公理要是滅了，善惡也就不可講求了。

譬如：兄弟三個，分他父親的遺產，以理說；他們三個所攤的，應當分配平均；然而在分家的時，凡所有的好地，完全都被一個人強佔去了。這樣的辦法，是不是違背公理的呢？今以同理來判定，佛家的三魂說，也是一樣的不顧公理：

在某人活着的時候，要做一件事情，無論事之好壞，祇要願意去做，必須要得取決於他們三個的通過；不然，任何事都是做不來的；便要鬧起意見來。所以說：人生前的工作，完成或否，他們三個魂兒，要得必須負有同生死共患難的慷慨決心；換句話說：有福同享，有罪同受。決沒你苦我甜的私見。這樣來講，三魂說：或者，也許不致使人易生疑心。若是說：人死了之後，一個走入地獄，一個被轉輪王撥往四大部洲去託生，一個優遊自在的蹲在靈牌上，去接收他子孫的祭禮，這樣是不是違背公理的呢？種種謬說，不堪究詰；我公教之所以特爲感痛，叮囑笨生，作此簡單的介紹；使諸君，借以好有覺悟與反省的心地，厥後，不致再爲靈牌所惑。

## 第十章 ◎ 論燒紙錢

〔二十〕圖 追薦祖先的普通方式，除了靈牌，擺供，磕頭，燒香……

一切敬禮之外，還有大家最好恪守的一個陋習，就是燒紙錢。信以為有此，即可接濟祖先們的陰間生活。親愛的同胞們，這種祭品，是否能足了我們追弔上的熱烈願望呢？

圖 西漢貴族家殯葬的時候，都是把銅錢埋在墓穴裏；武帝時，盜掘文帝陵，竊取瘞錢。（見前漢書張湯傳）魏晉時，始有好事者，刀剪紙錢，以事鬼神；然而這種風尚，只可拿到鄉村上去用。（見封氏聞見記）厥後，到了唐代元宗時，他性好鬼神，無神不祈，特委任王璵為祠祭使；王璵為得元宗的歡心，遂即把這種刀剪紙錢的陋習，參加到朝廷的祭典上。當時雖有許多懂禮的臣宰，起來抗議，但終於未得為之撲滅。厥後，相沿成俗，纔潛伏在惑信而不可救解的一般中國同胞的腦海裏。（參見：唐書王璵傳，通鑑綱目）切理或否，暫時不加討論。



且問：漢之殯葬死人，掩埋真錢，縱然不使匪人盜擄，而以有用之物，棄置在無用之地；這種醜陋的惡俗，是不是極應革除的呢？厥後，改用紙錢；現在又更翻了新的樣子——錫箔寶錠，白紙黃阡——焚化成灰，以資死者之生命。種種謬說，詎不曉得早已把一般做子孫的，製在死地；我公教爲不忍坐觀待斃的慘象，拋棄博愛的精誠，特地攻擊一切異端邪說，借以警告我同胞的覺悟與反省；介紹如下列各項：

(一) 諸君！要曉得活着的我們，都是要得受着衣，食，住的幫助；不然，便沒我們存在的一日。解決這個問題的先決問題，就是金錢。有了金錢，便有了我們的生命；所以說金錢是我們性命生存的一大命脈。然而這條命脈的原動力，只可應用在我們的生活期中；一旦，我們死了，它這種原動力的作用，也就沒處再去施行了。祇因爲

能受他幫助的，我們的活動機官，失去了會接收這個幫助的那個天賦力量；所有的只還剩終於存在而不會死亡的，那個神般不知飢渴的靈魂，雖有黃金萬鎰，他也再決不會接收一文的了。何況那點黑而髒的紙灰呢？

(二) 當父母活着的時候，一旦，要遇到慶祝他們的誕辰，做子孫的，若把紙錢焚在備舉的慶祝典禮上；我想：父母勢必勝怒而要體罰與我們的。今特欺父母已死，決沒施罰的可怕；巧湊良機，奉紙做起戲法來了。凡有心於祖事的人們，他絕不恪守這種非道德所容的惡習慣。

(三) 或者，地獄的刑役官，所索圖的賄賂，就是這紙錢的灰燼；有此即可鬆解地獄的酷刑。我却未敢確信。假使要把這點謬理，拿到現在的獄牢中來講：做子孫的，爲使自己的父兄……在監獄裏，

能得到一點便利，犧牲上幾塊錢，向那些吸食鴉片，老海的禁卒們行個賄賂，鬆刑一事，也或僥倖辦到；然而地獄的那些鬼魂，都是受了天主判決的罪犯，獄鬼刑役，如何會敢欺瞞天主，自在的鬆刑呢？

(四) 造紙的原料 概不外乎，樹皮，竹板，稻草，布邊……一些東西。在化學試驗上，紙錢和這些東西的養化物，都現出同一的現象；紙錢如果能接濟亡人的生命，那樹皮，稻草，布邊……的灰燼，到處都有，決沒人吝此區區。地獄的刑役官，既然樂意貪圖這個好賄賂，何必再剪紙爲錢，多此一番的周折呢？

(五) 紙錢如果真是祖先所必需的東西，焚後當必收獲無蹟；爲什麼，又常見紙錢的灰燼，不但漂潑於溝瀆，而且又踐踏到污泥之中。這不是證明我們的祖先，對它不加愛惜的一個好證據嗎？

這種敗壞金錢的惡劣風尚，雖則很難革除；然而歷代對它抱有攻

擊主義的禮派家，亦屬不少。譬如：宋眞宗時，節度，王嗣宗，一次身臥病榻，家人私焚楮幣以弔鬼神，願望他的病體好而早日復愈；嗣宗立即向家人表示反對道：『神苟有知，豈枉法受賄耶！』（見宋掇遺）又如：朱元晦言：『今弔喪，送紙錢紙繒諸僞物，焚爲灰燼，於生死俱無益；不若復古賻襚之禮。凡金帛錢物都可；多少則以人情之厚薄爲轉移。苟弔喪雖哀，而無物以將之，亦君子所恥也！』見（宗俞文貌吹劍錄外集）

這是前代的一般明禮的臣宰，關於焚紙錢所有的一番感想；願望赤心愛祖先的同胞們，要覺悟這個侮辱祖先的惡習，赶快的把它革除吧！

## 第十一章 ◎ 論燒紙房子

〔廿一〕圖 紙房子何以不可贈送亡人？

圖 「皖（安徽省）俗人死，必糊紙屋子一座；并生前所須之衣飾器具……等物，焚化以贈。」見（印雪軒隨筆）

若查紮糊紙屋子一事，何嘗只有安徽一省，他省也在施行着；大都用蘆稈細紮屋架，外面糊以各色彩紙。廳堂廊舍，高大寬窄，無異於我們的住房；屋中的擺設，也都是剪紙糊成，無不俱備。及至掩葬的當兒，具都置在空場，舉火焚化；有此即可資死者陰間居住。噫！誤謬的很了！詎不曉得人死了之後，肉身被養化而變爲糞土，靈魂或升天堂，或下地獄，絕沒有接收房屋住宿的良機。卽如他們的確有住宿房子的這種須要，紙糊的屋子，既則不而遮蔽風雨，何況又將此紙屋子，焚化成灰，飄散空際，莫知所去。誰能再收聚起來，移建陰間，以備死者住居的呢？

考紮糊紙房子的風俗，始起於元初；世祖至元七年，刑部尙書奏

稱：『民間多有無益破費；如紙房子……等，請飭禁止。』世祖隨降旨，將紙房子，人，馬……等物，截日盡行禁斷。見（元典章）這種焚化紙房子的惡習，已早經一般先哲奏准禁絕，怎至今尚未革除的呢？

## 第十二章 ◎ 論紙旛

〔廿二圖〕 紙旛何以沒招魂入門之理？

圖 古時懸旗在死者靈柩的側邊；因死者的靈柩，無從辨認，故特以旗識之。厥後，釋氏從而附會說：『死者的靈魂，悠揚在空中，認此以歸。』於是遂有植木懸旗之舉，高入雲表，名之爲旛。見（趙景安雲麓漫鈔）

據此，可以設想：古人懸旗在柩邊的唯一動機，即在使人知道這是某人的靈柩，不致與他柩莫辨；此舉，則無異於在柩上刊刻死者的

姓名。莫料後世的一般做子孫的，都迷信了釋氏的附會之說，以爲父母死了之後，其魂逍遙於空際，似類失迷了路徑的一般可憐，不知何去；乃聳立巨木，高懸長旛；旛上寫着父母的姓名，使他認此姓名，來歸家門。可笑的很了！詎不回想：釋氏亦曾說過：『人死了之後，他的靈魂，或往西方樂土，或陷入十八重地獄，或投胎託生；』今又說：『其魂逍遙於空際，似類迷了途徑的一般可憐，不知所去；非見他本名之旛，不得歸家。』豈非言之不顧前後了嗎？大學謂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若深究孔子說這句話的動機，即在使我們知道：凡物，各知其所當止之處；彼黃鳥微禽，雖爲無靈之物，飛翔天中，並沒旛可望，也知道他所當止的地方是丘隅。若人的靈魂，果然釋氏附會所言：『悠揚天中，須望見紙旛；纔得歸家；』如此，人的靈魂真不如黃鳥

聰明了？

### 第十三章 ◎ 論風水

〔廿三〕圖 每次遇到築墳和建屋的事項，在中國有的一般鄉老，他們的先決問題，就是看風水。以爲有了好的風水，便有了他們永久幸福；不然恐致有子孫淪亡的不幸。是以每在事之舉行的前幾天上，要得聘一位於地脈上，最有經驗的老地師，使他作一番精密的觀察：找一龍穴沙水相配之地點；然後再作他們行事上的唯一計劃。這種盲人瞎馬而不知自救的惡劣風尚，是不是極應革除的呢？

圖 我認爲解決這個問題，非用異常正確的理論和事實，向它衝去，不能根本剷除它不良的意識，打破它的種種迷信觀念；同時我也要說明它何以沒可信的價格。揭示如下：

（一） 古來建築都邑室廬，都是要找個地基較爲高燥的地帶，恐



致有江河潰決的禍害。然擇地而葬者，我却沒曾看着有過這樣的記載；我還記得漢儒王充，嘗謂：『春秋之時，葬埋未聞有所諱也』的一句話；從他這句話上，我可以證明漢世以前的人們，在他的腦際上，以定沒有這種醜陋的現象；然而我又想：它也不是會天然產生出來的，必定有創造他的原始人罷？否則，就不應該只現於漢世之後的我們；理應並存於人類的始末，纔能不拋棄我們信它的赤心。

據我史策上的考察：風水，起始於晉時的郭璞，係山西，聞喜縣人，字景純，受業於術士郭公；公授之以青囊中書九卷，以後他纔有了卜筮擇葬禳災轉患的認識。厥後，這部書竟被他的徒弟，趙載竊去；還沒讀得達澈，又被趙載棄於火焚之下。

郭璞的天性輕浮，爲社會盡是做些破壞道德的事；每有親友向他告勸，他便以虎狼的心懷，任口強辯。是以當時的一般紳縉，都向他

表示討厭的態度。有一次他和朋友家的一位婢女，發生了性愛；但是他沒有相當的機會，來與此人接觸；他便狡作了許多妖術，作爲求得之祕訣。

明帝太寧二年，叛臣王敦起亂的時候，疑郭璞將來要做他的叛賊，恐致有碍於他帝業的完成，遂就把他殺了。

厥後，一般惑於書簾，研究地術的狂士們，盲人瞎馬的認郭璞，做了他們的祖師。約分爲兩派：一派爲宗廟法，始起於閩中；其法主張星卦，以定生尅之理，現在已被人丟到腦後去了。一派爲江西法，始起於贛州；其法主張形勢方位，專指龍穴沙水的相配爲務。以爲有了溝洫紆迴的環繞，便說：這是吉穴；祖先藉着這塊好地脈的力量，能福佐他子孫一切推策不到的幸福。

現在一般專務地脈的老地師，還依舊地根據着這個道理，做他們

愚弄鄉民的投機事業，詎不思祖先之葬地，與子孫之興旺，絕不相關；祖先活着的時候，行止都沒特定之方向——或坐，或臥，並不擇處，誠不能藉他足踏的地脈，向他子孫豐施福利，那腐嗅了的一堆枯骸，如何會能福佑他的子孫呢？如果他們的確有這麼大的力氣？那麼：他就該先保存他自己的骨肉不壞，然後再去福佑他的子孫纔是。做子孫的也因他祖先的帮助，獲得了許多的例外幸福；這樣便不愧我們信他的赤心，就是向那些老地師，犧牲上幾塊錢，也是很樂意的事。但以實際之觀察，和大多數人的親躬經驗，以及史書上的記載，對於風水所推得之結論，皆與事實不符；祖先不但不能護庇他自體的腐枯，而且又是子孫拋擲金錢的一特好工具。至於豐施一層，更是毫無希望。爲促進我同胞的反省，特摘史例，揭示如下：

凡讀過中國歷史，對於虞舜稍有認識的諸君，便得說他是歷代的

聖帝；然而他的兄弟象，却傲慢無道，似有虎狼的一般凶慘。

又如：司馬牛爲聖門弟子；他的哥哥向桓，亦曾做過匪魁，懷有弑殺孔子的惡心。若子孫之賢哲與否，果在祖先葬地的好壞，則何以同祖同父之兄弟，賢哲不肖，有此天地懸隔的區別呢？

宋徽宗時，宰相蔡京，對於風水富有深刻的信仰；葬其父於杭之臨平，以錢塘江爲水，以秦望山爲案。這樣看來，他的家庭勢必要得永久存在，永久幸福；然而他終於不但沒得到什麼例外的優勝，反全家被陷在淪亡的境地。這是我讀歷史的一點心得。

(二) 我們再從郭璞的自身上，證明風水何以不可信？郭璞的人格好壞；我想：都有了稍些的認識，不必我再備述了。他的那種卜筮，擇葬，禳災，轉禍的妙術，若真能實用，何不早將自己的祖先，葬到吉地，乘此來逃脫了王敦的刀殺之禍呢？偏偏的死到王敦的刀割

之下，真是迂闊的極了！

(二) 若大家認爲我是強口，沒證據；我就請大家把現在的一般風水先生，看一看，管比任何証據：都結實。對於這些人們我敢武斷的說：他們差不多都是度着乞丐生活，沒有事做的一夥老人；如果他們真能認辨地脈的吉凶，何不早將祖先葬到吉地，優遊自在的度着那富貴人們的甜蜜生活？偏偏的整日苦過那類似求乞的生活，把生活的快樂，都讓給那些不能認辨風水的人們去享受。我想：恐怕他們，不致於會如此的仁愛吧！如果他們真有這幅博愛心性，看了風水之後，就不應該拿出那種財迷的態度來向人家討薪的；然而就我通常所見到的那些老地師們，都是一類的貪財。在我們中國的鄉村上，有幾句最普遍的俚言說：『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世間果有王侯地，何不先謀葬乃翁？』語雖粗俗，却很可做我們評判的好工具。

(四) 只賴以上的幾個實例，老覺得還不能把它判到死地，於是又觸動了我的一番感想，望大家原諒我多舌的罪過，我再嚙嚙幾句會使地師討厭的話兒。

據我讀世界史的心得，對於風水一事，我亦曾注意到過許多次；但是於我最後的筆記上來觀察：負有最高信仰力的國家，便只有文化最古的一個大中國。若以信認風水，能福佑中國一般做子孫的我們，中國是不是早已應該以富數，向全球施威的呢？然而現在非但沒爲風水所富，反被跌扑到經濟的鐵蹄之下。

有一次我向一位身着喪服的壯年乞丐談起話來說：「看你年紀並不老，怎麼不去做工，倒做沒出息的乞丐，沒把你們的祖先葬到「龍穴沙水」相配的吉地上嗎？」

「唉，先生，您不知道，我們何嘗不是這個辦法？晦氣得很！自

從殯葬了祖父之後，不但沒得到他老的幫助；我們的家景，却倒一天的破壞起來！從前我做一天工，吃一天飯，還能敷衍過活，現在却失業了！但是，我很覺悟風水不可恃了！」乞丐這樣說。

(五) 至於營宅建屋的選擇方向，衝凶煞，極有關於家道之消長；是以每逢有建築的事項，勢必要得聘上一位風水先生，瞻望吉凶。殊不曉得我們家道的好壞，與住宅毫沒相關；魏稽康，對此亦曾說過：「設三公之宅，而命庶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我想：在這句話上，任何人都不能強駁一詞的。

據以上諸述，風水一事不但乖違正理，而切又是毆鬥的淵源。常見有許多人家，爲建築房屋，感于風水先生的威嚇謂：「某家的房子，有碍于某家的祖墳與住宅。」往往因此爭鬥起來；甚而結成老死不相往來的仇冤，種種慘象，整日的出現。凡有心于世道的人們，誰

不願意同它決一死戰呢？

#### 第十四章 ◎ 論擇日子

〔廿四〕圖 現在中國市面上，還有許多愁睡而未醒的人們，每遇有結婚，發喪，貿易，以及納犬，裁衣的一切瑣屑事上，均認為有宜趨宜避的時日。從者獲福，違者遭禍；已過有許多人被它威嚇而屈服了。我們是不是極應施救護的手腕呢？

醫 我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正當方策，即在須先注意他選擇的祕訣：然後纔能對它有相當的理論和批評。

據史記上的記載：『晉許遜，曾經著過選擇祕訣；其法，以天干地支，六十花甲，二十八宿，五行，五星，合推陰陽剛柔，相生相尅，纔能知道何日爲吉，何日爲凶。』於是每逢——婚嫁，建築——要事，以及納犬裁衣的一切瑣屑，勢必要得察看察看那個多參以讖緯



謬說的老曆書；不然，總是放心不下的，恐致有什麼例外的不幸。這種惡劣的習俗，潛伏在一般中國同胞的腦海裏的那般穩固，勢有千萬年不會拋棄的。我公教今不忍坐觀待斃的慘象，特以『四海皆兄弟也』的心懷，來實現他救護的赤心；介紹如左：

(一) 我先要說明，晉許遜的選擇祕訣，何以沒可信的價值。觀察史書上的記載：『花甲子，原係黃帝時的大撓，以天干配地支所作，用以編紀歲月日時；與現在數學上所用的幾種數字，雖命名不同，然而在應用上，却沒你長我短的微析。至於五行，五星，二十八宿……等名目，不過用以編列日子，而命日子一別名而已；實與今日的初一，初二……一切稱呼，毫無異義。初一，初二，……：既然沒有什麼，此旺彼衰的可怖；我想：改稱金日，木日，水日，火日，土日，也沒有什麼可怖的在地。

後魏武帝討賀麟的時候；太史令姚崇致諫說：「紂以甲子日亡；兵家忌之。」武帝答說：「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姚崇便沒何好的答復武帝了。

(二) 又如我們通常於實際上，所見到的那些——同時聘娶，同時造屋，同時經商——的人們；他們最後的遭遇，屢是不相同的。如果禍福誠爲時日所繫，在他們當中，就不應現出你苦我甜的一切現象來。還有最使人傷慘的一夥老農夫，他們即是有點砌竈挖井的小事，也得恭而且敬的恪守着那些術士的指使；偶有不幸，則罪於時日的不擇。且不想；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兵，有能以時日禦外的嗎？不毛之地，不實之穀，有能以時日耕種的嗎？對此，我敢武斷一句：世上絕沒如此迂闊到底的人們。總之，選擇時日的真義，惟在審辯時令的冷熱和時日的忙閒，以及舉事的便與不便而已。至於人一生的好

壞，完全由各人之努力或否做判斷，與時日沒絲毫相關。

## 第十五章 ◎ 論算命

〔廿五〕圖 有的一般鄉老，不但要知道他一天的好壞，並且還要知道他一生的造就；於是便把自己的生辰日時，向那算命的先生，述說清楚，只覺得那術士負有先知先覺的本領，無論現在的，將來的，過去的，都能推算出來。試問這種惡劣的風尚，是不是極應革除的呢？

☒ 據一般術士們的口談：「算命術的創造始祖，始起於西漢文帝時的司馬季主；他亦曾賣卜到過漢都的長安。迄唐，殿中侍御史李虛中，又以干支合五行，藉以推知人的天壽貴賤。厥後，又有徐子平爲之推廣，其法更是精通。是以後世的一般術士，多依此來做研究上的幫助。但李虛中的術法，僅以人生誕辰的年月日所值干支，並不顧人生的時辰若何，是以現在的一般術士，於算命上，多感不便；又

祖宋之徐彥昇的術法，兩相參伍，組爲八字。參見（陔餘叢考）日知錄注。）

是八字原係：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的一個別稱；人的天壽貴賤，何得由此推出？一般盲目無珠的瞎先生，便以天干，地支合於五行……等，做了生尅的算命法：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但此先彼尅，純係術士捏造，不得作爲定論。

水倘若真能生水；然而那木的花果，俱有滋汁，這不是木也會生水的嗎？又說：水能尅火；然而我們煮水的，一旦，要加上最高熱度的火力，那鍋中的水，便馬上完全爲火力蒸發；如此看來，火不是也能尅水的嗎？若根據這個理論，挨次的推求下去，生尅之說，固已顯見其不能立足了。

宋費滾，爲救濟當代被算命術所惑的一般民衆，以及打破這種攪亂社會治安的陋習起見，曾經著過譚命篇一書；駁云：「一時生一人，一日生十二人，以一歲計，則有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則有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祇一大郡，計其戶口之數，尙不下數十萬之衆；况舉天下之大；上自王公大人下至庶民，何啻億兆？則生時同者，必不爲少矣。其間王公大人始生之時，則必有與庶民同時而生者；又何貴賤貧富之不同也？」見（費滾補之梁溪漫志。）

又袁簡齋大令曰：「世稱李虛中推人年壽，了無一失；何以不知己身之壽命，而服金石以速死也？」

據以上兩個史例，我們可以說：算命是胡鬧了。如果人的富貴壽考，果由於生辰所值之何字，則凡爲術士所推生在吉辰的人們，無須讀書，便得學位；無須勤儉，便致大富。一旦，要遇到衝鋒出戰的當

兒，也勢必要得滅敵生歸，無一陣亡。試問一般命法精通的術士們，敢爲之預決肯定一下嗎？我想：任何高手的術士，他決不會敢如此的負責罷！只可惜中國一般同胞們的心理，久在被他們威嚇而懼於死地。是以現在一般做父母的，每遇有聯婚許字的事項，必先將男女的生辰八字，委託與算命的術士，使他們判決各人將來的休咎。詎不解我們的環境，既不從出於個己的生辰，更何關於他人的生辰呢？通常我們好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句話的根本定義，即是專務指道我們，獲得福利的正軌，惟在安聽天命是賴；與誕生的年，月，日時，不相關係一點。況且是，現在一般做術士的，瞽目廢人居多；即就他個人的生活，幾乎都不可維持，如何會知道別人一生的遭遇呢？是以凡請算命的瞎子算命的人們，我便說：他도의瞎子。

〔廿六〕圖 要知道人一生的禍福天壽，與人格，天資的好壞，非但專靠着看風水，擇日子，算命，幾樣法術；卽就個人的耳，目，口，鼻，眉，額，顴，頰，以及姿勢部位的正確與否，也能看得出來。這種依理論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是否能做我們信仰上的淵源呢？

圖 據史記上的記載：「相術開始於姬周之季，」到現在也有了兩千餘年的歷史；然而它在這個常期的生活中間，並不是多麼快樂的，向它以性命而攻擊的人們，亦屬不少。其中最勇敢而最有耐性的，首推荀卿，係趙人，曾任過齊襄王的祭酒。後又適楚，春申君又委他爲蘭陵郡令；爲實現他博愛的忠勇，便作了非相篇一書。駁云：「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之不道也。有姑布子卿（姓姑布名子卿）唐舉（戰國時梁人），相人之形狀顏面；而知其凶吉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之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

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大小善惡，相形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之不知道也。」見（荀子）

荀卿對於相術的批評與感相，可謂親切很了！我想：凡稍有智理的人們，便得踴躍齊呼的說：『他是我們的救星；』只可惜後世的一般同胞們，不但不聽從他的指導，反做出許多使他晦氣的事來；尤其是現在的一般度着花子生活的相士們，特參以讖緯之謬說，拉著駱駝，搖着皮鼓，去到鄉間去愚弄那些知識淺鮮的一般鄉老們；其說：『概以耳，目，口，鼻，額，頤，頰，分爲五嶽，四瀆，五星，六曜，以左額爲東嶽，以右額爲西嶽，額爲南嶽，頤爲北嶽，鼻爲中嶽；耳爲江瀆，眼爲河瀆，鼻爲濟瀆；口爲淮瀆；左耳爲金星，右耳爲木星，鼻



爲土星，額爲火星，口爲水星；左眉爲羅星，右眉爲計都星，左眼爲太陽星，右眼爲太陰星，鼻的左半爲月孛星，鼻的右半爲紫氣星；又分面貌爲十二宮，五官三才，天干地支；又分手指爲五行八卦四時，種種名目，瑣屑冗繁，不勝枚舉。總之：以觀察面貌的形狀，骨節的長短，參合推算，以決別各人的天壽貴賤，以及夫婦的偕老與否……這是現在的一般相家，最精通不過的一點戲弄鄉民的相術；鄉村上一般無知識的農夫，時常的被相士威嚇而贈他們若干的相金。對此金錢，他們不但加以愛惜，反認爲這是一種天賦任務。許多乞丐般的相士，都緣此而步於富徒。於是乃引起困在窮途的一般流氓們，都爭先恐後的去受教於術士；只爲有了這個，便有了他們的養老金。所以只弄得南北七千里，東西八千餘的一個大中國，都滿佈着蜂羣似的相士；且有千萬年不得掃除的氣象。我想：這種不得掃除的原因，不

是別的，即在我胞衆沒有真宗教的認識，和缺乏真理的監督；不能和那些賣嘴的相士，強駁一詞。只到現在還依舊地信他們，有此天賦的本領，的確曖昧的很了！嘗聞：「人心不同如其面。」雖有時兩人的面貌，從大體上粗觀着，類似沒有甚麼異點；然而要仔細的觀察起來，却有天地懸隔之別。甚而推至於全球的人類，雖有不下千萬億兆的那麼繁多，形貌上，總是各人有各人的特徵，來區別他與別人之不同；此乃我造化天地萬物的大主，特此來標明他那種神奇異妙的全能。

又爲預防目有錯覺的我們，而又命各人一個命名，以便你我的認識；一般窮無出頭的相士，妄指爲利達困頓的證據，在人的顏面和骨格上，強別以嶽，瀆，星，曜……種種名目說：何形主福？何形主禍？憑空捏造，口講指畫；一旦，遇有向他們辯駁的人們，他便以相理精祕，非言可喻的說法，向人強辯起來……。

古云：『有諸內，必形諸外；居移氣，養移體，』這兩句話的定義：就是專務指導我們觀察聽審、人自然之動靜，氣象，容顏，從此即可略知人性的剛直，柔懦，真誠，奸詐，以及處境之順利或否。猶如：醫師看病人的外形，即可確定他病體的輕重或否。是以相士觀察人體格的長短，寬窄，眉毛耳髮的高低，來判定人將來的吉凶禍福一事，不但是無稽之謊談，而且又是蔑視我造化天地萬物大主的衡權；罪莫大焉！

### 第十七章 ◎ 論雷神

〔廿七〕圖 對於物理沒有認識的一夥老農夫；他們每次聽到空中的雷鳴，和看到那太陽似的閃光，便說：『這是雷神向罪人製定的刑具。』這個印象深深的刻在他們腦際裏，勢有千萬年不得掃除之概。我們對於這種待斃的慘象，是不是該持旁觀之主義呢？

■ 我認爲這種不良的惡習，它何以寄生到中國的那般常久而堅固？最大原因，即在我胞衆對它沒有一準確的認識。這種認識不準確的最大原因，全都由於我同胞短缺了自然科學的理解；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方式，即在使我胞衆，對於雷閃，在腦際上，先有一明晰的概念，澈底明瞭雷閃非神所管。有了相當的認識之後，自然也就不難掃除了。爲便於了解起見，我用異常正確的物理試驗，把雷閃的成因，向那些沒讀過自然科學的，信雷電爲神的農人們，從簡單來介紹給他們：

地面上的水，無論甚麼時候，都在蒸發着；所以空氣中常帶有大量的水蒸氣；然而這空氣的溫度，一旦降下，水蒸氣便要漸次的接近起來，以至達於飽和的狀態。如若空中的氣溫，再要降低，水蒸氣的一部分，便要凝結爲極微細的水滴，瀰漫到那蔚藍的天空，現出千奇

百怪的現象；我們通常所見的雲霧，便是它的演成。但在此雲霧的中間，還夾雜住其它的一樣氣質，即是電氣。它有陰電與陽電的不同。晴天的雲霧多帶有陽電子；雨天的雲霧，則帶有陰陽不定的電子。是以每值陰雨之際，帶有大量電子的雲，一待與它雲接近的時候，則由誘導作用，於接近的一端，很快的發生出反對的電來。距離稍近，即行放電；它的光，叫做閃；牠的音，叫做雷鳴。在此雷鳴與閃電出現的轉眼中間，同時又生出一個最大而最凶慘的力量來；一旦與地面接近，遇着能被電傳導的導體；如：金屬，樹木，人體……等，便被擊傷。爲預防此種怪象的發現，一般物理學士，依據電性，發明種種避雷器。現在市面上，一般人最通用的，首推爲避雷針。每值陰雨之際，於高大的廳廊堂舍上，特設避雷針，立於屋頂，用導線連至地下，使地面上的誘導電，經由導線昇至尖端，慢慢的向空中放電。如

此便可截止電險的發生。

一般對此電性沒有領受的人們，每見有被雷擊的人物……，便說：「這是雷神照各人的罪案，依公理向他們實施的嚴罰。」這種人云亦云的，而不知雷閃成因的謬說，他們簡直的做了當信的道理，且潛伏在腦海的那般穩固，幾乎都沒可救藥了！

我公教人，不忍同胞們，都走上了陷阱的道路，舉上物理學家因實驗所獲得的自然現象，說明雷閃成因以証它何以沒神可在的必須？

本來這個問題，就沒可再討論的必要了；因為我剛纔對於雷閃成因，所說的那些，句句都能看出雷閃沒神的可在來；但是，這種證法，對於那些沒讀過自然科學的農人們，在領會上，不免發生難點；爲使大家覺悟澈底，又不得不再有此一番的敘述。希望讀者諸君！切勿怪我多口的強辯，我再以全體同胞都能領受的自然現象，向它襲擊

一下：

倘若它的確有可稱之爲神的必要：它那種向罪人施懲的威權，就不應該只限於實施在酷暑多雨的時期之中。因真的神，在他爲神的必然性上，要依公義向人們來實現他獎懲的特權，謹照定各人的善功罪過，做他判決的公律，絕不受它任何事物的限制。這種自有的能力。似乎使我們在雷神的身上，找不到一點。反到使我們對它生發了許多的懷疑：老想着它也和我们一樣有冷熱的可怕；不然，它爲甚麼不在那寒殺刺骨的，和那風雲俱沒朗日之下，去出使它的雷令，偏偏的巧湊在那興雲施雨的酷暑呢？在實際上，使我們很可看得出來它是受着，風雲和時令的驅使。這種爲風雲時令作役的神，別說是從出於一般無知識人們的意揣，就是真然成了事實，它也決不值得我們辯駁。但爲了大眾，不得不明晰的剖辯一下；以待我同胞有澈底覺悟，趕快都

走上，共屬一牧，同歸一棧的正軌。

第十八章 ◎ 論日月蝕

〔廿八〕圖 於人不注意的時候，太陽和月亮，忽地失缺了光線，現出來了陰鬱無際的慘象；不久又恢復了原狀。一般對於天文不了解的人們便說：『這是天狗蠶食日月，國亂歲饑的一個先兆。』以為有了鑼鼓的示威，即可逃脫了天狗蠶食之禍。不幸！每在有此現象發生，一般沒有見解的公教信徒，便也盲從附和而不知究竟的跟着那些人們，敲打下去；我們是不是應該設法救急的呢？

圖 答復這個問題，沒何好的答法；不過是根據着天文學家的研究，把日月蝕出現的原理，再抄寫出來，以備不時之需。述之如下：

（一） 日蝕出現的必然現象，即在日球，月球，地球的位置，在



一個直線上，日光射照地球的路徑，被月球遮斷，地球的一部罩着月的陰影，雖在白天却不能得到直射的日光，這種現象，即稱日蝕。日蝕的現象，可以分做三種：月球的陰影遮着日球的中央大部，只露出周圍的環狀像來，這叫做金環蝕；月球的陰影遮去日球的一部，叫做帶蝕；月球陰影把日球完全遮着，地球上一些直射的日光，都不能得到，叫做既蝕。

(二) 月蝕出現的必然現象，即在地球隔在日球與月球的中間，把日光射照月球的途徑遮斷，這時候我們望見月球上面，有地球的黑影遮着，這種現象，叫做月蝕。月球的一部分被地球遮掩，還能看見月球的它一部分時，叫做帶蝕。月球全被地球的陰影遮斷，不能看到月球的全部，叫做既蝕。

(三) 一年的日月蝕，據天文學家的推算：每十八年內，有日蝕

約四十次，月蝕約二十九次；在每一年當中，日蝕自二次至五次，月蝕至多二次。

以上諸述，皆係天文學家以日球，月球，地球的性體，所推得之結論，無絲毫之惑溺。若再遇有向我公教談「天狗蠶食日月」的人們，請將此簡單的自然之理，介紹給他們罷！

## 第二篇 ● 論真神的實有

### 第一章 ◎ 空氣沒造天地之可能

〔廿九〕圖 據儒教人們說：『這個有形可見的天地，構成的主要成分，即是空氣。因此空氣內含有淨混兩種氣體：天是淨氣組成的，地是混氣組成的。所以祇可把天地生成的神奇異妙，歸功到空氣的自身上去。』但我公教是不是應該響應的呢？

圖 我認爲這種說法，則遠去了論理學家，根據思想法則，而研究論述事物方法之科學，而定的那一矛盾律和特性。此二者在科學上的最大供獻，即是專務制裁一切事物之矛盾與歧混。我公教今適聽到空氣爲天地造主的一席謬說，老覺得沒法向它衝去；待我費了好久的思索，纔敢胆大的本着這條公律向它攻擊。

(一) 以矛盾律判定天地爲空氣組成之不當：

親愛的同胞們！你們既則對於天地之生成，有了一肯定之判斷：認它是從出於空氣中的淨混二氣所組成的。即如你們的見解對了，這淨混二個氣體，豈不就算是組成天地之原料了嗎？既則是原料，萬不能同時再加以否定說：它不是原料，是天地的造主。更不能說：它也是原料，也是造主。因爲這樣的論調，在論理學上，是絕對講不下去的。這種不可收救的最大原因，即在原料與造主中間，有造與被造的必然相關，是始終所不容更正的。但爲使大家了解它何以不可更正的原因，我再舉例聲明給疑者諸君！

譬如：『我們見了一座房子，當然得說：這房子是匠人利用木石磚瓦……一切料子造成的。絕不可說：這木，石，磚瓦……就是匠人。原因：即在這些東西沒有自動的能力；非待有相當的——泥水

匠，木匠，鐵匠——再加上一番富有經驗的手藝，爲之構結，這房子決不會建造起來。今以同理來判定『空氣之爲天地造主說』，何嘗不是這個樣子？所以我們只可說：天地之組成，是造主利用淨混兩個氣體做原料而造成的。決不可說：淨混兩個氣體，就是天地之造主。因空氣亦沒有自動之能力，非待有造它的主命，它也決不會組成天地的。

(二) 以物的特性來判定天地爲空氣組成之不當：

物與物所相異之點；即在各物都負有獨立之特性。因此特性，並可推斷各物之功能；就如：那些沒理性的飛鳥，牠們除了覓食，營巢，產卵，育雛，幾種特有之本能以外，也再決不會做出甚麼有理性的事來。今以同理來觀察天地之大，是否能由空氣所造出？

據物理學士的試驗；空氣爲淡，養，及氫的混合物；它的特性，卽是：熱則漲，冷則縮；愈近地面，密度愈大，漸上漸薄。至於高出

地面若干，尙不得確知。惟依光綫曲折之理，及流星的部位，來推測着，約達三百啓羅米突。他在萬物當中的最大供獻，即在幫助動物之呼吸，植物之同化，氣溫之調節，與燒燃幾種特有之作用。任他怎樣切要，究係無靈；無靈的東西，決不會做出有靈性的事來。此乃自然法則所製定的真理，無絲毫之惑溺。根此，來判定天地爲空氣組成之一事，是頃刻所不容存在的。

(三) 據以上兩點論證，似乎使我們想着：對此問題，絕沒再可強駁的微隙了。如果大家都以爲是如此的理會法；我想：還是不能把它掃除淨盡；不如早日給它開刀，以備後犯，做我證實不周的後援。你們以爲匠人有了材料與工具，這房子的起成，就算完了事罷？這是我始終所不敢深信的。我這種不敢確信的原因，即在造作工人，對於這座房子，在他實際上，先該有一明瞭的想像；否則，雖有任何

好的料子與工具，他也決不會用得適當的。所以式樣之美觀與否，料子和工具，固然是有不少的幫助；但其最關重要者，惟在工人之心，富有一美滿之想像。今觀天地之構成，何嘗不是這般光景？請看！那蔚藍無際的天庭，點綴着日，月，星辰的燦爛美景，無日不在它的工作進行。萬物賴以棲息的地層，也是同樣的裝置着，山，川，河，海的勝景，不留力的做着它那雄赳赳的常期運動。它們生成的那般神奇和異妙，腦筋微小的我們，如何會想到？如果大家都認為它是空氣所造，這空氣在它未施造化之前，必須要得先有一番精密的思考，纔能做出這種令人推測不到的神奇與異妙。但此空氣，實係無靈的質料，天地的浩蕩，它怎可去會思考，既沒思考，牠的造化又將何恃？我想：諸君！以定對我沒話可答。今爲完成我公教之使命，對此問題，我要下一肯定之判斷：天地之從出，惟在吾主。吾全能的天主

主一命而成。凡對此稍有抗議的人們，他便是吾主的敵鬼，真理的叛徒。

## 第二章 ◎ 盤古之造天地說

〔三十〕圖 通常一般知識淺鮮的人們的公開論：『天地未在劃分之前，盤古爲天地初闢，首出御世的大主。』這種人云亦云，而莫知自解的論列，是否能不背棄天地生存之真理呢？

☒ 這個問題，本來就沒可再討論的必要了，因爲歷代中外向它攻擊的史地學家，的確很多。莫料，一般與利害關係不了解的俗儒，還依舊的歌嚷着，這番使人腦疼的謬說，勢必有猖獗之概。我公教今恐有礙於真道理的進展與普及，於是又囑令愛戴不棄的，笨如拙鳥的，不以拾人牙慧爲恥的我，再向它襲擊一下：

打破這個疑難的先決問題，當首先了解盤古的來歷。但是，對於



這個，一般人的意見，又各不相同。有的說：『盤古是太皇的兒子；』有的說：『盤古生於空無。』在此無憑可證的兩點論列之下，似乎是使信者難克取捨。今我適秉公教之使命，使人們都在有真理的信仰：我勢必要得把這兩點論列與盤古之造天地說的真實或否，弄個水落石出。

(一) 從太皇爲盤古之父的這句話上，證明天地不是盤古所造。盤古既則有他父親可在，在他以前總得算是有人的罷！既則有人，而必有天地；因沒天地，而人又將何存？若是盤古之前，就有天地，便有何理再說：天地是盤古所造呢？卽如真是盤古所造，試問那時的盤古，又將何在呢？

(二) 再從盤古之生於空無說，證明天地不是盤古所造。

御覽引徐三五歷議上說：『天地未在出現之前，混沌似如雞子的

一般濃厚；盤古生其中萬八千年；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及萬八千年。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逢是現在一般主張盤古生於空無而造化天地的人們，最普遍，而最深信的一番論列，勢有死後都不再忘却的那般鐵石心腸。詎不思想這種非人性所能容納的異說，是何等的背棄真理？任你們信仰的是如何穩固，我便不多加討論。原因：即盤古的自身沒討論的價值：（一）中國的綱鑑上，首先拒絕勿論，認為無稽。（二）孔子亦將盤古無稽之言，著於經傳。（三）現在的一般歷史學士，共認為無可考證的人物。如果盤古造天地稍微有點可靠，我想：孔子和歷史大家；他們也絕不會敢如此的鹵莽，胆大的說：『盤古無着。』盤古既則無根無蒂，天地之生成，又將何指歸功於他的呢？希望有心於天地之造主的人們，切勿走上了這條蛛網般

的途徑上，赶快的再另行詢問罷！

### 第三章 ◎ 天地之爲父母說

〔卅一〕圖 自從接到了你們公教的指導，和因此指導而感發的一番內省，我們腦際上，似乎有了不少的覺悟；對於以上諸問題，却不似以前的那般曖昧了！非但失掉了信仰，並且還知道是盡歸於烏有。從然的確，也絕沒造天地之可能。這是我們因指導所不敢再發疑心的一點小供獻。但是我們的這種心情，並不是一個絕對普遍的；除了盤古以外，對於任何神，都不敢如此的一般胆大的去蔑視。尤其是負有生養恩功的天地，我們的大父母；對它更是當特別注意；否則，即辜負了它愛護我們的赤心。是以我每值舊歷正月初一日，對宅特別是敬愛與感謝。我想：你們公教教胞，也得如此一般的向它感恩罷？



我公教祇以爲在釋疑上，費了不少的心血，盼望諸君在宗

教上都有澈底的認識；准此好能達到人生活的終極目的。絕不料想：你們的思想依舊地是這般黑暗，淤塞，不透氣。的確使我們晦氣十二分的。但我公教還得慢性點，絕不會向你們表現出懷恨的意味來；因為我們很知道你們何以向它施信的在地；最大原因：即在短却了天地本體的認識。一旦，對它有了理智的覺悟，也再決不會如此的鹵莽迷漫了。特此，我公教還依舊地以其百折不回堅忍卓絕的真精神，來實施着它那種指導之決心；領導一般於真教不熟悉的同胞們，都走上光明的途徑，同屬一牧，共歸一個羊圈。

打破你們這種低陋見解的目的：即在使你們澈底了解『天地之爲父母說』的不當，及其不當之原因。同時也要領導你們都再有真的父母的認識。

我所謂不當的原因：由於天地是無靈之物。在我這句話上，或者

也許有人，懷疑着：我說的太過，與他們眼所見到的，日出於東，而落於西的一切自然環境不相符合。如果你們稱『天地爲父母』的理據，就是這個；那麼，祇可把『食而不化』的這個口號，贈送給你們。詎不深思它東出西落的所以，只知倒口塗說，這是我終於要得抗議的：

(一) 若就天文學家研究天文所得的結論上說：白球是一個不會運動的恆星；它所以東出西落的原因，只賴有地球的公轉。但我們研究的目的，不在了解天文；只在懲求天地之有靈或否。所以不管它是誰轉；僅就我們眼所見到的說罷：日出於東，而落於西，迄今不下四千餘年之久，每日如此；如果它是活的，就沒有個乏，沒有個病麼？一旦，要乏了病了，就不會在西天歇息一宿，明日再出發的嗎？我想：誰也沒聽說過，日球從西天出現了的事罷；然而它這種不會從西

天出現的原因，在那裏呢，我們祇好來依實例解決；譬如：一個計時度的小手表它常是一點兩點三點……的向前走着；絕不會十二點十一點……的向後走。試問它這種不會向後的原因，何在呢？我想：大家勢必要得很了解的答說：這是造它的工人，安排機輪，叫它一點兩點三點……的向前走；不叫它十二點十一點……的向後走。今以同理來判定日球之東出西落；它何嘗不是和小手表的走法一樣呢？也是造它的主宰，使它東出西落；所以它只會從東往西，不會從西向東。從此可以設想，日球之無靈，直無疑地了！

(二) 天地之無靈，亦可根此並觀類推：譬如：一個地方，自厥初直到現在，總是沒人住過，也沒人到過；倘若你們以爲天地，它的確有這種生養人類的能力，你們可以去到那地方住上幾年，看它是否有這種神奇異妙的卓功完成？對此，我敢武斷而言之：莫說住上幾

年，即讓你住上幾十幾百幾千……年，它也決不與你生出一個娃童來的。一旦，要有向那地遷去的男女，和男女帶到的其他動物；不久便要在那地見到有蜂羣般的人類與動物。從此又可設想：人類之所生，與天地毫不相關。

(三) 天地既沒生人的可能，養人又將何指呢？即如：任何膏沃的一塊田地，如若不把種子播在田裏，縱然等上幾年幾百年……它也決不會偶生一粒的。一旦，要把種子播在田地裏，不久，就要發芽成棵結實；大量的穀實，爲之收穫。這穀實雖則在地裏生活着；然而終於不能說：它所以得生活的原因，就是天地。因天地之本身，即無生活之可能，將何指而產生出來有生機物的呢？此乃自然法則上所必不容討論的謬理。

(三二) 你們既則說：五穀不能離地而生長；五穀不生，則人難以

生活。這樣說來，我們的衣，食，住三大問題，還得依天地而解決。天地既則負有解決我們生計的可能，豈不理應稱它爲父母，有何不可呢？

圖 我給你說：任何好的木匠，若沒有木料與工具，他決不會造出甚麼東西來。美術家：若沒有繪具，任他有何巧妙的手腕，他也決不會畫出甚麼表現美情的畫來。然而他們一旦，有了木料，工具，與繪具，那式樣更新的，表現美情的，一張張的桌子，一把把的椅子……；一幅幅的中堂，一幅幅的條山……都從他們那巧妙的手腕中製造出來。試問這式樣更新的桌子和椅子；表現美情的中堂與條山，是否能說是：那木料工具與繪具，製造出來的？我想：凡稍有理智的人們，也勢必要得抗議的。依此來觀察，五穀之從出於天地，何嘗不是這個道理？是以只可說：我們收穫五穀，是賴天地之效，萬不可



說：是從天地而造的。若說：五穀是天地造的；理應稱它爲父母。那麼，對於牝鷄產卵，牛羊下犢，以代人用，也該有同樣的稱呼；如此，纔能不背棄你們稱天地爲父母的謬理。試問在你們當中，對於牝鷄，牛羊，也有過這樣的表示嗎？我想：你們不但沒有過這樣的表示，勢必也得勝怒而掇之。既則對於牠們沒有父母可稱的必要，今以同理來判定：對於天地也是同樣的沒有父母可稱。

〔三三三〕圖 據你們公教信徒說『這個沒有父母可稱，那個沒有父母可稱，』試問：『你們理想中，可稱爲人類之大父母的，是誰呢？可以領導着我們，去直觀一下，以後我們也再不復發問了。不然我們還是依舊的失信。』

☒ 親愛的同胞們！你們的這種見解，是最不合乎理論的；我以通常你們所親身經驗的實事，爲之決証，打破你們這種低陋的見

解：

譬如：一個孩子，在他未出母胎以前，他的父親已經死過；雖則沒見過他的父親；然而在他開了明悟之後，他決不肯承認他是沒父親的。」

又如：我們在路上走路的時候，見有許多人的腳痕；雖則沒見到是何人過去，但是我們在腦際上，一定要懷想着：在這條路上，必須有人走過去；不然這腳痕絕不會從空中出現的。在此兩點論証之上，即可見到我們信仰的歸宿，與直觀之無係了！

切又不惟此也；我們的直觀動物，非但與信仰無關，而切又是好時常發生錯覺的。即如：一架徘徊於空際的飛機，在地面上看着，似如蜻蜓是的一般大小，取直了的鐵棒，插入在水槽裡，便見有似如彎弓的一般式樣。試問一般非直觀而不加信認的同胞們，你們也的確相

信這飛機與鐵棒，真是如此的一般大小與弓樣嗎？如果人類的理智，是這一般的黑暗，在智識上，也就沒你大我小的區別了。故此對於那些呆板而目強的傻孩子們，也可說是，他們的智識，遠過去一般患了近視症的科學大家。設若你們都以爲是這樣的理會法，也再決無何挽救的餘地了。對於造化天地萬物的天主的那般神奇異奧，腦筋微小的我們，更是不能了解萬分之一的。

〔三四〕圖 你們既則不能領導我們去直觀，究依何所指證他的實有呢？

答 據我以上的答復，雖則沒顯明的証實天主，他何以有存在的必須，但對於非直觀而不加信認的這個見解，我始終都沒忘掉。是以凡對於我的答復，稍能領會的人們，他便沒理再說，非直觀而不信了。

你們既則要知道：真有父母可稱之價值的是誰？我想：你們或者也許有了稍些的覺悟，不致使我們再懷有失望的疑心。特此我也要很忠信的，把真神實有的理證，向你們介紹一下；述之如左列各項：

(一) 由於人類共同的意識：在此一點，人人一致的承認說：『普世的萬物均屬於一個世外的權力統治之下。』這是歷史的証據。

(二) 由於個人倫理的意識，就是良心証明有一個至高的立法者，司法者。這是倫理的証據。

(三) 由於世界的進化：可推測到一個世外的原因。這是宇宙的証據。

(四) 由於世界的秩序及宗旨，也可証明的確有一個聰明的，極有能力的設置者。這是目的的証據。

從以上四個証據，不但証明實有一個真神；而且又能証明真神爲

神體的，具有至大的能力，與完美。

#### 第四章◎以人類共同的意識証明有一個眞神

〔三五〕圖 從人類共同的意識上，何以能証明有一個眞神呢？

圖 全人類共同具有一種「有神」的確信，這種確信，決定不是虛妄的；不然，人類的理性，則全失其作用，毫無可憑信的價值了。

（一）無論在任何時代的民族，對於這「超世的眞神實有一的觀念，雖說不甚顯明，然共同具有些須要這種觀念。羅瑪古代的西塞老亦曾說過：『世間絕沒一種開化的民族，或一種野蠻的民族，雖或不曉得神之爲何物，而不信有一神存在的』。厥後，或有新地之發現，或作遼遠寂寞荒島之遊歷。若研究該地之風化，則無一處不充滿着「有神」的信仰；他們敬神的儀式雖不一致，要之必有他們的敬禮存

在。就這一點看，野蠻民族，與開化的民族同爲一致。

在中國的古書內，我們屢次見到有「天」的字樣；這「天」的意義，在人們的理性中，看作是一位賞善罰惡者，是萬有最後的原因，是明徹人心底蘊的。

書經上說：「惟天聰明，天佑下民，皇天眷命，奄有四海，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明王奉若天道，夏王有罪，矯誣上天。」

詩經上也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監下民，天之牖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禮記上又說：「惟天子受命於天」。

孔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天生德於予」。

孟子說：「天之生此民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這幾處的「天」字，是不是含有神的意味，在古人之意，大約有

之；然因後人的註解，則全失其本義，所以不敢取爲確証。然而古書內「上帝」的名稱，意思是有一位神。如：

詩經上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蕩蕩上帝，下民之辟，上帝既命，侯于用服，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書經上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帝乃震怒，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禮記上說：「類乎上帝，祈穀於上帝」。

易經上說：「聖人烹以饗上帝」。

再說：中國人敬神的禮儀，雖千百萬種，不甚正當，但確實證明中國人是信仰神的。尤其是古今的記述，以及日常的經驗，都告訴我們，中國人不是無神派。在中國無論大城小鄉，無處不有廟宇神偶。

降生後，第一世紀，名人卜祿達禾說『若說找一個無牆垣作圍，無君長作主的城市，尙屬可能；若說找一個無寺廟，無神偶，不祈禱，不祭祀的城市，實是不可能的』。今我更進一層的說：要建築一座沒地基的城池，尙屬易事；然而要使一座城池，取締「有神」的信仰，而能存在的，決不會辦到，而且也是事實上所永不會存在的。

白時耳在他的人種學中亦曾說過：『如今我假設個問題：在全球任何地方，能否有一種毫沒宗教感想的，毫沒宗教觀念的民族？我堅決的答復道：這個不成問題。』

雖然在開化了的民族當中，常見有一種一種的「無神派」，「懷疑派」出現在世面上，尤其是在文化極盛，與風俗敗壞的當兒，五花八門，層出不窮，但此不過千萬人中的一二好怪者，以此少數人之反照，怎能塗白萬衆共同具有「有神」的信仰呢？這不過是一二人



喪失天良，怎可推到全人類之沒良心？

(二) 這種眞神普遍的信仰：(一)不是根據人類之感覺錯誤而來的。(二)也不是根據人類之情慾倒亂而生的。(三)這種眞神實有的確信，只能根據正當的理性而來；換話說：就是他以人類的本性爲立腳點。對此，西塞老有過公理的宣言：『凡人對於一事，皆有一致的見解，則此事不能不是眞的。』亞里斯多得亦曾說過：『衆人自然看爲眞的，則必是本性的眞理。無疑』。

有的一般反對份子，特設種種疑難之說，作爲打破有宗教觀的無上聖藥。

如謂：有神之說，始起於司祭團與立法團之所杜撰，司祭團借此以剝奪人民的財物；立法團爲使人民服從法令，故倡此說。或謂厥初有神之說，由於畏懼，和天然恐怖的现象而生，種種謬說，不可究詰

。我想：凡稍有點思路的人們，也決不肯盲從下去。（一）司祭團，乃是神的服役，既爲神的服役，則必先有神，而後有服役；立法團，既則利用人民「有神」的信仰，以增加其法律之嚴厲，則必先有這種信仰，而後纔可利用之。從此可以設想：「有神」之說，決非司祭團，與立法團所捏造的，設若是他們捏造的，何以各大民族，都有同樣的思想，至今還依舊地聽從着司祭團，立法團的指揮，而必信有一神呢？

（二）假設「有神」的信仰，專由畏懼而生；厥後科學上的知識，勢有日進千里之概，於是由天然力所產生的荒唐的畏怯，定要消滅無遺；則人類之「有神」的信仰，也應當隨之而歸於淨盡。若觀察現在的科學研究，也可說是到了終極之地。試問人們因天然力而有的荒唐畏怯以及因理性而有的宗教信仰，是否是消滅淨盡了呢？不但沒有消失，反對他有了不少友愛，總而言之：人們的通情，一遇天災地禍，遂即

也就向自己熟悉的神，禱告祭祀；決不是臨災遇難的當兒，才思出一個神來爲呼救的。且此種觀念，不但現在幼子老婦，愚人懦夫，他們身上，即任何聰明的志士偉人，戰士將帥，以及深通哲學物理學的博士大家，也無不有之。

### 第五章 ◎ 以人類良心的呼喚證明有一個眞神

〔三六〕圖 從人類良心的呼喚上，何以能證明有一個眞神呢？

圖 (一)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種呼喚；它向人說：A 善惡有實在的差別。B 人人有不得不行善，不得不避惡的嚴責。C 人若滿足了這種嚴責，便得永賞，若違背了這種嚴責，便遭永罰；你的行爲雖沒一人知曉，但公義的賞罰，是終於不得逃脫的。這種呼喚，似類一個法官，潛伏在我們的心內，出令施威，這就叫作良心。

良心潛伏在人們的心中，雖不盡是十分完全，就是有的人們，他

們的良心，雖不正當，而野蠻；然而良心在他們的內心中，仍是呼喚着。雖有許多的人不聽從它的呼喚，把它拋棄在偏僻的快樂之下，使它麻木不振，不能實地去實現它的工作；但終於不能根本的除掉它。這種倫理的原則，在任何人的心中，本質上都是一樣，所以它立足的鞏固，真如推理的原則，絲毫不可動搖。

(二) 良心之發現，A不是我們自賦的；不然，則可任意把它更改除滅。B也不是因教育和風俗所產生的；否則，以各地教育的差異，時間變換，習慣的遷移，致使這種呼喚在倫理重要的條件上，決不能人人一致。C綜合以上所述，必然得到一個通順而適宜的唯一解釋，即是良心係本性的自然呼喚。

所以本性自己指示我們知道，有一個有能力的，神聖的，公義的立法者，他超然居在我們以上。他爲他所造的萬物，立定了一個法

則：就是一總無靈性的受造物，有違此法則絕對的必然性；一切俱有靈性的受造物，則有守此法則情理的必然性。人若不按着遵行，他的良心，便責斥他說：如此的行爲，是不適當的，是應受嚴罰的。

西塞老說：『倫理的法律，不是個人私自所編纂的，也不是國民全體所創作的，乃是從永遠就有的；這種確信，凡真正有理智的人們都有，他們說：這個法律的創造者，不是別的，即是一個有至高的智慧，能出命，也能禁止的神』。

## 第六章 ◎ 以世界生活的進化証明有一個真神

〔二七〕圖 從世界生活的進化上，何以能証實有一個真神呢？

答復這個問題，不用別的證據，單就有生機物，與無生機物的存在上來觀察，也可推出一個明曉的結論來：即是有個世外的真神，宇宙間的物質是他造化的；物質的轉動與生活，也是他付給的。

(一) 凡物體的存在，都有它們所以存在的原因，這種原因或在它們本體之內或在它們本體之外，若在它們本體之內，它們就應當有一種必然的存在，就應當有無始無終的存在；此外又應當有不能改變的性質。它們若有一種必要的存在，便應當有它們所以存在的確定式樣，這種式樣又該是決不能喪失的。然而據我們在宇宙間所觀察到的，那些千百萬種的物體，它們的確沒有這種存在的必要，也沒有不能改變的性質，祇在它們都有原始與終極，又常繼續的發生變化，從此可以設想：它們所以存在的原因，決不在它們本體之內；所以必該有個超世的先世的原因，就是我們所稱的眞神。

(二) 凡對於博物學稍微有點熟悉的人們，他們便知道地球和天庭點綴着的日月星辰，厥初是一個熱到了極點的大氣球，後即遂漸變涼，遂由此極熱的氣而變成了火流的液體，終則表面變成固體。再觀察

宇宙間的那些千奇百怪的物體，卽如我們日常所見到的月球，早已繞着地球，這樣運動，它已成了一種固體。去地懸遠的日球，它的厥初，本來也是從一種火流的液體中而演化出來的，一團熱烈的空氣包圍着它，於是它在那寒冷的天庭中，繼續着不斷續的噴吐出暖氣來，熏灼着地面上的一些物體，但是總要有一天，必要費盡它的熱力。世界的進化，必須有它的軼始；因爲世界的進化，在今日固然達到了相當的地點，但世界若早已開始進化，在今日必有更遠的進步，或已完全達到了它的終極地點。大家如果要很誠懇的願欲了解它的進化，究竟如何？我以爲最好的出路，卽在向你們舉出一個實例來，譬如：一串鏈子，在這鏈子的末端，常是一節節的遂漸加增起來，任它增加到多少節數，然而這鏈子，終於該有個做軼始的。世界的這個軼始，就是世界的原因，我們所信仰的真神。他或是造了世界的物質，同時也付

與它一種會轉動的力量；或是先造了一種不會轉動的物質，以後纔付給了它一種會轉動的力量，這就叫做進化。

(三) 從科學的研究上，我們也可以知道，生命這個東西，不是從最初就有的，考察最古時代的巖石類，其中主要的巖石，如片麻岩，和太古時代的結晶版岩，花崗岩，毫不顯有生命過程的遺跡。因此，人稱這種巖石創造的時代，爲無生物的時代。此外再考察地球上的一切自然形勢，也可證明地球在最初之時，是一種火流物質；所以在如此的有機物體的生物，是決不容存在的，而植物的種子；和它生殖出來的萌芽，更是不能存留的。所以地層中無論在任何時期，終必有一生物開始的時期。

到底地球上的生物，不是因着自身的能力，從無生機的物質生出來的；此乃自然科學証明了的眞理。若依經驗的閱歷，更能的確的知



道，連下等最不齊全的生物，也惟由種子，或由萌芽……纔能生出來。雖然在一個極溫和的氣候間有肥沃的土地，又加以極完備的人工，若沒有種子，那塊地決不會生出什麼生物來。所以「自然發生」之說，毫沒充足的理由，凡有生之物，單出於生物。「人種學」家都這樣一致的解說。據法國人帕斯特爾的試驗，的確已經證明了：凡滾開的水，灌入一個不通空氣的瓶中，決不能有任何微細的蟲子爲之發生。再說：生物的起源，也不是因着隕石下降於地球上的，因爲隕石是漫在天空火流星界的零塊；在這隕石塊上如在地球上一樣不能因他自身的能力，生出什麼來，這同是一理。是以必有一個無何不能的，他在地球上付給了生命；這就是我們所敬之爲父母的眞神。

### 第七章 ◎ 以世界的秩序與宗旨證明有一個眞神

〔三八〕圖 從世界的秩序與宗旨上，何以能證明有一個眞神呢？

☒ 據我在宇宙之內觀察，無論在任何事物上，尤其是在有機體生物的構造，與其衝動上，顯然地現出有一種莫名其妙的秩序和宗旨。但這秩序與宗旨的淵源，該出自一個有神體的眞神，他按着自己預先確定的計劃，在宇宙內工作，所以宇宙便是這個有思想兼有聰明的創造者的工化。聖經上說：『諸天頌揚天主榮，蒼穹傳示厥掌之工』（聖咏十八，二）。

（一）宇宙之內的任何事物的設備與其綜合，對於它們的目的，是莫不相宜的。

A 從地球與太陽彼此的位置，再從地球上空氣的配合，復從水液的循環；莫不看出地球於生物的生存，是一個極相宜的地點。

在地球與太陽的中間，所有的距離，是非常的得當；所以地球接收太陽的光線和溫度，於有機體的生物，是不多不少，極適宜極有益的。

至於空氣，爲着同樣的目的，也配合的非常適宜。爲使空氣適合，必須約有79%的淡氣，21%的養氣，0.04%的炭酸氣，各相調和而成的。若僅有純粹的淡氣，有機體的生物必然要悶死，若僅有純粹的養氣，有機體的生物必然要得燒滅。植物吐出來的養氣，爲動物的生命，是極有用的，反而言之，動物吐出來的炭酸氣，爲植物的生命，也是極有益的。

水液的循環，於地球上的生物，是最重要而最有關係的。『江河歸於海，而海不漲溢；出自何處，仍歸何處』見（傳道篇一，七）。水，單在四度上，是最緊密的，所以冰比水輕，常常漂在水面之上；不然海水豈不漸漸的，全結成冰塊了嗎？

B 我們再觀察生物的組織，是何等的奇妙！卽如我們通常所見到的那些植物的每個葉子，動物的每條神經，以及牠們的耳目口鼻，一

切神奇的組織，俱都整個兒表現出牠們是一種極精美的藝術品來。但是牠們不但只有此種種美妙的組織，而且又有爲維持這種有生機的組織，所不可須臾而脫掉的種種本能，所施的工作，所用的方法，雖有種種不同，但都有能達到牠們目的的可能。爲便於了解這個問題，請看蜜蜂組織的蜂房，即可一目了然。蜜蜂用些很少的材料而建設起來如此大的房間；若說：這是牠的自衛保種所用的方法，也不過是在牠的蜂窩內採取蜜的。還有一種黃色的蜜蜂，牠的保種自衛的方法，是在牠的蜂房內囚着一個毛虫，這毛虫，一經黃色蜂的刺激，如受麻藥似的，昏迷起來；黃色的蜂於是產下子兒，待牠的幼蜂出了卵時，所須的食物，就是那個毛虫。

設若我們認不出一些事物究竟是甚麼宗旨；也不能特此決定說：沒有宗旨。腦筋微小的我們，對於真神造化的大工程，直如幼童，以

其簿弱的腦筋判斷那偉大美術家的藝術品一樣：本着這種弱小的眼光去判斷。怎能會了解他那一切一切的奧妙呢？就如一件東西，本來是有用的東西，然而據某人看着，直接的違背了宗旨。譬如：有一個出名的畫家，在他的屋裏陳列着許多的繪具，凡進他的圖畫室去參觀的人們，恐怕沒有一個人不說：他的室中，狼狽紊亂，毫沒秩序；且是有的許多物件，參觀的人們看着直沒使用，無宗旨的廢物。但就畫家的眼光看來：這些物件，沒有一件可拋棄的；且是按照物件的作用，陳列它在一個適當的地方。秩序和宗旨，似是都在這個陳列上表現着。

(二) 秩序與宗旨，本是一個有秩序兼有思想的神體之工化。比如：有個美術作品，陳列在你的眼前，你便說：『這是一個美術家，根據他計劃的草稿一部分的繪塑配合而成的。』

宇宙間的秩序與宗旨，決不能是一種沒有原因，偶然而成的工

程。比方眼前立着一個精美好看的態像，怎可說它是偶然而成的呢？再比方牆上懸着一幅寫真的畫像，是否能說是一個瞎了眼的人塗抹的呢？人人見了鐘表，必定要說它是一個鐘表匠人造成的。一個鐘表的工程，若與一個有生機物的工程比較起來，可算得什麼呢？是否可能說這有生機物，是從無中出現的呢？我想：凡稍有理智的人們，他也決不會承認的。

(三) 據一般反對份子說：『宇宙間的秩序，係自然法則的功効。萬物因着這個法則從混沌的物質中漸漸蛻化出來，厥初光有天上的星系，再次有地上的植物界，動物界；它們都從最簡單的形體，向更齊全的形體上常常競爭的往前進化。』我們也可假設個問題：這個自然法則，既是如此的有效，適中它的宗旨，嚮往其宗旨的，試問：這是從那地來的呢？若一個機器能發生奇大的效果，這當然是創造機

器人的本領的能效；論到自然法則，與天然效力上，亦何嘗不是這個樣子？它們在真神的手裏，便是爲達到萬物宗旨的一種方法。厥初，若真神須臾之間，即造成宇宙間的種種秩序，這固然可以表顯真神的全能與上智；但若真神要萬物的奇妙，萬物的秩序，因他自己付與它們的轉動力，漫漫的進化，終迄完備，那就更能表顯真神無限的上智，和真神莫測的能力。這個真神，便是真正負有生養恩功的，我們的大父母，造化天地萬物的真天主。

#### 第八章 ◎ 論天地萬物大主的性體

〔四十〕問 若就你們以上所答復的幾個証據上來設想，的確也有很切實的理路，使我們對他發生信仰；但是對於他所以爲真神的性體，你們還沒有講得出來，怎可使我們除掉這個疑難呢？

答 造化天地萬物的主宰，他是至尊貴無限量的，腦筋微小的

我們，怎可會懂得透澈呢？這種不得澈底了解的原因，我向諸君舉個實例，你們就不會再懷疑的了；即如：我們要觀察太陽，雖是的確知道太陽，它是個實有的物體，而且也是任何人所不容疑惑的；但是你要因着你的觀察，去窺透它本體的構造；我敢武斷而言之：非但不能得到一星的見解，而且反被他的光線刺殺了你的眼珠。今以同理來觀察宇宙間的萬物，凡稍有理智的人們，便可就地知道有個造化天地萬物的主宰，真無疑地；然而你要因着你那微小的腦筋，去理解他本性的奧妙，也是一樣的不能了解萬分之一；原因：即在我們沒有這種思考的能力。設若他本性的奧妙，誠能爲我們簡單的腦筋理解到窮地，勢將何指再稱爲無窮美善的真神呢？

這種不研究的原因，也並不是我個人任口塗說的：從前有我公教的一位哲學大家，就是現在我們所稱之爲聖師的聖奧斯定；他悉心要



研究天主三位一體的通理，盼望着終有窮達的一日，是以他費了十餘年的精力；但終沒得到甚麼明瞭的結論，還是依舊地曖昧着；他以為這是環境的不當，遂隱退於荒野，專務他的研究事業。一日散步到海濱，見有一兒童，手捧着盥盆，意將海水全灌入於小池中。聖師見而性之，問其故；兒童答說：『我願將此海中的水全注於穴。』聖師繼續的又問說：『此事如何會能成功呢？』兒童慷慨的答說：『你研究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亦何嘗不是如此的一般難事呢？』剛在說完，便不見那兒童往那地去了。厥後，聖師乃覺悟這是天主的訓示，也不再研究了。天主既則向我們聲明了他的奧妙，不讓我們有絲毫可思考的餘地；如若我們再作深究，豈不勞而無功，自尋苦惱的嗎？願望一般於公教道理曖昧的同胞，切毋再向我們出此懵懂的問題了！

今爲使大家稍微有點理智的認識，我把他的成全與長處，向諸君

簡單的介紹一下：

- (一) 天主是無形無像的純體；
- (二) 天主是全能全知全善的；
- (三) 天主是無始無終的；
- (四) 天主只有一個。

〔四一〕圖 何以說天主是無形無像的純體呢？

☒ 形像是物的限止；有形的物體，必非無限無量。天主既爲自有，必無一不有，而其體又必無限無量；故天主必非形體，乃神體也。既是神體，人將何所得見？

詩經上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中庸上說：『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若沒有一個無形無像，全能全知的天主，無

聲無臭的，不見不聞的，究竟是誰呢？若真的要確知道有一個天主，見與不見毫無相關？譬如：有的人們沒有見過他的祖先，也能說他們是沒有祖先的嗎？見烟必知有火，見光必知有太陽，見法制禁令，必知有治國的君王，見天地萬物，必有造物的大主，理固然也。無火則烟從何生？無日則光從何發？無君王則法從誰定？無天主則萬物從誰所造？若非親見而不加信仰，即明人達士亦不敢如此胆大的吐出這種無理智的話來。信與不信，惟以理爲衡，合理就信，悖理就棄。

古有堯舜二位聖帝，現在的我們都沒親眼見過；若就尙書和史鑑上的記載：不但對他有切實的信仰，而且又核之以可考的理證；設有不信者，人都笑他是愚人。今以同理來判定天主之載於聖經，亦何嘗不可確信？凡稍有理智的人們，若去對他做一番精密的研究，再審之以理證，必深信無疑。切毋再以見與不見，做我們信仰上的取捨了！

〔四二〕圖 何以說天主是全能全知全善的呢？

〔答〕（一）天主從無中而造成了天地萬物，不用材料，不費心勞，不用時刻；生死存亡，都是天主一命而成；所以說天主是全能的。

（二）天主不但能造天地萬物，而且又以萬物之形性，妥爲處置，各得其所互相保存。又天下萬民的善惡，以及各個人心中的隱念，天主都洞燭無遺；故稱全知。

（三）天主爲萬善萬美的淵源；各樣的美德，天主都有。仁慈寬容，好施樂善俱至其極，故稱全善。

〔四三〕圖 何以說天主是無始無終的呢？

〔答〕（一）天主既爲萬有的根源，而已當必無源；若另有一個生養天主的，則所稱之天主，已非天主了。當必再問生天主的那一個又

從誰生呢？如此的追究到末了，便見到無從所生純係自有的一個；他乃是造化天地萬物的大主。似如數系之萬從千來；千從百來，百從十來，十從一來，一是沒所從來，所以一是諸數的始軀，百千億萬的根源。又如：植物的花葉菓實，都生於枝，枝生於幹，幹生於根，根乃花葉菓實枝幹的淵源。甚而推到役使萬物的人類，亦何獨不然？現在的我們都由祖先所生，祖先又必由他的祖先所生；如此一般的往上推去；推到厥初，人類必有原祖。從此可以設想：萬物必各有它的原地，以及原地之原地，其爲原地之原者，必係自有；自有，即無始之謂也。

(二) 天主既是自有，則必不爲有所制禁；而沒一頃不是自己有的。凡所有的，又沒一樣不是全備的。若有終，則『有』必限制禁；不但非爲全有，更沒自有之可言，天主二字又將指何稱？然而若就我

以上的答證，天主自有的確無疑。天主既有自有之能力，無終亦當必無難。

〔四四〕圖 何以說天主祇有一個呢？

答 天地萬物，祇有一主；猶如：一國只有一個主席，一家只有一個家長，一身只有一首的一般必要。若一個國家，有兩個主席，則國必亂；一家有兩個家長，則家規難齊；一身有二首，則爲怪物。所以孔子說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從此可以推知天地萬物當中，至尊無對的大主，只能有一個，不能有二個。設或有二個，勢必得要得爭奪無休，號令不一；然觀天上的日月星辰，晝夜運動，自古迄今，不下數千年之久，依舊地照道運動着。地上的草木花菓，按時滋長，毫不亂序。由此觀之，豈敢再說天地有二主呢？

〔四五〕圖 天地萬物既然是他造的，爲甚麼再以天主二字來稱他呢？

圖 我公教教胞用「天主」二字來稱造物之主，並不是無目的，無義意的：

(一) 爲使人知道，天主教所敬的，不是「高天」不是厚地，也不是其它的受造之物，乃是天上之主，即天地萬物的真主宰。

(二) 用天主二字，是取「天」有最大之意，「主」有最尊之義，故稱天主，也如同說：『真神是至大至尊的天地之真主宰：』

### 第三篇 ● 論人有個靈魂

#### 第一章 ◎ 靈魂之爲空氣之謬說

〔四六〕圖 在人臨危的時候，要決定他是否死了沒有，通常我們好問：「他還呼吸着沒有？」從此可以設想：我們的靈魂，不是別的，就是空氣。所以現在的一般人們都高唱着：「氣聚而生，氣散而亡」的論調。你公教對此問題有何意見？

答（一） 無論任何事物，單就它的作用上，即可認出它的本體來。

判斷人的生死，呼吸固然是一個很好的証據；但却不可絕對的說：空氣就是靈魂。因爲人的一生，不但祇具有這種呼吸的能力，並且還能用他的悟性理解和解決一切因感官而感覺不到的事體；就如：



真理和德行，權利和義務，天主和永久……故凡超乎感覺的事體，非有神的能力，決不能爲之明達暢曉。再者，我們的悟性和欲性，又是賦有完整之自由的；連那些強而有力的激動，我們也能制服克勝它。否則，物質祇具有隨從更有力的激動的必要。

據以上所述，可知靈魂，是非物質的，更不是空氣的，是神體的。既是神體的，必不是湊合的，也不是能解散的。所以在肉體死了之後，呼吸之有無，於其存在上毫無阻礙。

(二) 但他現時的生命，當然是得與肉身同行合作的。他工作的感力是賴着經髓和神經器管，以及各部組織的聯絡與幫助。一旦經髓和各部組織發生了病患，那維持現世生命的呼吸機管，也隨之而失其作用；但絕不能說：這呼吸的空氣，就是靈魂。它不過是靈魂重要的一個機械罷了。

就如：一個鋼琴壞了，不能說按鋼琴的人失掉了他的手藝和技能。據此，也不可說：靈魂與肉體脫離了之後，他那純淨神體的悟性和欲性，不能再繼續工作，而歸於「氣聚而生，氣散而亡」的。

若要認為悟性即是空氣，那麼，在人的腦髓裏，即應有一種其它的氣質，不斷地使它運動，使它思考；不然任何簡單的事理，它也決不會自能領會它的。原因：即在它是沒有自動能力的無機氣體。願望諸君！要仔細的回想回想，我們的悟性是否是處在這種沒能的被動的不自由的地位上，或則是認它為物質的呢？假設它是被動的不自由的，我們的悟性和欲性的天賦自由又將何在呢？人類之要求幸福的欲望，又何以稱為缺陷的呢？

(二) 在中國的古書中，也可見到有關於這個的言論，詩經上說：『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世有哲王，三后在天。』三后者就是：

太王，王季，文王。他們已是亡過的人，肉軀已葬入地中，何以能「於昭于天」呢？從此則可見到中國古人確信人死了之後，而有「不亡者」存在。

(四) 再從中國人祭亡人之禮，和焚燒紙的一切瑣屑事上，也可窺見一般中國人的心理，決不信人死後，而歸宿於「氣聚而生，氣散而亡」的。

(五) 非洲野蠻的皮可買民族，到現在他們還恪守着帶亡人骨骸的習俗；當作護符，確信能獲得亡人的庇佑。

據以上諸理詞，空氣之爲靈魂的謬說，必無存在的餘地了。

第二章 ◎ 論有靈動物與無靈動物之性別，及有靈物永久存在的幾個原因。

〔四七〕圖 觀察禽獸之生活與其生活之情狀，類似和人一樣也有區別

利害的能力；那末，究依何說：禽獸的靈魂，是與其體同存同亡的，而人的靈魂，是永久存在的呢？

圖（一）我以為無靈動物的靈魂，是和肉體同死同亡的第一原因，即是：在牠們身上，不能找出切義的神體的生命來。無靈動物覺性的敏捷，雖每每超過有靈動物，然而牠們決不能有概念的修養，不能有一「分節音」的言語，更不能有什麼手藝，美術和學問。故此，無靈動物的動作，在窄狹的範圍中，固然能維持住「適中宗旨」，但是牠們的動作，純係本能，非具有一「適中宗旨」的知識。因此，牠們是沒有進化的。

無靈動物只有本能，而無悟性，所以不關心神的善；牠們的欲性，全是傾向覺性範圍中，和為牠們的肉體有益的事物。再者，牠們又是沒有自由的，單隨覺性的衝動動作。所以無靈動物的作事，無人能說牠

是：有罪或有功。因按法律的規定，是無靈動物的管理人當擔負責任的。爲此，人若談到無靈動物的覺魂，不得不說是，與有靈動物的靈魂，自大有天淵之別的。牠們的覺魂，不是神體，所以附住肉體，便沒有永久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牠們的覺魂是和肉體同死同亡的。

(二) 靈性動物所以與禽獸不同之點，及其永久存在的原因：即在人性中生來就含有一種自然的傾向，願欲完全實現他的神體的能力：就是：他的悟性，要認識真理；他的欲性，要修練德行。

人性既具有認識真理的能力，又具有認識真理的自然傾向，這樣他智識也愈增愈大了；但這種認識真理的自然傾向，在現世，有些人全沒得到圓滿的效果；有些人不過僅得着一星半點；對於倫理的德行，但一般人們，在今日，不能完全得到，因爲修練德行障礙物，甚多甚大。雖是如此，而人性對於認識及修練德行的傾向，若果真全然不

能達到盼望，這也是不能有的事；不然，則人性至貴重的能力，將是不完全的。所以人死後，靈魂還當活着。

(三) 人性還有一種更大的傾向，就是：傾向幸福。我們傾向幸福，是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然而在今日，我們却得不到一個圓滿的幸福，這是我們日常所經驗過的，可以證明的。且是我們，爲滿足天主法律的要求，應當拋擲一切世上的東西；那末，在世上還有什麼幸福呢？假使天主許人死後消滅淨盡，便是天主繼續不斷的命人到一個永久不能達到的一個目的地。人一死，一切的事就算結束了，那不但是連畜類比人幸福的多了嗎？畜類的傾向，在地上就是能滿足；而人類的傾向不能滿足，這豈不大大的違反了天主的聖善呢？天主的聖善不是別的，就是：凡天主付與事物的任何傾向，同時也賞給它所必需的恩惠，爲使它能完全達到目的。所以人死後，靈魂還當活着爲能完

全享得他所傾向的真福。

(四) 天主在人的良心，刻了很清楚的兩句話的印象，就是：「行善得賞，作惡受罰」。然而賞罰這樁事，在今日，是很不充足，很不適當的。常有善人，一生赤心誠意的，完成他的義務；然而終於死在極其凶慘苦惱的境地。若一死之後，就算結束了，那末，他們的賞報究竟何在呢？反而言之，一般娼婦賊竊，無惡不作的人們，雖則有此種種不良之惡習，他們還依舊地安享富貴；他們的良心，漸漸地麻木到死，也不甚責斥他們了。若要將來沒有他們的審判和他們的罪罰，這豈不是侮辱公義的很啊！因為按天主的公義和我們良心的指導，非有將來地賞罰不可。所以人死後，靈魂當活着。

(五) 人的靈魂，是永久生活的，因為他是神體，是純一的，不是由部分湊合而成的，所以沒有解散成部的可能性；換而言之：即是

總不能死的。再者；我們在真理和幸福上的渴望，惟在將來永遠的生命中，纔能得到充分和滿足的飽飫。所以人死了之後，靈魂不但有活着的必要，而且還有永久活着的可能。

### 第三章 ◎ 論肉身有與神體結合的必要

〔四八〕問 何以見到肉身與神體結合之需要呢？

答 答復這個問題，須先把肉身須要與神體結合幾個理證，介紹給大家，今分述如下：

（一）因果的證據：見烟，則必知有火；見子，則必知其有父。因沒火，則烟無從可着；無父，則子亦無從可生。所以火爲烟的原因，烟爲火的結果；父爲子的原因，子爲父的結果。今依同理來判定：人既具有「好美惡惡、重愛真理」的，一切無形可見的情操，而必知其有一無形可見的神體，與他結合。原因，即在無形的效果，絕



不能現出於有形的物體之中；否則，任何無靈的東西都會有這種「好美惡惡，認識真理」的可能了。那末，人爲萬物之靈的尊貴，又將何見呢？所以說人除了肉體之外，還得有個神體與他結合。

(二) 自主的証據：譬如：某人要做一樁事情，若沒達到目的，中途而止，他心中難免不感到有些晦氣和不滿意的情景；任它怎樣難做，也決不肯讓它自然的中止了，勢必要得各方推究其何以沒得成功的原因，並且把這一切障礙的原因，剪除淨盡，重新地再另謀出路，以圖完成。

這種天賦內心的自主之權，在其它的一切無靈物體的身上，是始終所不容見到的，此乃人爲萬物之靈的一大標記。

「這種自主之權，它寄生在人體之內的那一部呢？」我想，這是諸君所必要發問的一點。所以我特先將此問題提出與諸君討論：

關於此點，我敢武斷的說：人體內沒有一個器官，可以做這種形而上的事的。最大原因，即在它根本與形體無關。是以能爲自主之母的，必非形體；既非形體，必爲神體。

(三) 思想的證據：思想是由經驗與思慮所成的一種意識的現象。這種現象，是我們的感官所終於不能感覺到的；它的作用是高出一切的。有時它雖有完善與惡劣的差別，絕然不可說它是：有形的。因爲一切形而上的效果，莫不是產生於它的本性之中。若以有形的物體，不能造出無形效果的理証來判定：

思想既則不屬於形體，而亦必非形體之功化。所以人除了肉體之外，還應有一無形的神體，與肉體結合，以做思想的產生淵源。

(四) 感官的証據：感官是我們應付外圍刺激的工具。我們因着感官的動作，然後纔可得察知一切事物之狀況。在這種變化萬千的活

動的狀況之中，一切「喜，怒，哀，樂，」的感情作用，便繼續地生產出來；並且也同時感覺到有一種「自我」的傾向。以致一般親歷其境的人們，常說這是：我喜，我怒……從此可以設想，這個利用感官而獲得知識的自我體，必非由部分組織而成的。凡不經部分組織，而能生活的，皆是神體。所以說人除了肉體之外，必須有與他結合的神體。

#### 第四章 ◎ 論惡人死後將要受罰

〔四九〕圖 怎麼能證明惡人死後要受罰呢？

至公義的天主，常提示我們：做事要謹守公理。可想，天主自己更是如何的愛護公理了？

就通常我們所知道的說罷：國家制定法律，目的，在養成國民之道德習慣，禁制一切非理之行爲，使全國民衆都走上，向善和信守公理的

途徑上。若一旦把公理丟開，去做混世的魔王，據公理說：法庭就應以法律來判決這人的罪案，絕沒寬容或施懲他人的可能。設此法庭不但不執法律來處罰那些混世魔王，且反將一般信守公理和法律的良好國民，一個個的：也和他們一樣的判決了。這樣混殺的政府：我想，國民一定要得公評它一個蔑視公理的政府罷！今依同理來判定：

我們既則願欲使政府，以公理待遇我們，可有何理不願欲使天主以公義待遇我們的呢？再者，天主他既則使命政府以公理待遇國民，難道他就不關心他自己的誠命，讓人們自由的去違反，而毫不加管理的嗎？如若天主的確這般馬虎：善者不賞，惡者不罰。試問天主的公義與明智又將何在呢？

親愛的同胞啊！我實話告給你們：天主的誠命，和因完成與違反這誠命而有的賞罰，於厥初就刊在我們的良心上。是以我們生前無論

好壞，死後終於不能逃脫了他那個公義的審判。若生前違犯了他的誠命，那末，死後必不能脫掉永罰。反過來說，在世上若遵守他的誠命，死後必得永賞。不然的話，誰還肯終日的苦於道德的羈縻之下呢？〔五十〕圖 有的惡人在世上，已經受了不少的勞苦，爲什麼死後，還依舊的受永罰呢？

的確，於現世，天主也屢次的把一般罪大惡極的人們，處到種種不良的境地，但決不可說這就是：天主因公義而定的嚴罰。天主在世上罰人罪的目的，在使提醒罪人回頭改過，脫去死後的永罰。所以只可說這是：天主的仁慈。

罪人死後所以應當受罰的原因：卽在他們固執於惡，到底不肯回頭，如若他們一旦因着暫罰的提示，有了理智的覺悟，知道天主何以有向他們處罰的必要，於是也決定下一改過遷善」。這樣如果能堅持

到底的幹下去，死後的永罰，天主自然要得寬赦的。否則，要終於走上向惡的途徑上，非但沒有覺悟改過的心地，却還以作惡爲無上的樂事，那末，死後，天主定要罰他，不然，天主的公義全失了。地獄裏惡魔也勢必要得羣起而反抗。

誰願意在法庭上，擔保一個已被官吏判決的罰犯，而破壞了自己名譽呢？凡稍有思想的人們，絕不會如此鹵莽的去冒險。難道以明智造化天地萬物的主宰，他就的確甘心拋棄了他這個公義的美名嗎？我想，這種盲昧而不知患害的事，吾主，至公義的天主，他絕不會做得出來的。所以說罪人於生前所受的苦難，是天主照公義之外，另設的一種有目的，有義意的暫罰。

譬如：有甲乙二人，甲，犯了殺人的案子，乙，起了一個惱恨人的念頭。兩個人於生前同是做了討飯的乞丐，死後就算了結了他們的

案。如此，以不等的罪狀，而以同等的判決。誰都知其不合公理。如果天主是這樣判決法，不但不是賞善罰惡，反是賞惡罰善了。這個辦法，以定與天主的公義，不相符合。但是，天主萬不能背棄了他的公義。所以說一般固執於惡，而不願改過遷善的罪人們，任他於生前如何享福，如何受苦，然死後，終於不能逃脫了天主公義的嚴罰。

### 第五章 ◎ 論惡人死後受罰的原因

〔五一〕圖 設若惡人於生前不受嚴罰的威嚇，沒有覺悟的心地，恐怕終於胆大的走向罪惡一途。天主既則是至仁慈至公義的，何不早施嚴罰，專待死後有何益於罪人呢？

### 圖 天主不一定於現世懲罰罪人的原因，有三項：

（一）因為天主愛我們是以慈母的心情。所以他不忍得立即向罪人施懲，目的，在給罪人留有覺悟改過的餘地。否則，罪人若終於不

聽天主的警告，依舊的抱着一個到底不再回頭的決心，那末，天主沒法兒，只得採用公義的手腕，來報復一下。

(二) 天主不但是至仁慈的，而且又是至明智的；他知道要立刻向罪人施了嚴罰，勢必要碍於社會的治安和善人的修德。最大原因：

即在我們人類當中的一般做父母，做夫婦，做子女的，沒有一個不是埋在罪惡坑子裏的。所以天主一旦全要按着公義來懲罰罪人，那末，便有許多父母做了鰥寡，子女陷在孤哀，世界上也早就沒存在的娃童了。人類既行消滅，社會亦將何所成立？況且我們的罪惡又是常有覺悟改過的願望。特此，我主暫切忍耐一點，盼望着我們好有覺悟改過的心地，以協助社會的治安，使人們都在有真理的信仰。

(三) 天主不忍立即嚴罰惡人的目的，在藉此好能使善人完成他們的德行。因為善人非賴有罪人的惡行，沒法兒立致命的偉功。諺



曰：「瞽瞍不頑，虞舜何以全其孝？商紂不暴，比干何以成其名？」若事人作惡，天主卽行誅滅，必不利於善人做工。故此，天主不願將罪人立即制在死地，以致破壞了善人的卓功完成。若要誓死抱着不改過的惡心，天主也就把仁慈丟開，取出以公義的手腕。這種仁義兩全的辦法，有何不可呢？

#### 第六章 ◎ 論從人之本性上證明惡人死後應該受罰

〔五二〕問 從人之本性上，何以能證明惡人死後應該受罰的呢？

答（一） 關於這一點，罪人的良心，常是負着懲戒的職責的。因爲人人有個良心，任誰犯了罪，他的良心必定要責備的。至於怙惡不悛的，硬了心的人們，好似沒有良心的提示和靈性的指導，或是他們的良心完全被罪惡蠶食無餘了似的。其實，我們要仔細審察起來，任何惡人，每在做出一什麼傷天害理的事來，雖還沒有發生法律裁制的

危險，但他心中總要潛伏着一種胆怯不安的自責狀態。這種狀態，人同此心，不能說不是產生於人之本性的吧！所以任何罪大惡極的人，都得受良心的指責；否則，罪人決無再挽救的餘地了。

人類之本性，既有這種公理的主張；那至公義的天主，他是如何地尊重公理，又如何根據公理以對付罪人呢？兩千年前，世稱倫理哲學專門家的孔夫子，亦曾說過：『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的一席話。見論語。

(二) 這種本性的証據，不但只現於罪人良心的提示；據萬民的心理上，也可觀察出來；譬如：有個義士被官處了死刑；社會的人們都是懷着滿腔的不平。反則要把那些姦盜邪淫，無惡不爲的分子，處到這般境地；別說沒誰恨怨，却人人稱快，稱他是一位替天除害的清官。

這種公意的表現，以定是出於人類之本性的；不然，怎能有此不約而同的現象呢？所以我們敢肯定的說，惡人受罰，是因本性而知道的。（五二）圖 請問這個因本性而產出的公意，是誰賜與萬民，以證惡人死後受罰呢？

圖 我們公開的說：這個超然的大功，除了造天地，造神人，造萬物的御世大主之外，是誰也做不出來的。因為無形效果，絕不能現於有形的物體上；所以只可把這個人類具有本性的卓功，歸功到天主至公義的天主身上去。

天主既把這種天良，賜與了人類，使萬民都有判決賞罰的能力；我想，天主也必不能把這個公義的賞罰，漠視了，否則，他是至忠信的，自何說起呢？

這種倫理的思想，並非是我個人任口說來；視天爲父的孔老夫子

，也是如此的一般見解。所以他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他這句話的唯一用意：是在提示我們痛悉將來無論善人惡人都要有受審判與賞罰的一日。所以那些生前固執于惡，確信肉身死後靈魂歸于烏有的人們，都是心中妄想，在他自騙自的圈套裏；任他怎樣會安慰自己，終于不得逃脫了這個死後的永罰。

### 第七章 ◎ 論修德行的人死後應得的賞報

〔五四〕圖 如何能證明人類的真正幸福是在死後呢？

圖 這個問題，若專就天主默示與人類的道理來答復，不用別的，只有一個信字，就滿夠了。無奈這種鐵證，不適當於諸教外同胞。原因，是在諸君對於天主的道理很是隔漠。是以我們切只可在我公教道理外，再去找一個切確的證據。

諸君曉得無論何種生物，爲着維持生活，都有牠的需要。不過別

的生物的需要較人類的需要簡單。牠們一得到了所需要的東西，便就地覺得心滿意足，甚麼也再不盼望了。然人類對於生活的現狀，常有不足之感；於是乃多方設計以求滿足。既滿之後，又發生了其它的慾望。這樣遞嬗不已，人類的生活的慾望，總是沒有能滿足的時候；換句話說：現世的幸福，沒法能滿足人的慾望。這樣說來，人類之於現世的幸福，簡直是不如禽獸了。但是諸君，切勿因此而陷入失望的境地；至明智的天主，決不肯使我們空盼一場的，必須要得造一個能滿足人類之盼望的福地；因為這個盼望，出於人類之本性。人類之本性，既是天主賜給我們的，天主也不會使我們空盼一場。所以我們於現世雖然沒得到什麼優勝賞報，然終有達到目的的一日，這一日就是死後。

再說：天主賜與我們這個本性，並不是沒有意義，沒有目的的。

若觀察他所造的萬物，每給物類一樣願望，必須要造一種適當的東西，來滿足它的願望；就如：顯然見到的我們，眼願看光，耳欲聽聲，口喜滋味……天主若不把光預造出來，一定不賜與我一雙眼睛；若不造下食物，一定也不賜與我們這種會知飢渴的腹慾。今以同理來判定：

天主若不給人的本性造下真福，也決不能使我們盼望；不然，則有碍於天主的明智和仁慈的確信。

我們剛纔提道：天主既然命我們常懷有向真福的決心，不用猶疑也一定準有爲滿足這個盼望的需要之物。又譬如：

一個討飯的花子，雖於現時沒有飯吃，處在這種挨餓的境地；然而他一定確信爲充飢必須的食物。以同理言：常抱有獲得真福的人，亦何嘗不是這般設想呢？雖然於現世沒得達到獲得真福的目的，一定

也確信將來有個無窮的福地，來賞復他的盼望。但是，在完成這種盼望的進程中，只有確信，還是不夠，非抱有堅忍卓絕百折不回的眞精神，不能有此種偉功完成。說到這裡，我想，諸君以定又向我致問：〔五五〕圖 這種神奇異妙的眞正幸福，爲何只限於死後，而不現在生前呢？



我以爲最大不過的原因，有三：

(一) 這個超然而寵異，是天主賞報善人最大而最寶貴的贈禮。生前卽是有點瑣屑的善事美行，也值不得用這麼隆重的大禮來答復。

(二) 藉此隆重的賞報，以喚起修德者的爭勝心；否則，因着一點零碎的善功，就地賞報了。如此，則恐有碍於他們的道德工作。因人類之常情，若不盼望受賞，誰也不肯吃苦，所以生前絕無受眞福的理由。

(三) 若觀察修德者的那般的勞苦與耐性，倘若於死後沒有什麼美滿的賞報，來做安慰，那末，人類之生活的價值，簡直是不如禽獸了。然而這種不道德的事，至仁慈至公義的天主，他如何會做得出來？是以他爲人類造下極短促的時間，使一般專務道德的善人們，不覺得有何倦令的時候，就告成功了。既然這種向望真福的榮功，是人力所能及達到的，天主再何必早賜其福，以減少將來之永幸？不然的話，則又與天主的仁慈和美善不相符合了。所以說善人死後得賞，是天主兩全其美的辦法，有何不可呢？



## 第四篇 ● 論真宗教

〔五六〕圖 吾人死後，的確有此賞善罰惡的確信，我試問爲得此賞善避免罰惡的唯一方法，是什麼呢？

圖 我認爲達到此目的的唯方法，即在真宗教的信仰。因此宗教，它有領導我們走上光明途徑，和認識真主的嚴分。是以凡對此真主，富有恆久之熱烈愛情的人們，他便不怕難投這個賞善罰惡的案判了。

〔五七〕圖 宗教之真假。又如何會認得出來呢？

圖 爲判定一宗教的真假：（一）它的創造者，該是真神；（二）它的道理與誠命，該是沒有一點虛假；沒有一星邪妄不正的在地；（三）該是真神親自制定的。所以凡宗教，凡沒此三大要素的，皆是假

宗教。

但此問題，又有關於吾人之永久生命；是以於選擇上，不可不加以一番之精密考查，以備我儕將來好走上光明的途徑，找到最後的歸宿。

### 第一章◎論人類有欽崇天主的嚴分

〔五八〕圖 我們不信天地，也不信佛老……。只要把人類應做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做好，我想，也就算修了德行，盡了宗教的義務，何必應欽崇一個天主呢？

圖 不錯，五倫是普世萬民所應做的，也是做人不可少的，但有五倫，而無須乎真教，這是不能承認的。茲摘其要點如下：

（一）通常一般恪守五倫的人們，他們以爲最高尙而最關重要的，就是忠君孝親。於天主絲毫無關。我們於前諸問題中，已證明了天

主是萬君之君，那末，我們對於他，一點敬禮也沒有，試問於理說得下去，說不下去呢？

(二) 昔有皇陶對禹王說：『天將五倫刊於人心』。皇陶之謂天，即我人之所謂天主。天主既有使萬民遵守五倫的心意，也必不能沒有使萬民欽崇他的志願。

(三) 不但只賴有理論的證實，就人類之本性來推測，也可得到明證。我們知道天主造了人性，同時又賜給了我們一個似無止竟的盼望。這個盼望的唯一目標，就是；認識真理和愛重美德。天主既有使人類認識真理和愛重美德的決心，可想，他是如何使人認識愛慕造成自己的天主呢？所以從人類之本性上，即可知道欽崇天主是我們人類應盡的唯一任務。

(四) 諸君，你們既則以爲忠君孝親，是人子所應盡的義務；因

爲他們有恩於人的一切生活問題：爲感恩起見，對於他們要有一番忠孝之心，這也是我聖教教理所提倡所命的：然而要說，可敬愛，可感謝的，只有帝王與父母。那末，我是終於要得抗議的。因爲帝王父母於人有恩，天主預先把人生需要之物，與人類造下，以應付我們的要；我們不更當盡忠盡孝嗎？不然的話，誠然令人可痛啊！

（五）就我們眼所見到的說：設若沒有太陽，使我們常處在黑暗的領域裏；一旦，真在我們不注意的時候，忽地見有火輪也似的太陽懸掛在天庭；混沌的黑暗，一變而爲明朗的世界。我想，誰也都是高呼吶喊的表示讚揚和感謝的誠心吧！

諸君回想回想，久在受着太陽光照的我們，更該如何的表示讚揚和感謝恩主呢？

（六）天主可欽崇的理由，非但在太陽一例見之，至於衣，食，

住，三大需要，更可使人明瞭。譬如：

一個久在餓病的乞丐，適有某人接濟了他那死亡在即的性命。待他好了之後，他一定要感恩於那人的；否則，便辜負了那人愛他的慈心。

諸君，請看今日活着的我們，亦何嘗不是處在這種境地？就如：我們吃的，喝的，穿的，戴的……，若不是天主預先與我們造下，我們決無以苟延旦夕的。是以天主既以無限量的慈心，來待遇我們，我們若不以孝子的心情，去以愛還愛，將何以再覩顏於世呢？這種以愛還愛的表現，就是欽崇天主。

(七) 誰願欲獲得真福，應首先懷有恭敬的決心。因為真福，單賞報真德。是以凡沒真德的人們，便享不了真福。然獲得真德的，唯一門徑，就是，欽崇真神。這個真神，即我公教所欽崇的那一在萬有

之上的真天主。

以上的幾個論證，具都是諸君，以理智所能思想到的；我想，凡稍有理智的人們，也決不再說：五倫有完成宗教生命的可能了。

## 第二章 ◎ 論欽崇天主不該只限於內心

〔五九〕■ 自從接到了你們公教教胞的指導，對於敬主一事，也的確信以爲然了。然據你們說：

『天主是全知的：無論過去的，現在的，將來的，總之，沒有他不知道的』。既則如此，我們對他只有內心的欽崇，也就够了，究不曉得你公教信衆，爲何再依舊的念經，跪在堂裡，過些瞻禮，行些禮節呢？

■ 的確，天主是：無所不在，無所不知的。我們心中的認識和恭敬雖是沒整個兒表現出來，他也能知道真確。但只如此，還嫌不

夠。因真正的恭敬是，必須要「有諸內，必形諸外」的。今諸君，只把這番欽崇的義務，僅僅的隱於心內，而莫顧外現，此乃我公教教胞所不取的。茲舉例證之如下：

(一) 例如：兒女之以甘飴的心情，以報答父母的生養之恩；父母也的確知道他兒女的誠心。如此，則可說，做子女的在報答上，沒有任何缺欠了嗎？我想，愚夫愚婦，皆知其不然。然至論欽崇天主一事，亦何嘗不是如此：若將滿腔的愛情，僅潛伏於心內，而不表現於事實，以同理言：也似是把天主看在地不堪欽崇的途徑上。

(二) 設若子女的愛情，是僅限於內心，而不顧於形式的；那末，我敢武斷而言之：做父母的難免不受外人輕視。今以同理來判定：我人之欽崇天主一事，若僅隱於內心：表面上一點恭敬的樣子沒有；如此，不但使人們都染上了怠情的惡習，最後也把天主全然丟掉

在腦際之外了。這種忘恩負義的罪案，不是給他確定了嗎？

(二) 就天主待遇人類之完善上，也可看得出來，我們在表面上，理應有一相當的表示，來報答他愛我們的慈心。因為他不但賞給了我們靈魂上的一切神恩，肉身上也受了不少的幸福。既然身靈都得到了他的協助，為何說，感謝的職責，只限於內心呢？肉身既則有感謝的嚴分，所以跪下念經，舉行祭禮，乃理之當然。

〔六十〕圖 我們在表面上，既則有欽崇天主的嚴分，在家裏亦無不可，何必專令教民共聚一堂舉行祭禮，以圖外人之觀賞呢？

圖 希望諸君，切勿懷疑着我公教是，反對個人私行敬禮的；對此，我公教非但不加反對，且還要積極協助，使我教胞都走上這個神聖的美風。無奈，這個欽崇的方法，與天主愛我們的慈心上，也嫌有點不稱，是以我公教，特於個人的私行敬禮之外，又制定下公共敬



禮；目的：一方面是藉此以增大我天主的光榮，一方面是使我公教民衆，在此隆重的典禮當中，得以堅信我公教道理，養成一般精勇慷慨的忠信教徒。今爲使諸君，對此問題，有一理智的見解，茲略舉一二例，以證之，介紹如下：

(一) 譬有某人尊敬皇上，不顧別人若何，自己常行私禮，以表示他尊敬皇上的熱心。每遇有朝見的當兒，他也不參加團體；我以爲這種尊敬法，是最不價值的。原因：即在全體國民都受了皇上的惠施，理應全體一致到場感謝纔是。今以同理言

現在沒死的我們，既然都受了天主的恩惠，在此隆重典禮的當場，也應當全體一致表示慶祝和感謝；否則，便是辜負了我主愛我們的慈心。

(二) 每天旱不雨之際，常有一般教外同胞共聚一場，非是高搭

彩棚，即是表演戲劇，以此隆重的公共祭典，來恭敬邪神。諸君，對此，不但不加抗言，且反認為這種辦法，是人類所應盡的天賦義務。一旦，要以隆重的公共祭禮，去欽崇造化天地萬物的主宰，你們非但不參加，且都是滿腔裏懷着些不平之氣，其用意何在呢？

(三) 不但按理判定，公共敬禮是祭神所不可缺少的，即就人類之本性上，也可知道的確。是以全世界上的人類，無論是文明，是野蠻，雖宗教的信仰不同，却沒有一個民族不知道不用公共敬禮，祭祀神的。這種表現，若不是出於人類之本性，萬不能有此統一的現象。說到這地，我想，諸君，又必得向我提出問題：

〔六一〕問 既然天下萬民都知一齊敬主，難道說就沒有一個國家之內，信仰一真教，敬一真主嗎？

答 親愛的同胞們！你們的這番論調，是很可讚獎的；但有一

點那是我所要終於否認的，就是：任你們恭敬的是誰，然而在恭敬天主的敬禮上，絕不許有何奇形怪狀。茲將其所要統一的要點，接述於下章：

### 第三章 ◎ 論聖教與政體統一的必要

〔六二〕圖 在一個國家之內，應有統一的政體，否則，便有國家滅亡的危地。然而要說到一個教會和她的政體，非但在一個國家之內要統一，而且還要統一於世界的，我想，則難以達到目的。因為各國都有各國的政治和教派，教派既不同，教會政體將何指能統一於世界呢？

圖 的確，各國都有各國的政體和風俗，誰也不願意聽從它國的管理，這是人類所公有的一種尊己的情操。然而在今日我們所要討論的，並不在爭求各國的政治統一或否，是說的在各國內所有的聖教和她的神聖政體，該是統一的，而不應有何奇形怪狀。這種所以須要

統一的原因，如下列各項：

(一) 卽在它與國家的行政目的不是一個：國家之行政目的，在使全體國民一致聽從政府使令，籍此以謀全國民衆的生前幸福，聖教之神聖政體目的，不限種族國別，在使普世人類都處於她的指導之下，籍以來協助信她的熱心教民，都走上專務道德成聖成賢得享天堂永遠真福的途徑上。如此達到目的，非賴有完全統一的教禮爲之提導協助，絕不能有此卓功之完成。

(二) 統一教禮，是我們光榮天主最大之工作，否則，不但不能得到祭祀的利益，而且還是侮辱天主，奪去天主所應得的光榮，做了忘恩負義的敗子。

(三) 天主設教與制定教規的終極目的，是在使人類彼此互相親愛，共同走上光明的樂園，找到最後的安息之所。倘若在個個國家之

內，教禮上沒有一星互相之聯絡，這種現象，勢必要得有碍於人類找到真正的宗教；如此，非但不爲光榮天主，且還是辜負了天主設教的終極目的。

(四) 天主既則一視同仁的，來憐愛世人，世人也該同一的敬禮，去感謝天主；否則，天主非但有傷心之痛，而且一般於真理莫解的人們，也難免不陷於異端，走向地獄的廣場。

據以上諸述，天主聖教行政的統一，可見爲關係密切的很了。

(六三三) 圖 誠然天下萬國，都該信仰一個聖教，遵行一的政體，我則試問：那一個國家能創立這個教會，能強使它國深信而不發生誤會的呢？

答 不錯，各國能管理各國，一國絕無在它國有攝政的餘地；因此，也可說，任何國家，都不能私創一個教會，以強使它國信守無

失。豈但一個國家不能創立這個教會，即就世界萬國一致聯合起來，也終於不能建造出這個神聖的教會來。因為其中有許多非爲人力所能做到的超然事件，所以能立這個教會，能使萬民遵守的，只有造化天地萬物的主宰，我們的天主。

(一) 我們對於他的教會與政體，所以應當確信和遵守的原因：即在他是我們人類的大父母猶如：

一個做皇上的，他在他的國家之內，向他的國民，能自由的定些法律，使之遵守。以同理來判定：

天主是萬君之君，萬王之王；天地萬物，具都是因着他的造化而有；他在他的造物當中，立個教會，定些規矩，以完成他造化的終極目的，亦無不當之理。

(二) 除了造化天地萬物的大主，我們的天主之外，誰也不能專

爲本國創造出一個神聖的教會來。今茲將其所不能之點，摘列於左：

(甲) 因爲真正的教會，是至聖的，是指導人，避惡行善，修德立功的。如果，每個國家都能自由地創立教會，這種教會，難免沒有些不齊全的教規與禮節。諸君！如若不敢確信，那末，即請諸君，回想回想：我中國二百年明清兩代的白蓮和黨邪兩個教派就知道了。

白蓮教，是我中國最祕密的一個教派，於明清兩朝，迭謀起亂。黨邪教，以殺戮子女祭神爲最高尙之敬禮。其它種種異端不堪備述。總之，沒有一個教派，能爲人類之終向，能達到人生之終極目的的。

願望諸君！要仔細地觀察觀察，在我公教的教禮上，也是否有過這樣的現象；我想，誰也都得說是沒有的吧？

(乙) 我聖教會規和禮節統一的原本目的，在使世界人類都有心

意的聯合，一致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找到最後的安息之所，設若各國都能隨便創立教會，世界人類，非但沒有聯合統一的盼望，且能使各國鬧出許多爭執來。因爲人類共同具有一種「自是」的見解。這種見解是不讓他辯駁的，特此，種種弊端，皆由此而鬧出；甚至非但一國不得治安，且往往觸起國際之交戰來。由此以觀，各國之創立教會，非良計也！

（丙）真教是引人修德成聖，認識天主的唯一道路。若各國都能任意創設教會，各敬各的神，各行各的敬禮，朝令暮改，毫沒誠敬之態度；如此，莫說使人修德成聖，反將一般有真正之宗教觀的人們，也就沒處去投真主了。由此推想，凡爲人所立的教會，於社會上實無存在之可能了。

〔六四〕圖 據你這樣論法，能爲人類之終向，能達到人生之終極目的



的，唯有天主教；然我又問，天主也真立了這個教嗎？

■ 天主不但真立了這個教，而且也爲衆人都容易認得他的教會，又定了一個準確的標記。這種標記，是很重要的。因爲他的上智早已料到，將來必有各色的教派出現；他們都要稱自己的教會，是基督督創立的教會。所以基督督與他教會特定了四種明顯的標記，以防裂教之假冒。茲列於下章：

#### 第四章 ◎ 論基督督宗教的標記

〔六五〕圖 基督督宗教有那四種標記？

圖 有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四種標記。

〔六六〕圖 何之見到基督督宗教獨有以上四種標記？

圖 基督督宗教所以獨有這四種標記的原因：

(一) 因爲她無論在何處何時，(甲)有一樣的道理；(乙)有一樣

的祭獻，一樣的聖事；（丙）有一個上司。

天主教教的至一，很爲顯明，令人莫不奇異。凡在信德的道理上有差錯的，或反抗上司神權的，一概革除教外。普世的公教信友，不惟信仰一致，而且祈禱與敬禮，也無不一致，即在行敬禮上所用的言語，大約也都一致。故此，你無論走到那裡，就連你流落在外的時候，但一進了公教的聖堂，也無不登然覺着如在本鄉一樣。

（二）天主教教的至聖，（甲）因爲她的道理是聖的；（乙）因爲她忠誠保守一切成聖的方法，並也實地施行那些方法；（丙）因爲在她裏頭，世世代代常出聖人，天主也往往用靈跡，証明聖人們的聖德。

天主教教的道理，對於罪惡，是極嚴厲的。雖然有時，人心道德墮落，而她的道德原則，總不改變。她向她的信徒所要求的，是犧牲與克己。她加給他們修成全的職任，同時也賦與他們一種力量，能實

行非常的德行，輕視一切外表上的假善。她常有她的司祭，爲生者與將死者，施行聖教得聖寵的方法。尤其是，她有無數的聖人，證明她是至聖的；因爲無時無地，無男無女，無老無幼，無貴無賤，不有成聖人的。這樣的確証明，在公教內實有聖德的傾向。

(三) 天主教是至公的，(甲)因爲她從基利斯督以來，無時不存在；(乙)因爲她傳遍了全球各地；(丙)因爲她還是常常的向外發展廣揚。

按最近的調查，公教人數約有一切裂教與邪教人數的總額，公教人數現有三百餘兆之多。

(四) 天主教是宗徒傳下來的，(甲)因爲她的道理是宗徒們傳的道理；(乙)因爲她的監視人(就是教宗與主教)，是宗徒們正式的接位者，教宗與主教結合的團體，便是厥初宗徒們結合的團體。

惟天主教可以證明自己是從宗徒傳下來的。實際上，她自古以來，已証明了。聖依來內辯護公教的道理，爲純粹的真正，所用的証據，便是；因爲公教的道理是從宗徒世世相續傳下來的；他說：『我們皆可歷數宗徒在教會裏所委派的主教，及他們的接位者，直到我們今日』。

以上諸述：此乃我公教所以敢稱爲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幾種標記。凡沒此四大標記的教會，皆不得謂之真宗教。

### 第五章 ◎ 論周後中國教會的派別

〔六七〕圖 周朝以後我國教會共分幾派？

圖 大概分作三派：（一）道教，（二）儒教，（三）佛教。

〔六八〕圖 道教是何人立的？

圖 道教創立始祖係老子。他有意復興中國人的宗教生活，但

終於沒得到要領。他本是一位隱跡的哲學士，所以當時的一般民衆，對他很是漠視，他論超性生命的根本問題，的確是高尙絕妙，近乎基利斯督宗教的意味。據道德經上的記載，他的道理，似乎有一個超出世物以上的，非物質的，神體的「在」；這個「在」造生了天地萬物與保存掌管萬物。他又主張人非用極嚴厲的克苦生活，不能成爲神仙，不能親近這個掌管天地萬物的「在」；他說人的真正生命，是同私慾交戰。老子的道理雖是高尙，所收的效果，却甚鮮少。原因：卽在他形學上的研究，玄妙過極，以致一般腦筋靈活的學者，都不得澈底了解；在他著作中又有些暗昧的語話，和雙關辭調，的確叫人難領會。厥後，他的門徒，把他的道理，組成一個宗教系統，與別的一切神話，迷信一般無二。是以道教祇有老子之名，而無老子之道。更無天主設立此教之可言。

〔六九〕圖 儒教是誰立的？

答 儒教創立的始祖係孔子。他是一位倫理哲學的專門家，本沒想要創立一個宗教，更無要使人恭敬自己的私見，其目的：在把古人的遺傳復興起來，把倫理的觀念，深深的刻在人民的心中。使人們都一致恪守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五倫大禮。總之，凡人民所當行的，及爲人民有利益的一切事情，他都要負責指導，使人民領悟的。孔子雖不是創立宗教的，但他的倫理學說很影響到社會，尤其是影響到高等社會的人物勢力最大。厥後，一般專弄文墨，而不通世故的儒子，特參以讖緯之謬說，把孔子的學說，組成了一個宗教系統。所有的主張，雖亦指導人向善，勸人避惡，然總由人立，如何能盡善盡美？關於人所以爲人的天賦任務，均未明示，似是無何遵循。而所以爲人的究竟，更未談及，亦將何指能獲邀天堂之真福？既則

無有達到人生之終極目的的可能，亦無宗教可稱的必要。

〔七十〕問 佛教是何人立的？

答 創立佛教的始祖，是釋迦牟尼，故亦稱釋教。於西曆六十五年前，從印度傳入了中國。那時中國的平民，對於儒教正在隔膜着，所以佛教一傳到了中國，很受中國一般平民的歡迎。雖然儒教的信徒竭力攻擊，然不久佛教已傳遍了中國。佛教在中國對於來世的道理，也不是沒有變態的。他們的首篇道理，原來是「涅槃」，係梵語，換句話說，即是：脫去煩惱，人於不生不滅之門。這是他們最高的目的，最後的歸宿；故此，他們不信身後的生命；然而在中國的佛教教徒不但確信身後的生命，而且還信天堂爲善人受賞的福地，地獄爲惡人受罰的魔獄。佛教的和尙們，特別又以地獄刑罰的嚴厲，來威嚇平民，深深的印入在中國人們的腦筋裏，使中國人深信他的宗教是獨一

無二的真教。又爲使他們的教徒，都能走光明的途徑，而度着清潔的生命；爲造到這一步，所用的法子，就是：守齋，克苦，進香旅行：……。以外又與和尚制下規律：如：節制婚姻，神貧度日，遵聽上命，共同營生：……，一切瑣屑問題。若專就形式上，來觀察，勢有在中國廣揚和永久存在的氣象。據歷史上的記載，她在中國，也幾近有了兩千餘年的生命，然精神上非但沒做出什麼神奇的效果來，反將進於怠惰沒人倡談之途。這是什麼緣故呢？我以爲最大之原因：首在教祖非爲真神，沒有保存教業存在的能力；次在他們的道理，非爲真神默示的，而缺乏系統的組織；三在他們恭敬神的祭禮，沒有統一的秩序。至論我公教的四大標記，在他的徑途上，毫無可見到的餘地。

## 第六章 ◎ 論中國已有的教派

〔七一〕圖 中國古代已有什麼教派？



〔答〕據歷史考察中國古時有了——回教猶太教，天主教。

〔七二〕回教是何人創立的？

〔答〕創立回教的始祖，係第七世紀的謨罕美德，他生於阿拉伯之麥加城，性質暴躁，舉動粗蠢，勇於戰鬥，長於口才；他有意恢復原始的宗教，他就把猶太教和耶穌立的教會合而爲一，另創一新的教會。五年後，竟招集徒衆百餘人，授之以教理，使他們都有一致的信仰。他的重要道理，是：「阿刺」獨爲真神，自稱爲「阿刺」的大先知。他的信徒皆當信有一個真神，信天神，信先知，信死者得復活。又爲堅固他徒弟的信德，博覽古新兩約書，參伍組織，著了一部可蘭經。他的內容，概爲關於教內的緊要道理，但其中有許多地處，是抄襲我公教的道理，譬如：

「你們要往普世界上去，找那些不收留你們的人吧！——你們

寬免得罪你們的那些人罷……等等一切基利斯督的聖話。形式上似乎是真教的聖書，但缺乏系統的組織，和天主默示的奧義。譬如：

一日夜半，謨氏正在祈禱着，半個月球自天降在他的懷裏，他不願意接受這個隆重的大恩，又爲憐憫世人起見，於是又把這半個月球送往天庭。據他說：這天庭與地面之距離，約達四九五萬啟羅米突之高。他在天見了一位美如金玉的天神，體高有二千五百萬啟羅米突。以後又往前走上了天庭的最高之峯，即天主之寶座台前，見了天主，與天主握了握手，覺得冰涼，遂卽向求天主說：『求爾賜我吃喝睡覺之恩』。天主答說：『吃喝睡覺全隨便，只要不悞念經就行了。以後便回來世上』。見可蘭經

論天堂上的福樂，多半係放肆肉情的快樂；人要升天堂，該戒玩骰，戒嗑酒，戒吃猪肉。他命人沐浴，守齋，祈禱，行哀矜，另外命

戰人爭，殺滅非回教徒。他認可多妻制，許離婚。他的最大弊端，即是：信仰「宿命論」，相反真正的理性，敗壞良好的風俗，取消人的自由權，打倒倫理的法律。他又說：「德行唯一的賞報，便是死後，天堂的肉情的快樂。更使可怕的，即是：回教教徒抱的非常的宗教熱狂，用極殘虐的手腕，強迫一總的人，信從他們的教會。」

以上諸端，乃回教教徒所必應恪守的嚴密教規，至論真正或否，我想，諸君回想回想：我對於真教所說的四大標記，也可知道的確。

### 第七章 ◎ 論猶太教

〔七二〕問 猶太爲何教？

答 猶太教，即我公教之舊教，猶太人所信仰之宗教，亦有藍帽教的稱呼。他們信仰的唯一真神，即是：「耶和華」。

據史書上的考查，此教於漢世，就傳入了中國，起初猶太教民，僑

居在北平，厥後，出了一些「賢而有德，能而有才」的人們，漸漸地受中國帝王的信用，也加封令以爵位，這樣他們在中國僑居和設教的根基，也就漸漸地較前越發鞏固；所以到現在中國還有他們的後裔和教義。人數最多而最常久的，首推爲河南開封一處，現在還有碑碣在焉；那上邊的記載：概爲關於她在中國傳揚的史略和她的緊要道理。至論她是真正的宗教或否？對此我有兩種觀點和評論：

(一) 若觀察他們的原文經典，具都和我公教舊約全書一字不差；但其中最大之弊端，即在他們把這舊約中所含的奧義，都註解錯了。

(二) 猶太教，在起初，原來就是天主教，不過在起初很不完全；所以天主特將其聖子遣發於世，以做完整之功。據此，則舊教自無存在的可能；而猶太人非但不信耶穌完成的大功，且還依舊地恪守

着舊教的一切。此二者，即我公教所以不承認她是眞宗教的理由。

〔七四〕圖 據你們這種講法，除了天主教之外，別無第二眞宗教了？

圖 天主教所以稱之爲眞宗教的原因：除了四大標記之外，還有幾個很顯明的証據；介紹如下：

(一) 因爲她是天主親自立的；她的道理與規律，都是天主直接啓牖，宣示頒行的。

(二) 因教中道理，俱屬眞實無妄，正大光明；凡關於人所當明悉的，而教中講解甚詳。

(三) 因教中各項規誡，純爲盡善盡美，使一般信她的人們，都養成有「克己復禮」的良好習慣。

(四) 因凡奉教人，堅信她的道理，恪守她的規誡，卽成善人；倘若抱有誓死不改的鐵志，死後便得天堂的永福。此乃我所敢謂天主

教之爲真教的幾點理証。

第八章◎天主教論人在世應當遵守國家和其它一切長上的規

律的原因

〔七五〕圖 如何知道天主教不斷的勸人好守規律呢？

答 我以爲解決這問題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從聽命上下手，因爲守規矩的唯一動機，就是聽命；關於此點，聖經上記載的非常清楚；聖保祿宗徒說：

「世人該聽長上的命，因爲沒有一樣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以誰要無理反抗長上，就算反抗天主；誰要不聽長上的命，就是不聽天主的命。不聽長上正命的人，是與自己尋找永禍，而被罰在一個永遠飢渴，永遠咬牙切齒的魔獄裏」。聖伯多祿宗徒又說：

「你們該聽帝王和他委任的一切官吏的正命，因爲他們負着安和

社會和懲罰惡者的職責。

你們該優待衆人，而害怕天主與尊敬帝王，這樣纔翕合天主的聖意』。聖弟冒德說：

『你們爲帝王和有大權位的人念經罷？求天主賜與他們一個明智，使他們竭力辦理國事，我們好能得到平安的度日；這是我們在天主名下所得的一個最寶貴的職責』。聖保祿宗徒又說：

『你們應從難守的命令，不是爲着怕長上生氣，是因爲你們各有良心』。又說：

『你們該與誰納稅，就與誰納稅；該人的，還給人；該敬誰，就敬誰，除了彼此互相親愛之外：絕不應鬧出什麼爭札的事來。所以凡是那些娼婦，賊竊，醉酒，罵街的人們，都不得升天國』。有別的聖人們說：

『凡是隨從肉情，慣犯罪惡，恭敬邪神的人們，都不得入天國，因爲天主將來要以公義而按各人的善功罪過，來審判世人』。

以上諸述，皆有關於我人之聽命事，故特將此節摘出，以備諸君省問之便。

〔七六〕圖 任他怎樣苛待我們，我們就不許和他抵抗嗎？

圖 的確，雖然有一般帝王和專政的人們，爲仇視天主教的緣故，對於天主教的教徒，行慘殺和其它的一切苛待。就上推想，實則可以和他決一死戰，然而要做一個真正公教信徒，非但不能抵抗，也不能懷有復仇的隱心，且還得爲愛天主的緣故，整個的服從他們。這種原因：即在我們知道他們是天主選用的人；他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天主而有的。遵守他們的規律。就是遵守天主的規律。反而言之：人若違背不了天主的誠命，也決背棄不了國家的法律；特此，我



敢斷言之：人若不忠信帝王與政府，雖言其爲教友，而實無教友之資格。

這個聽從帝王和政府命令的教規，是天主親自規定的，永無更改的可能；否則，公教便要歸於淪亡的境地，所以誰要犯了國家的法律，和其它一切長上們的使命，是必得受罰的。雖則有時能逃脫了國家的法網，然無論生前死後，終于不能逃避了我全能，全知，至公義的天主的嚴罰。這是我聖教會定而不疑的一端結實道理。這種道理，我想：任何國家都得歡迎。

再說，我天主教對於國家和其它的一切長上所制定的規律，不但維持奉守，且還要成全他。因爲國家法律所及的，只可在有形的事案上，對於那些內心的犯法者，是絲毫都不能收效的。再者，人所制定的規律，僅能拘禁犯法輕的人們，對於那些犯法重的，譬如：自盡的

人們，縱然有人知道，他以前所有的過失，也決無施罰的可能了。本來這樣的規律，是任何國家所都渴望的；無奈，是不能實現的。假設，國家能定這種規律，國家一定能得到治安。但我公教關於此項的主張，頗適合個個國家，因我公教道理的動力，能感動人心，使人知道：天主一造了人類，就賜與各人一個良心，使人恪守國家或帝王和其它一切長上所制定的規律。任他犯的什麼罪，做的什麼惡；或是當面，或是暗地，總沒有天主所不知道的。不但如此，且又使他們知道：天主準要嚴罰惡人永遠受苦，另外重罰那些暗地犯了罪過，生前沒得受過罰的人們。所以要確信這端道理，且又照常遵守，那末，雖在極隱密的，時候，也決不敢違犯規矩，而反天主，背棄長上了。

聖教會之所以如此忠心來協助帝王，和其他一切長上，使人民都聽從規律的原因，是理該如此，不得不如此，同時也能得到人們對於

聖教會的重視。這是我公教論人一生該當如何遵守規律的一個概要。所以誰要認爲天主教是：異端邪教；待遇如同佛老……等教，實則不合倫理，晦氣萬分的。

### 第九章 ◎ 天主教論人在世上所應守的誠命與任務

〔七七〕圖 如何知道：天主教，不但保存規律，且又使人善守誠命與任務呢？

答 你們若願意知道：天主教論人在世所應守應盡的誠命與任務，是什麼？我只可把天主十誠簡單的向你介紹介紹；因爲人類所應守應盡的誠命與任務，全在十誠以內包含着。前三誠，是論愛天主。後七誠，是論愛人。茲將各誠分述於左：

（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換句話說，就是，該棄絕一切的邪神異端，專恭敬獨一無二的天主，須較之萬物，更爲親切，不得因貪

戀世物，背逆了天主。

(二) 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換話說：即是，不可妄用天主的聖名，以發虛咒假誓。

(三) 守瞻禮之日。意思是，每七日中的一日，當更加誠心，祈求天主，保佑國太民安，恩賜父母親友神形康吉。

(四) 孝敬父母。這一誠內容頗爲繁雜，雖言孝敬父母，然所當尊敬的，何況只有父母？他如：帝王，官長，主任，師長……等，都有可尊敬他們的必要；分述如下：

(甲) 帝王官長與平民：平民尊敬帝王官長之一事，亦是天主之所命，聖經上說：

『皇上的歸於皇上，天主的歸於天主；該給誰納糧，就給誰納糧。凡不願納糧繳稅，譏笑官長的人們，不但背了天主的誠命，且又

是犯了國家的法律，將來必得要受天主的嚴罰。因為他負着替天主教訓的權柄，所以得罪了他們，即是，得罪了天主』。這是他們因天主而得的一點權利。

然而他們不但只有所享受的權利，且也有所當盡的義務；我以為他們的最大任務，即是，不可視國家為自己的私產，專為自己的子孫謀幸福；該為全體國民謀公共的利益，保護他們的性命與財產，使全國民眾，都能得到和平的生活。賞罰僅以公理判決，切莫懷有損人利己的偏見；故此，聖經上說：

『你們僅該遵照公理，判決民事，救出那些受了冤屈的人來，切勿再使他們陷在惡人的苛待之下；不然，天主將來也要審判你們』。

(乙) 父母與子女：子女之所以應當孝敬父母的原因：即在他們富有生養的恩功。子女為報答父母的生養之恩，不得不有此一番的孝

敬之心。孝敬的對象，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以靈魂作對象，一方面是以肉身作對象。

以靈魂作對象的孝敬方法：無論父母在生前或死後，做子女的，該常爲他們念經，祈求天主賜與他們一個永遠的安息之所。設若他們於生前有種種不良之惡習，子女應以和藹的態度與言語，以盡善勸之責，使他們好有覺悟改過的希望，以免陷在痛哭哀號的領域裏。

以肉身作對象孝敬法：我們知道：父母對於子女的愛，是無言可言的。他們所以要這樣的愛，固然生于天性；但總也有點願望將來能得子女的幫助。談到這地，我想，諸君又問我：子女既則有這種幫助父母的專責，然而所要幫助的，是什麼呢？那末，今就我們親身所經歷的說罷：

父母得了重病，或因年老無以自立：做子女的，即應善盡奉養之

責，絕不准顯出有惱恨，嫉妬，愁眉，皺眼，氣聲，氣語，願望他們受些天主不願加給的世苦，以致早死而得承受家產的，一切不良的行動；否則，便辜負了他愛我們的赤心，終于難免不受天主的嚴罰。

子女既有這種養老的天賦義務，做父母的也必須預先造成了子女將來完成這種專責的能力。從此，可以推想，做父母的也並不是沒有責任的；他們對於子女的責任，也可從兩個方面來說：

(一) 以靈魂做對象而有的責任：我以爲最關緊要的，卽是，父母應照定子女身心發達的程序與能力，而授之以適當的經言和道理，更以聖人們的遺範，引導之，以養成良好的品性與習慣，使他於天主的道理，有一澈底的認識，將來好做一個精勇熱心教民，而謀天主若大之光榮；天主亦因此而賞給他一個永遠享福的樂園。

(二) 以肉身作對象而有的責任：子女之肉身所以應當注意的原

因，即在他們若沒有健全的體格，將來也必不能善盡他們的義務。子女既無完成他義務的能力，父母亦隨之而得到種種的不幸，所以父母保養子女的肉身，是應盡而當盡的任務。完成這種任務的進程，可分作三個時期：

(一) 胎兒期，這個時期，有關於子女將來於來世的幸福和苦惱，故此，做父母的，不得不十分注意；所當注意之點：

(甲) 節制房事，

(乙) 營養充足，

(丙) 運動適宜。

(二) 幼稚期，嬰兒自出胎後，至其一切神經聯絡處及意志統一力建設穩固的時候，謂之幼稚期。子女在這個時期內，其一切生活問題，都不能自立，非賴有父母之保養，而無以維持性命。故此，父母



亦不得不盡保養之責。保養之要須：

(甲) 子女在幼稚初期，飲食宜選擇易於消化的食物；穿的衣服，宜照定時令而變換；禁施之以嚴重的體罰。

(乙) 子女在幼稚中期。宜將其送入公教學校；同時也賦給他一切有趣的勞動事項，以養成其堅忍耐勞的作業習慣。

(丙) 子女在幼稚後期。父母宜審察其對於各科的心得和能力，而與其擇一適當之作業，以備將來於社會上去找出路。

(三) 青春期。子女一到了青春時期，一切生活途徑的擴展，異常迅速，其心中常覺有一種新特立自許的精神，而急欲用之於成人界限之內，出向社會去工作。奈其心性時有變動，而乏之有果斷的能力，於是在作事上，非是過於精密，即是過於潦草。欲免斯害，做父母的，當使之常作結果有定之事務，而以真確實用之學識與技術，以

灌輸之，直達有自立的程度而後止。

雖然以上諸述，並不是呆板而不容更改的。理論上雖是如此，然在實行的時候，還得照定各人的環境，以決定其施行的準則。假設一般做父母的，的確能按照自己的實力，去謀子女的幸福，成功與否，天主決無處罰之道理；否則，有力而不爲，且偏走向下流社會，而染上一切流氓的惡習，以致全家老幼，具都做了討飯乞丐，這樣做父母的，不但得受天主的嚴罰，且是地獄裏的惡魔，亦必勝怒而逐之。

(丙) 師長與門徒：門徒之所以應當尊敬師長的原因，有二：一則因爲師長代有父母的職權，二則因爲門徒的一切知識與學問，皆因師長直接教授而得。

師長既有此兩點可尊可敬的必要，門徒亦不得不誠心聽從。是故，每遇有師長頒出正令的時候，做門徒的，亦必得以慷慨精神去專候

使令。

師長之對於門徒，雖不及父母之與子女的關係密切，但亦有所應盡的責任；我以爲最重要的事項有四：

(一) 務須先使門徒，對於天主，和天主的道理與規誡，有一明細的認識和信仰。

(二) 教師的言語和行動，應顯出一種親切和藹的態度來，以做門徒倣效之模範。

(三) 每遇門徒有非道德的行爲和習慣，教師宜就地施頒禁令以糾正之。

(四) 凡所應授的學問，或技術，教師宜實力教授之，絕不應顯出有怠惰或無味的情來。否則，遺害青年，其罪不淺，終難不受天主的嚴罰。

(丁) 主人與奴僕：奴僕之所以應當聽從主人的使令，因為主人也是與父母，師長同樣的負着天主賜與他們的權柄，所以做奴僕的，切莫反抗主人的正令，更不應懷有殘害或私吞主人的財物的惡心。特此，聖若望宗徒說過：

『僕人們：你們遵聽主人的命吧！決不可懷有二心，該當一心一意如同聽天主的命令一樣。

你們爲着天主的緣故，服從他們；不要專看眼前，單圖使別人喜歡』。

主人既與父母，師長被賦有同樣的權柄，在他們所盡的義務上，也自不能與他們兩樣；是故，主人待遇僕人，亦當視如自己的子女或門徒一樣。其所當注意之事項如左：

(一) 每遇僕人有不懂得的道理與規誡，主人立即助以指導和規

勸，絕不可強使僕人在罷工的日子里，去作勞力的工作。

(二) 僕人，每遇到有困難的事項，主人即應就地與以協助。

(三) 發給僕人工資，應照定僕人之勞動率，而授之以公道的薪金，絕不可諒其無能，而特施以剝奪的手腕。特此，聖經上記載說：

『你們做主人的，待遇僕人，該視如自己的子女一樣，切毋過於威嚇他們，因為他們和你們的天主，是在天堂上至公至義，絕沒因富而愛，因貧而惡的私見。他造了萬物，任他或大或小一樣照管』。

(戊) 丈夫與妻子：妻子之所以應當服從丈夫的指導：一則因為有天主的命令，二則因為丈夫所擔負的責任大於妻子。是以做妻子的尊敬丈夫，雖不必似如子女之尊敬父母的一般嚴重，然而亦不可懷有賤視丈夫的惡心，不聽丈夫的正命，整日的吵鬧，使他不得一點安樂，甚而觸起他的厭世主義；這樣做妻子的，恐則難免不受天主的嚴罰

罷？爲警告一般做妻子的，切勿染上這種不良的惡習，聖保祿說過：『妻子該聽丈夫的正命，如同聽天主的命一樣，因爲天主賜給了他們管理你們的權柄』。

天主既只把這種權柄交與了男人，且同時也委給了他們不少的義務，如下列各項：

(一) 妻子的衣，食，住，三大問題的需要，則丈夫應負有完全供給的職責。

(二) 切勿視妻子如奴婢，而施之與種種的苛待。

(三) 若妻子不恪守聖教會規，丈夫即應加以扶導，切勿障礙她做有益於道德的事業。

(四) 每遇妻子有浪慢的惡習，或則有關於家境之落伍的種種不當事項，丈夫則應依聖教道理規勸而挽救之，絕不可施之與嚴重的體

罰，和其它一切不道理的謬言。特此，聖保祿宗徒也曾說過：

「丈夫該當愛他的妻子，如同愛自己一樣，因為她在你身上，有很大的幫助」。否則，也和妻子一樣難免不受天主的嚴罰。

此外還有一切靈魂的長上，和其它的親屬，也俱都和帝王，父母，師長……一樣有可尊可敬的必要。但是我們無暇挨次地去論，總之，我公教在天主第四誠上所主張的：任他靈魂的長上，或是肉身的長上，都有可尊可敬的必要。

(五) 毋殺人：這一誠的原始目的，是在使人知道保護別人和自己的靈魂肉身的性命：

(一) 不許殺人的肉身。這句話並不是固定而不能變更的；它的根本用意，是在使我們知道：不許無緣無故的打傷殺。一旦要有別人無理由的來傷殺我的性命，也沒逃避的機會；那時，我只得爲着保護

我自己的性命，和他決一死戰，如此，雖將他殺死，亦不得被爲殺人的罪案。然而要確有可逃脫的時機，任他怎樣可惱，決不準傷害了他的性命。

能傷害人的性命的，不但只有器械，心裡也能殺犯殺人害人的罪；卽如：惱恨，嫉妬，忿怒，咒人，罵人，難爲人……一切不良的行動，都是第五誡上所嚴禁的。

(二) 不許傷害人的靈魂。肉身既有可保護的必要，靈魂乃天主的肖像，關係我人的永生命，於保存上更得十二分的注意。其所應注意的事，亦可分作兩項：

(甲) 切勿效法魔鬼，特的，指給人犯罪的方法，譬如：教給小孩子偷盜，和它特製一切不良的環境……。

(乙) 凡有關於他人不可倣效的一切不良的模範，切勿演示於大



衆，以使他人倣效。譬如：塗說邪淫的語話，主日不罷工，不進堂，不念經……。

這樣立壞表樣，不但自己犯了罪，別人因着他的壞表也犯了罪，天主勢必不能寬赦。吾主耶穌對此，亦曾說過：

『誰立壞表樣，引誘這些信服我的孩子們犯了罪，不勝用一個磨碁子，拴在他的脖子上，扔到海裏更好』。所以傷害人的靈魂的人，是最可惡的，也是天主親自告訴與我們的話。願望諸君聽此勸告！

(三) 不但準傷害別人，也不許傷害自己，凡傷害自己的人，是和自己找到了地獄。譬如：上吊，跳井，投河，嗑大烟，吞金……等。這樣死了的人們，不大容易有升天堂的希望。聖教會連殯都不給他送。其它如：吃大菸，吃醉酒等不良的習慣，雖不能立即把人製到死地，的確也是種損人的慢毒。第五誡亦最禁之。

(六) 毋行邪淫：這一誠上禁止一總不合理不潔淨的快樂。人若有潔淨的德行，很有光榮，因為這是天主最喜歡的事。人論肉身彷彿走獸，論靈魂相似天神，所以人除了婚配正色之外，肉身的快樂，皆不是正當的，是同走獸一樣的。否則，要壓服肉情而隨着靈魂的指導，打消一切不正當的快樂，那末，將來則可得到天神的座位上。特此，聖經上說：

「心裏潔淨的是真福人，因為他們得見天主」。又說：

「行邪淫的人，一個也不能入天國；在地獄坑裏，有他們的份子」。

從此，可以見到，這個誡命，我們決不可輕視了。我以為爲獲得天堂永福，逃避地獄永苦的方法有六條，分述於下：

(一) 躲避犯罪的機會。

(二) 宜端正而僅守自己的五官。

(三) 受誘惑的時候，就當快快地念經求天主保護；求聖母或自己的主保，及護守天神協助，以免此誘。

(四) 宜常行克苦的鍛鍊，格外要克苦自己的口腹。

(五) 宜多次善領告解與聖體聖事。

(六) 宜將自己處在繁雜的瑣事中，而不留絲毫的餘地。

以上六項，諸君如能堅持不變，地獄裏的永苦，則不難逃脫；天堂的永福，亦不難而得矣。

(七) 毋偷盜，這一誠的目的，是教人保護人家的財物。保守的  
方法有二：

(一) 禁正毀壞人家的財物，即如：踐踏人家的田禾，放火，奴僕故意損毀主人的家具……，都是毀壞人家的財物，務須禁止。

(二) 禁止妄得他人的財物，即如：明搶，暗奪，誑騙，串換假錢，攙糠使水，愚弄愚夫，搬挪界石，拾了他人的東西，知道是某人的，不交給物主，欠賬的，故意不還，剝奪奴僕的工價，放賬取重利……，一切瑣屑損人利己的行動，都是第七誠上所禁止的。

罪的大小，則以所得財物的多寡爲判定。若願將此罪得以赦免，唯一方法，即應把所得的一切不義之財，如數繳還。即便家境貧寒，一時無法償還，也必定志後日賠償；否則，便受天主的嚴罰。

(八) 毋妄証：這一誠禁止撒謊與壞他人的名聲。

(一) 禁止撒謊：天主賜與人能說話的目的，在乎使我們能藉此以發表各人的心意，但戒人口是而心非。緣此，天主而最仇視說瞎話的人們，聖經上說：

『魔鬼自開闢撒謊，他是撒謊的祖宗』。

厥初引誘原祖犯罪的時候，全是魔鬼說的瞎話，所以說瞎話的人算是跟着魔鬼學瞎話；在任何主要事情上，都不許說。

(二) 禁止壞人的名聲：關於此項，所應當注意的，約有四條：  
(甲) 禁止毀謗人：任某人有什麼重大的不是，絕不准你就把這個事，通知別人，而毀壞人的名聲。

(乙) 禁止妄証人：在他人沒有的事上，絕不准你任意捏造，故意毀壞他人的名聲。

(丙) 禁止誣告人：即是，每遇有兩家打架鬥毆，或其它一切瑣屑事上，絕不應在法庭當場，或其它一切長上跟前妄說他人的過失，以致使他人因此而受嚴重的懲罰，此乃天主所最痛視的。

(丁) 禁止內心妄斷人：判斷人的是非，是天主的事，絕不許無職分的人們，橫加猜計，而施之以者理據的判斷。

(九) 毋願他人妻：這一誠的目的，在禁止起一總的邪淫念頭，另外禁止妄想他人的妻子。所以聖經上說：

『你眼看他人的婦女，心裏貪戀他，也是犯了姦淫的大罪』。

是以願望一般親愛的教民，在無所不在的天主眼前，不但僅有端正的行動，且不該心裏妄起邪念。

(十) 毋貪他人財物：他人有任何好的財物，決不可顯出有貪愛，而欲私得的惡心；設若於不在自覺的時候，起了這樣願意犯罪的意思，應該竭力想法驅除。

以上諸述，此乃我公教常講的一端結實道理，使人知到：所應當盡的是什麼義務；也是天主於厥初就把這端道理刊在人的良心上，使人有判別善惡與賞罰的自覺力。緣此，而對於改正人的毛病上，亦有極大的幫助。

## 第十章 ◎ 天主教論人的毛病，和改革毛病的方法

〔七八〕圖 如何說，天主教能改革人的毛病呢？

圖 你們願欲了解這端道理，先應知道人有兩種最大的毛病：一是人於正理上的隔膜，二是人有向惡的欲心。這兩種毛病，是一切罪惡所從出的淵源。於吾人之身靈有莫大之害焉！諸君，對此，如果不敢確信，就可向我們日常所親身經歷的事實上，去觀察，就可知道了。譬如：吃喝嫖賭，而坑撒拐騙的，私結黨夥，而背判帝王官長的，解散家庭，而不顧仁義的……一切罪惡。若探其源，大都因人之不明正理而來。又如：慢罵鬥毆，而拚命打傷殺人的，戮子殺妻弑父，而莫顧五論的……一切敗壞本性慘害人類的罪惡，層出不窮。若探其源，大都因之有惡心而來。

我以爲在制禁這兩種毛病的唯一方法，卽是，信仰天主教，因聖

教會常向人講克制毛病的道理，和不改革毛病的害處。一旦進了聖教，聽了聖教的道理，在改革毛病上，雖不是爲着愛天主的緣故，但至少爲着怕受罰的緣故，而不敢再去作那些非道德所容的一切惡事了。此乃我公教所謂改革人毛病的一端簡單道理。

### 第十一章 ◎ 論聖教能堅固人心安慰人的憂苦不致失望

〔七九〕圖 常見有許多人們生前受了窮苦，沒有半點安慰，更使人所憐惜的，卽是，一不耐，便陷於失望的境地，而窮苦亦更行擴大；既然天主立了聖教，亦何不早施拯救之策呢？

圖 天主教的確能安慰人心，打破人的一切苦惱，使人不再失望的境地。關於她所以能夠如此的原因，有三項：

- (一) 因爲天主教保存善人死後應得的眞福。
- (二) 天主教勸人修德立功忍受現世的小苦，能走上永遠安樂的



## 途徑

(三) 天主愛慕善人，如同父母愛兒女一樣，常願幫助真心求他的人們，安慰他們的憂苦於患難之中。

以上三者，乃天主教安慰人心，解脫苦惱，使人不再失望的唯一救藥。是以雖有許多——行人怕受遠路的難處，兵將驚聞交戰的兇聲，孕婦胆怯產期的疼痛；然而稍一回想將來要得的真福，也就不似以前的那麼不樂而畏怯了。我所謂天主教能使人得安慰，解脫苦惱，而不再陷於失望的境地，卽此是也。

### 第十二章 ◎ 天主教非外國教論

〔八十〕圖 天主教道理雖真，然究係西國傳入，似不可從罷？

圖 天主教非外國教，乃普世人類所應共奉的一個真教。天下萬國，語言服色，雖不相同，然考其由來，則同出一本；而究其受於

天的正道，則又同具一理，是故所當欽崇者，實同係一造化天地萬物的真主。

是天主教既係造化天地萬物的真主所創立，決非只令西國人民遵奉；否則，便有碍於她爲公教的美名。不過，她那種真而切實的道理，在西方逗遛了較長的時期，一般於理智靈活的人們，窺透了其中的奧義，覺悟了其中的福利，便精勇慷慨的較我們先進了這個公而無私的真教。故於今日，來華傳教的教士，多係西人；而決非創在西國。猶如：孔孟生於魯，其道亦傳入於齊晉。設本地遭了災荒，民無以聊生，適有自外國運來多量的麥豆……一切食物，人勢必爭購無讓，決無一人以其非本國產物，誓死而不食。它又如：外國所出的，燕窩，丁香，白寇，洋參……等外國貨物，一般知識階級分子，皆爭相購用，亦不思其爲外國貨物，而有碍於本國之工商業的發達。又如：

釋迦佛教，由天竺國傳來，考其所購的各端道理，盡係荒唐無着，人反信而從之。今我公教道理，無半點不與真理切合之處，且還能以種種的實例，以証其真實無訛，一般於真理漠視的人們，不但加以信仰，且還推諉她是外國的教會，而施以屏棄之；如此，直如砒霜當吞，良藥不服的一般傻派了。

### 第十三章 ◎天主教不講相反正理的道理

「一八一」圖 天主教常講：一個天主包含三位，人生來就有原罪，聖母雖生耶穌而亦不碍其童貞，和其它的一切令人莫測，似是不合理論的道理，怎可使人深信而不橫生懷疑呢？

■ 我聖教道理確有許多爲人所不能澈底了解的。要說，有一星不合乎理的，我是要始終抗議的。所要抗議的原因：卽在她是全能全知的天主親自默示於人類，藉此，以光照世人的明悟，使人順從

良心的指導，而攻擊一切非理的事蹟；否則，便可把這種欺騙人的罪過，歸罪天主。我想：凡稍些對於天主熟悉的人們，也決不會說：我聖教道理，是不合乎理論的罷？

至論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倘若我公教的論調是：只信有一個天主，而其實是有三個；或是說：只有一位，其實是三位。如此，則可說公教道理，實則不合理論，因為說三個不是三個，說一個而又不是一个，是一口兩舌而互相矛盾的講法。我公教始終沒有過這樣的講法。所以我肯定的說罷：我公教自來常講的，即是：天主論性體是一個；然而在此一個天主之內，含有三位。這端道理任何人都不能說是，不符合正理的，只可說，這是：天主最奧妙的一端道理；腦筋微小而簡單的我們，終於不得領會透澈的。這種所以不得貫澈的原因，即在我們的悟性，是有限的；而天主的本性，是無限量的。若以此有

限而微小的悟性，能懂得那無限無量天主的奧理，天主無限無量的美善，將指何稱呢？

雖是奧妙的達到了極端，然而要依着我們的思考作用，關於他所以不相反正理上，也能知道一點。譬如：

天主照定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類，同時也賦給了各人一個靈魂；這個靈魂之內含有三種作用：「明悟，記含，愛欲」，總稱爲三司。明悟是思想作用；記含是記憶作用；愛欲是愛情的作用。若專就其作用上看來，似乎是使人相信，人有三個靈魂；然其實人何嘗有三個靈魂？

論天主三位一體的道理，亦彷彿如是？一個天主包含「聖父，聖子，聖神」，總稱爲三位。聖父是造生的天主；聖子是救世的天主；聖神是愛火的天主。若專就其所有的任命上，來設想，似是使人相信

他是三個天主；然其實共是一性一體一個天主。

論原罪的道理：是說的人，雖然還沒生在世上，沒有犯罪的可能；但能被受原罪的連累，一生到世上，就是天主所恨的人。關於這端道理，我舉個例子，諸君，就不會納悶了，譬如：

皇上封某人一個世襲的爵位，賜與他了許多的金銀財寶，倘若他能堅持到底地忠心待遇他的皇上，皇上也便把這個偉大的爵位，永久的賜與他的後代之中。莫想，在他還沒得到子孫的時候，他就做皇上的叛臣；皇上因乃加之以嚴罰，取消了他的爵位。如此，不但自己失掉了這個爵位，且是後代子孫也沒再得的希望，和他的祖先同是做了皇上的敵人。

若以爲這個皇上，即是天主，他用黃土造了原祖，賞給他們許多本性和超性的幸福，也給他們規定下幾種誠命，倘若他們能終於不改

變了志向，始終聽從天主的使命，天主也就使他們永遠享福，並且也把這種享受永福的爵位，賜與他的後代子孫。可惜！我們的原祖和那人一樣，還沒待有了子孫，就背叛了天主，犯了不聽命的大罪，一切本性和超性的恩典，天主依舊的收回。這種嚴厲罪罰，不但原祖自己受了，他的子孫也和那人的後代一樣被天主罰在痛哭哀號的境地，做了天主的敵魔。諸君！回想回想，人生來即染原罪的道理，有何不合理論的隙地呢？

若問一個童貞女，如何能生耶穌呢？沒有別的話答，就是，因着天主的全能。天主的全能，不用父母，但用黃土造了原祖；天主的全能一樣也能造救贖人類的第二個原祖，就是耶穌。天主降生，原不能按人道，必用天主的道，就是，天主聖神的全能，用聖母的淨血成胎，碍不着聖母的童貞。對此，我說個比方，你們就不會懷疑了，譬

如：

太陽的光，照在紅色的玻璃上，那一道光，一透過玻璃，就成了紅的，借着玻璃的顏色，到底不損壞玻璃。這樣天主用聖母的淨血成胎，造了耶穌的肉身，不損壞聖母的童貞。如此說來，聖母雖生耶穌，而亦不礙聖母的童貞，又有何不合理論的呢？

腦筋簡單而微小的我們，對於這些神奇異妙的道理，的確，不能了解萬一；不然，道理的奧妙，則將指何稱呢？是以絕不可說，凡爲人的悟性，所不能領會到的，都不可信。這句話，我公教始終所要廢棄的。其原因，介紹於下章：

第十四章 ◎ 論聖教道理懂與不懂都有可信的必要  
(八二二)圖 爲什麼說，聖教道理，雖然不懂，還該信呢？

圖 我們在一切事物和理論上信仰的原則，絕不的以懂得或否



，作爲判定，因爲有一些事物與理論，是人的悟性，所終于不能領會到的，然而仍然該當確信；今就我們眼所見到的幾個自然現象說罷：天體和地球的構造，以及日月星辰的部位和運動一切的自然現象，雖置此科學昌明的時代，然而却未有一人能知道它的真確的；所知道的，也不過是它的一個表面而已。雖是如此，然而你們也確信，這些東西，是沒有的嗎？的確，有如是朦朧的人們，我便說他是一個失了理性的瞪眼瞎子。

從這個實例上，便又觸動了我一番較深的感想：我們知道，天地萬物，都是因着天主全能的造化而有，這是任何人所都不敢疑貳的。對於他的受造之物，既然我們不得知道底細，而對於他本身的一切，更是不能了解萬一的，何況他的明智又是無窮無盡的？以無窮盡的明智，而論述自己的性體，當然是得奧妙，是得超越人的悟性的，否

則，造生萬物的大主與人物高下的區別，又將何見呢？特此，我肯定而言之：能爲我人信仰之原則的，即察其是否是天主默示的道理。若是天主默示的道理，不顧其懂得或否，只是一確信而已；否則，便可拒絕勿論。原因，卽在他是至真實，而且又是至忠信的，決無騙人的惡心。

〔八十〕天主賞給人一個明悟，藉此而得察知一切事物之理，似是無須再用天主告知我們什麼；然你爲何又說，除了本性之外的道理，還有天主默示的道理呢？

答 的確，天主賞給人了一個明悟，利用牠，能得悉一切本性的事物之理，但是牠僅係超性的一小份子，在理解一切超性的事理上，難免沒巨大的不足之感，特此，天主在人本性的悟司之上，又賜與了人一個超性的悟司，使人藉此。清楚認識天主，而得享受永遠的

眞福。

若視察我們公教舊約全書，起初，我們的原祖父母，未曾犯罪以前，關於天主的道理，用本性的悟司，可以略知較多，至于其他事物之理，即可推知清楚；自從原祖犯罪之後，悟司便覺昏瞶，而乏有完全辯別邪正眞假的能力；不但關於天主的道理，即其他一總事物之理；亦多有推知不清者；故于一切認識，恭敬，愛慕，事奉天主的道理與方法，非賴有超性的悟司，而莫得察知其中的精微，甚至非但不能得到其中的利盡，且還有許多弊端，爲之出現；因有許多人，單靠着本身的力量，誤用本性的悟司，創立了許多異端和邪教。由此以觀，人若僅靠着本性的力量，終難于完全清楚認識眞宗教？恭教眞天主，而得救自己的靈魂，是故非賴有超性的悟司，以察知天主默示的道理，去找眞宗教而不可。

〔八四〕圖 然而如何知道，聖教道理，是天主的道理，且又是默示於我人的呢？

圖 關於這個問題，有許多証據，可以証明，譬如：

皇上爲治理國務，以告示通知全國民衆，願使這幅告示發生效力，所應當注意的事項，有三條：

（一） 告示該是皇上親自發啓的，

（二） 告示上應有皇上的玉璽，

（三） 又該自己出令使人宣佈全國。

凡有一上三項特徵的告示，國民都應一致遵行勿阻，否則，便該以法律處罰。以同理言：

聖教道理，都是天主默示與人的；也有天主親自寫的；也有天主默示給人寫的，都之，有許多証據，做了自己的玉璽。又是天主以全

能而宣佈廣揚的，從此，可以推想，這些道理，都是天主的道理。又是天主特恩默示與人的。

### 第十五章 ◎ 論聖教道理都是天主親自命人記錄的

〔八五〕圖 聖教會，的確，是天主親自立的，也是任何人所都不可疑惑的；然而如何會証明聖教道理，也是天主親自命人記錄的呢？

圖 我們在第六章上，提到·猶太教內的原文經典，具都和我公教的舊約全書，一字不差。這種所以不差的原因，即在它們都是天主親自主使寫出來的。

你們當知道，在厥初時代，人類中所有的宗教，都是天主教；厥後，漸漸地失落了真傳，一般於真理漠視的人們，便把天主忘在腦後，去敬了邪神。其中，獨有一個被天主揀選與幫助的猶太民族，而恭敬一個獨在萬有之上的真天主，打破一切教外的異端和邪神。於是喚起了

其他民族的驚仰，願意知道：他們是何種民族？是何種信仰？猶太民族便答應說：

他們是亞巴郎的後代，因荒年而逃在埃及國，世稱依撒爾民族；做了二百餘年的亡國奴，最後，因不能堪受法郎皇上的苛待，天主給他們揀選了一個富有民族思想的梅瑟，任他爲依撒爾民衆的領袖，把他們從埃及國人手裏救出來，解脫了法郎皇上的苛待，領他們去到天主與亞巴郎的後代所預許的加南地方去。正在他們步着道路的時候，法郎皇上，便憶起放走依撒爾民族的不當來，遂即撥去了大批的軍隊，去追回他們，殺滅他們的民族；莫料，又被紅海擋着去路，性命勢有懸卵之危，天主立即將行聖蹟的神權，賜與了梅瑟，命他用棍子打開紅水，海底也就地變成了乾地，命在頃刻的依撒爾民衆，安然的從海底上過去。法郎的軍隊，走到紅海地時候，天主立即命海水合上

，法郎的大批軍隊，具被海水淹死。這樣天主把依撒爾民衆，從埃及國人的苛待之下救出來。以雲柱的標記，領他們走到加南福地；以天主全能而造化的瑪納和泉水，作爲養生的資料。這樣他們度着曠野的生活，約有四十餘年之久。自出埃及國後第三個月，到了西乃山，天主大顯了他的威嚴，雷雨閃電，雲霧火烟，動遮天庭的把十誡刻下在兩塊石板上，交給了梅瑟，又命他把天主從造天地直到梅瑟死時，所有一切事蹟和道理，都記載出來，卽是，現在的舊約全書中的梅瑟書，五卷。此乃天主使人記錄道理的第一步。

至於其它種種道理的記載，亦大都有天主的默示而作，凡對此，而不加信認的，其它亦無再論述的必要了。此乃猶太教民所共知的一端關於梅瑟因天主默示而著作道理的一個史略。

諸君！如果不敢深信，我則以我們在實際上，所親身經歷的事實

，作一論証，以釋此疑，介紹如下列各項：

(一) 以歷史作比較的理証：譬如有人說：

『盤古是首出御世的大主。』我們聽了這話，就地以爲他說的是謬誤，因爲凡關於盤古的歷史，盡歸于無可考之途。若有人說：『中國沒有堯舜二帝；孔孟沒有著過什麼書籍；秦始皇沒有焚書坑儒的惡舉，不用猶疑，這種論調，人必嚴斥其非，因爲這些事情，在綱鑑上，都有確實的証據。這種所以使人可信而沒失傳的原因：一方面因爲他們所有的事實，是當代民衆所共曉的；一方面因爲當代民衆，就地把自己所經驗的一切，按着連瑣的方式，授與了自己的後代子孫，所以到現在關於他們的一切，我們還有可信認的必要。以同理言：

猶太教民之對於梅瑟因天主默示著作道理的確信一事，亦何嘗不是如此的一般可靠法呢？猶太教的誠命和教規，被梅瑟整個的記錄出



來，就是現在的梅瑟書，五卷。內容直無絲毫可疑地的餘地，因為梅瑟記錄天主的默示一事，也是當代的猶太教民所親身經歷的事實；猶太民衆，也照定了連瑣的方式，授與了他們後代子孫，是以凡對此，而不加確信的人們，則可與否認中國之堯舜二帝……並觀類推。

(二) 以無理據的騙言作理証：據梅瑟書上的觀察，梅瑟之以四十年的苦勞，率領依撒爾民衆逃脫了埃及國，奔走曠野的苦路，此乃當代的依撒爾民衆，所共同知曉的，也是無人能說，此事係無踪跡的；不然，依撒爾民衆，何以對他只有服從，而不哼聲的呢？假設有個善於倡談騙言的人，向人說：

『你們回想回想，從前海水怎樣乾了，也沒用船，你們在安然的情景中，從乾平了的海底上過去：爲了您的幸福，我受了四十餘年的苦勞，担負着您的衣，食，住，三大問題』。

他說的這些事，任何人都沒見過，也是任何人所沒享受過的。我想凡聽到這種無理據的騙言的人們，一定要強駁其非，更無向子孫告其服從的道理。然而我要回想回想依撒爾人之對於梅瑟的服從，那般堅確而慷慨，其故何在呢？我以為最大的原因：一方面因為凡關於梅瑟所言所行的，俱都是當代的依撒爾民衆所親身經驗過的，一方面因為天主以聖蹟，作了梅瑟言行的証據，證明他所做的都是真的。

天主既則以聖蹟默示了大衆，而梅瑟又以聖蹟所顯佈的實在情景，記錄出來，這樣說來，梅瑟因天主默示而著作道理之一事實無可再疑的隙地了。

(三) 以猶太教民信仰的精神作理証：猶太教民不但只有這種論調，在實際上，他們也實在以堅確的信仰去實行，據梅瑟書上的觀察，在依撒爾民族當中，也常有一般固執於惡，不聽善勸抱怨而背叛天

主的人們；天主也幾次想着勦滅他們，使他們死在天主的嚴罰之下，藉此，以警告其他的民衆，切勿走上這種陷阱地道路。至於其他一切關於指責依撒爾民衆的規律和教言的那般嚴厲，似是使我們替他難以忍受。雖是如此，然而依撒爾民衆還依舊地對他表示服從，且又使他們的子孫，也都確信爲這是天主的道理，而不敢稍改一詞。直到現在他們還恪守着，梅瑟所定的規律。諸君，如果再強駁其非，亦猶太教民之所不從耳！

(四) 以猶太教民與回教教民現在所守的教規作理証：現在的猶太教民，生了孩子，八日後，卽行割損之禮；回教教民，生了孩子，十年後，纔行割損之禮。割損的禮節，是古教的禮節，天主久在把它革除了。關於這個區別，梅瑟書上，記載的非常清楚：亞巴郎有兩個兒子：一個叫依撒各，一個叫依撒瑪爾；依撒各生後八天受了割損

之禮，依撒瑪爾生後，十三年纔受了割損之禮；猶太教民，是依撒各的後代，回教教民，是依撒瑪爾的後代，所以他們都照定各人的祖宗，規定了自己孩子的割損期。

(五) 以普世萬民的祭獻作理証：現在世界上，一般於真宗教漠視的人們，大都以宰殺牛羊，作為祭祀神的無尚祭品，若考察它的原來，唯獨梅瑟書上，記錄的清楚：

『天主造成了天地萬物之後，命人用這敬禮，祭祀天主，直到救世者，生來於世的時候』。

一般於天主的聖意領會錯誤的人們，到現在還依舊地恪守着，這個被天主廢棄了的老教禮。雖然他們沒有走在光明的途徑上，但很可見到他們所遵守的，是梅瑟因天主主使而記錄的道理來。我所謂聖教道理，是天主作主使而命人寫出來的，即此是也。

## 第十六章 ◎論猶太教非天主教

(八六)圖 你們以猶太教民的信仰，証明聖教道理是因天主主使而命人記錄的，猶太教與你公教，是一個教會嗎？

圖 猶太教本爲我公教之舊教；據現在而論，非但與我公教不是一個教會，即我公教之舊教的稱呼，也幾無可稱的價格了，因爲從前的猶太教民，關於梅瑟書的講解，全是照定原有的意義，而不敢稍改一詞；及至中國漢世以來，有一般人，特別是那些法利塞人，經師和長老們，把聖經內中所含的一切真正的奧義，刪改幾近無餘，專尙皮毛，而毫不顧其真意，與原有的內容，幾近全脫離了關係。此乃我所否認猶太教與我公教爲一教的第一原因。

古猶太教，是不完全的教會，是將來要創立新教的一個預備，所以梅瑟的法律和牛羊的血祭，也無非是預備人心，爲領受救世者，古

教的法律，一方面使本性的倫理法則，深深的銘刻於民人的心中，一方面借事奉天主的禮儀，預表將來光榮天主的式樣。古教中有些取潔的定規與祭獻，是爲提醒民人，深覺自身的罪惡，非來一救世的恩主，替我們做了補贖，而不得入天國，這樣民人好能知道救贖的必要。關於此項，聖奧斯定亦曾說過：

「在古教中，新教蘊藏着；在新教中，古教顯明了」。此乃我所謂猶太教與我公教非爲一教的第二原因。

第十七章 ◎論天主以靈跡證明他的教會和道理的眞確

(八七)圖 何以見到天主以靈跡證明他的教會與道理是真的呢？

圖 答復這問題，爲便於了解起見，先應知道靈蹟的意義，是什麼？——靈跡是一種非常的工程，不是藉自然之力，惟獨賴天主的全能，才能辦得到。

今天主爲証明他的教會和道理的真確，也用了這個神奇的標記，似如帝王遣發使臣，爲治國務，在他的聖旨上，蓋上自己的玉璽，作爲民衆確信使臣，是他委任的標記的一般，把自己的道理，默示了古聖先知，使他們告知與猶太和其各族的民衆；爲証明他們是天主打發來的，是傳揚天主的聖教和道理，就把這個施行靈跡的特權，賜與了他們，做了標記。

(八八)圖 天主的確，把這種施行靈跡的特權，賜與了他們；然而何以見到他們所行的是靈跡呢？

圖 我認爲証明是靈跡的理証有三：

(一) 該知道的確，行靈跡的，是有真正之宗教信仰和完全的品性，而被天主選用的人。

(二) 凡他們所講的道理，盡是天主默示，而人所不能自創的。

(三) 在他們的動作中，每遇有一準確出奇的事實，這個事實，是自然力所作不到的，也是自然原因中終於不能發現的效果；或是，這種效果顯然是根本反對自然律的作用，是一切所有的自然力，所不能現出的。

每遇到有此三種光景上，即敢斷言它是靈跡。

諸君！對此，如果不確信，下邊再舉出幾個例子來，以釋此疑：梅瑟之以銅蛇療瘡被長虫咬傷的依撒爾人；約納先知，在魚肚裏待了三天，出來度完滿的生活，這是自然力所絕對不可能的事。——人若但因着幻想得了病，用那想像，或感覺猛烈的激動，能治好他的病；這是可能的事。然而總沒有一個生來的瞎子：聾子，啞子，因着這個法術能治好的，雖然他深深的確信這個法術，能治好他的病，能使他，看見，聽見……。我們固然不知道科學化學，將來有何進境，



有何發明；然而我們却能夠確實主張，一個尋常人若鎖好了門，總不能從那裏進去；若不依方法，總不能遊行於未結冰的水面上，或飛上天空去。——若論死人復活，也同是一理；比方一個死人埋在墳墓裏，已有四日之久，腐爛發臭，突然之間，因着一句話的然力，而從墳墓中立刻出來，度着完滿的生活，此非靈跡而何？

天主既則成全這樣的工程，自來就是天主要証明且確定，顯靈跡的人，所宣傳的道理，是天主默示的。絕對不能顯一種靈跡，爲証錯誤或謊言，是真的。

第十八章 ◎ 論基利斯督創立的宗教是天主因全能所廣揚的。  
(八九) 何以見到是因天主全能而傳開的呢？

圖(一) 基利斯督的宗教，抱有她講論的「十字架」的道理，依着她不可揣摩的奧跡，根據她高尚道德的規則，來到這又驕矜又不

道德的世界中；並且藐視拋棄了一切的強權武力，和一切世界的學問利器；她最初的傳教人員，是加利來亞的漁夫稅司，到底她向她的信徒所要求的，不是強權武力，乃是棄絕自己，棄絕世俗；她許下的賞報，但是死後榮福的生命。所以這個宗教，若賴着本性的法術，是絕對沒有大廣揚的可能。

(二) 基利斯督的宗教，從起初便遭遇了一些強大的有勢力的仇敵。基利斯督已經「爲猶太人是跌脚石，爲外邦人是愚呆」(格林多一書一，二十三)故此他宗教的存在，便受了猶太人一個大責斥，因爲猶太人把這個宗教的教祖當了擾亂的魁首，當了大逆不道的罪人，活活的置之於非命。基利斯督清潔無玷的生活又爲這世界的衆人，永久成了眼中釘，因爲世界上拜邪神的宗教，盡是奉承人們肉情的快樂。加之：世人攻擊基利斯督的宗教，又散布了種種誹謗與誣言：咒

罵她敬拜的是一個驢，妄告她在聚會時虐殺幼童，污行不潔。由斯外教人遂拿着普通的災患，當了神們因基利斯督宗教的「不義不道」所降的罰。故此當時普世的人，尤其是猶太人，哲學士們和邪教的僧徒們，拿着自己的非道德與迷信來，攻擊基利斯督的宗教，因之殘虐的待遇和流血的暴動，便層出不窮的相繼而興起來了；幼稚的基利斯督宗教，在羅馬帝國主義摧殘攻擊之下，度過了二百五年之久。

(三) 雖然基利斯督的宗教，經過了這種的磨練，然在很短促的時期裏，已傳佈於普世，這種迅速的宣傳，實令人驚奇不止，耶穌早已預言過說：

『他的神國，好像芥子一般，趕長大而成一棵樹的時候，禽鳥也可在上頭止棲』。見（瑪竇十三，三十一）。在降生後一百十年上，聖猶斯弟諾已經記載說：

『方今天下，無論文明野蠻各邦的人種，沒有不因被釘十字架上耶穌的聖名，祈禱天主聖父，朝拜天地萬物的眞主宰』。

降生後三百多年，基利斯督的宗教，業已廣傳的極遠了；她的聖善與高貴，早已被人人體會了，甚至於羅瑪總皇，也信仰了他的教義。

(四) 吾人若把宗教收取的效果，與她用的薄弱的方法，並她所遭逢的沿革變遷的困難，兩相比較，則不能不承認，聖教會這樣奇妙的廣揚，是件妙絕的事；若沒因着靈跡，就是說的，若沒有天主全能的照顧，是斷然不能理解的，且就事實上也告訴我們，宗徒及致命諸聖，果真行過靈跡。到底聖奧斯定說：

『若有人說：宗徒們但宣講基利斯督的復活和他的升天，而未曾行過一個靈跡；那末，我說，若沒有靈跡，而普世都信服了他們，這

便是個極大的靈跡」。

(五) 後來聖教會世世代代，也經過種種迅雷暴風似的惡烈的襲擊。流血的大艱難過去之後，聖教的內部便又發生了更多更惡的仇敵。自古以來，幾無一世紀沒有異教及裂教之發生；特別是最有危險的，即是，第四世紀之阿利亞諾異教的搗亂，回回邪教徒的侵襲，十五世紀之派別分爭，還有十六世紀之誓反教。及至今日，無神派的科學，和祕密黨的結派，更是聖教惡烈凶恨的敵魔；然而聖教會依然直立，不致動搖，不致衰敗，愈受攻擊，則愈表顯一種青年活潑的精神。若在一個地方聖教會失掉了外部的權力，或教友冷淡衰敗，則別處聖教更顯得勢，教友愈形熱心愈表興隆；而且聖教會結合萬民爲一體，在前幾世紀，日日增進，直至今日團體之鞏固，爲往昔所絕無而僅有者。由斯以觀，若非天主的全能，時時刻刻垂顧護衛着聖教，她

早已被摧殘被排斥，無她立足的餘地了。

第十九章◎論以致命人的犧牲精神，證明聖教會是天主親自立的（九十）圖 何以見到他們的犧牲精神，是爲天主的教會而亡呢？

圖（一）致命人的犧牲，爲聖教廣揚上，有極大的關係。帶爾都良說：『致命人的血，是教友的種子』。到底致命的剛毅，爲證明我們的聖教會，是天主立的，也是一個特別的有力的証據，致命乃是耶穌道理及行實的証據；另外是耶穌的靈跡，尤其是耶穌復活的證據，因爲這些事，若不是真的，人們必不肯爲這些事犧牲性命。

（二）聖教會致命事跡，無論是按她犧牲的動機，或按她犧牲的數目，不拘按那一樣討論起來，在歷史上，是獨有的。雖然時時代在某某社會，或某某國家，出現一兩個超羣拔萃的烈士，抱負高尚的志意，毅然爲國家爲君王捐軀授命；然而他們的志意盡是地下的，他

們的數目更是很小的，而且他們大約全是男子中的大丈夫。聖教會中的致命者，則大不其然，他們的志意，是天上的，是爲愛基利斯督的。這種愛情，加給他們一個大勇敢，使他們戰勝怕死的情緒，使他們爲純粹的神聖，超出本性的信德，甘心情願奉獻自己的性命。他們的死，不是由於茫昧的迷信，乃是明知道是自己應負的責任；他們的死，不是爲求虛假的英名，乃是出於自己的謙遜，因爲致命時所受的刑罰，不但不給他們什麼光榮賞報，反更加給他們自身和他們的親朋一個至大的羞辱，極大的災患。且是聖教這一類的烈士，是無數的，無論貧富尊卑，男女老幼，都是毅然決然視死如歸的，這豈不是聖教會神聖的確證嗎？

(三) 再說聖教會的致命者的樣子，也是令人驚異不止。他們非是如國家將戰的兵士，因一時之刺激，像瘋狂似的上陣去奮鬥；乃

是心志安靜，意氣和平，雖當赴極殘虐極凶恨的苦死，也是心神不亂的，且是致命，有時不是霎時間就能成功的，多次還得受些欲死而不得死的痛苦。總而言之，他們能夠保全性命，能夠得些富貴尊榮，到底他們不願意，仍然在萬苦中，要堅持到底。這種毅氣，非如定了死罪的囚犯，有衙役兵丁嚴密看守着，不得從死中逃出，遂胆驚肉跳，怒氣凶凶的等待一死；致命者則不然，他們反平心氣和，喜喜歡歡的受死，而且他們還深深的感謝天主，賞賜他們能爲他受死。他們也不因民人之狂呼，獅子的咆哮，也不因判官之嚇唬；以及甜言蜜語的諂媚，而發生怯懦後退之情；如拉可當球所說的：『雖黃童幼女，也都平心靜氣；不動聲色的，戰勝了他們慘酷的刑役』這一種補助力，是超出人力以上的；是基利斯督在他們中間，加給他們忍受苦辱的力量。



致命人自己也承認，他們的力量是從天主來的。從前聖婦斐理基大在監獄中。覺着身上疼痛，遂放聲哀號。守監人向她說：『如今你已經哭開了，若把你扔給猛獸吃，你將怎樣？』聖婦答應說：『如今我所受的苦，是我自己獨受；到那時有別的一位，我爲他受的苦，是他替我受』。

以上諸端，是以致命人證明我公教是天主立的幾點理証。願望諸君，以後對我公教特加注意，審察其是否有此種現象爲之發生。切勿再強斥其非了！

## 第二十章 ◎ 論聖教會和道理天主有過預言

(九一) 圖 何以知道天主預先有過預言，以証明他的教會和道理是真的呢？

✎ 在証明聖教會和道理的眞正無訛上，除了天主的默示和靈

跡之外，還有一確絕的証據，即是：「預言」。

「預言」，即是，在先確實的說明，一件純然屬於自由欲性的，單天主能知道的事。這種先說的話，在將來一句一句全都應驗，而與靈跡一樣發生証實的效力，這就是「預言」。

「預言」的對象，無論它的本身，無論它的原因，皆是不可認出的。所以在先說明：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將要日蝕，月蝕，颶風，下雨；或說明：幾月幾年幾十年幾百年後，將要有什麼什麼戰爭。這些話皆不得謂之預言，因為這些事，按日月的運行，氣候的變化，或觀察社會的演進與趨勢，都可在先推算清楚。

天主教在證明他的教會和道理上，所用的預言，約有兩種：一爲古聖先知們的預言，一爲基利斯督的預言。

(一) 古聖祖先知們的預言，概因天主默示所出，關於要來的救

世者，所說的「預言」在耶穌身上，而且是在耶穌個人身上，完全應驗了。預言的步驟可分爲二項：

（甲）耶穌是達味的後代，他要降生於一位童貞女；他是在「權杖離棄猶太」，並在日路撒冷城重修後，第七十主日，要誕生在白冷地方，這都是先知等，關於救世者的預言。今已一一符合，毫不錯誤。

先知依撒依亞說：『從耶塞的根上，將發生一嫩枝，也從他的根上，將發生一朵花。天主的聖神，要降臨於他；就是上智與明達的聖神，超見與剛毅的聖神，聰敏與孝愛的聖神，和敬畏的聖神，要充滿他』見（依撒依亞十一，一）。

天主主要亞加斯王向他求個記號，王推辭不求；天主就向王說：『因此天主主要親自指給他們一個記號。請看！童貞女將懷孕生子，他的名字叫艾瑪奴爾（解說：天主與我們同居）』見依撒依亞七，十四）。

先知彌蓋亞說：『白冷呀！你雖是猶太的呂中很小的，到底統治依撒爾民者，將要從你這裏出來；他的根原，從極初，從永遠就有』彌蓋亞五，二）。

聖祖亞各伯臨死的時候，降福他的兒子右達說：『權杖總不離開右達，君王總不離開他的後裔，直到所要打發的來到，他才是萬民所等待的』見（創世紀四十九，十）。

還有默西亞誕生的時期，預言的更明瞭，就是天神加比厄爾報給先知達尼厄爾，那七十個主日的預言：『爲你的民人和你的聖城，不過有七十個主日，愆尤便要消滅，罪孽便要結局，過犯便要除去，永遠的正義便要出現，和預言便要應驗，至聖者便要受傳油之禮。所以你當明白！你當注意！自從出命重建日路撒冷，直到基利斯督君王，有七個主日加六十二個主日；就是正在那困難時間，要重建街市城

垣。過了那六十二個主日之後，基利斯督就死了；那背棄他的民人，就再不能存在了。要有一個民族的人，他們的王子領着他們，要來毀壞聖城與聖堂；它的結局，便是滅亡，在爭戰之告終，荒蕪還不了結。到底一主日內，同許多人立了堅固的契約；這個主日之半，犧牲和祭獻便取消了；那時在聖堂裡便有一種滅亡可惡的事，那種荒蕪直延至極後的終點』。見（達尼厄爾九，二十四）。

（乙）按先知們神目的超見，耶穌是一位偉大多行奇事的人，是給窮人宣講福音的人。在古經上關於他受難的預言，是最顯明的，在這些預言內，就連那最小的節目，也都描寫出來了。

依撒依亞說：『你們給胆怯的人說吧！壯壯你們的胆量！別害怕了！請看天主親自要來，救贖你們。到那時，瞎子們的眼目，和聾子們的耳朵就開了；跛子和鹿一般的跳躍起來；啞吧的舌頭，也將要解

放了』見（依撒依亞三十五，四）。

匝加利亞說：『西擁之女！你歡躍吧！請看，你的君王來到你跟前了；他是一個窮人，騎着一匹驢，就是負軛的驢的駒子』見（匝加利亞九，九）。

匝加利亞又說：『若在你們眼裏看着是好，你們就給我工價吧！不然就算了事！他們算了我的工價，就是三十塊銀錢。天主同我說：「他們拿我只值卅塊銀錢，你就把那卅塊銀錢扔給陶工」。我就拿了卅塊銀錢，在天主聖殿裏，扔給了陶工」（匝加利亞十一，十二）  
依撒依亞說：『他沒有容貌，他不美麗，我們不願意看他！因他是人間最卑賤的一個，是一個痛苦的人。他果承當了我們的疾病，肩負了我們的痛苦。我們想他是個癩病人，是被天主鞭打過的，是被天主壓制過的，到底他爲我們的愆尤被了傷害，他爲我們的罪惡遭了』

痛苦；爲使我們平安他才受了刑罰，因着他的傷痕，我們才得了痊愈。  
』見（依撒依亞五十三，二）。

聖詠上說：『他們穿透了我的手足，數了我一總的骸骨。他們注視我輕看我，他們分了我的衣服，拿了我的衣服沾了圍』。見（聖詠二十一，十七）。

聖詠上又說：『他們給我苦胆吃，給我酸醋噓』。見（聖詠六十八，十二）。

（二）耶穌的預言，是完全屬於天主的自由意志，那些預言，是惟獨天主知道的將來的事實，列如：耶穌預言茹達斯要負責他，伯多祿要背棄他，自己要受苦受死，死後要復活升天，日路撒冷要遭毀壞，聖教要廣揚且永遠不滅。

耶穌受難前一晚上，向宗徒們說：『我實話告給你們。你們當

中，有一個要賣我』見（若望十三，二十一，三十五）。

耶穌給伯多祿說：『就在今日夜間鷄叫二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認我』見（瑪爾谷十四，三十）。

耶穌給宗徒們說：『你看！我們現在上日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付於司祭長及經師們。他們要定他的死罪；又把他交於外教人，要笑他，鞭打他，釘他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復活』見（瑪竇二十，十八）。

先知們和基利斯督一總預言的應驗，決非單獨一個人的能力所能辦得到的。比如這一個人何以能使耶穌被人負賣，何以能使他被仇人唾面，何以能使給他酸醋苦胆喝，釘他在十字架上？至於指定他誕生的時期，地方，指定一個童貞女要做他的母親，這更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如許的預言，在一個人身上，盡數的全應驗了，決然不是偶然



的事，也不是人人能推算出來的事，乃是天主獨自的工作。

從厥初，在聖教會裡辯護真教的人，便都拿着關於耶穌的人格生活事業等預言的應驗，來做證明基利斯督的宗教和道理，是天主親自立的，是天主親自宣講的。這個証據，的確是很有力量，因為預言真正是靈蹟。以真正之靈跡而証明真正之宗教和道理，似無不當之理。

### 第二十一章 ◎ 論基利斯督願意降生於苦世的志願

〔九二〕圖 據古教聖祖先知們的預言說：基利斯督是天主的聖子，一生專務道德，度着貧寒的生命，終於被人仇視而釘在十字架上。據我看來，這種犧牲，似是與做天主聖子的尊位上，不甚相當，其用意何在呢？

■ 基利斯督從生到死受了無數的輕慢凌辱，特別是在死的時候，受盡了一切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苦難。他這種堅忍卓絕不折不撓的

犧牲精神，非但爲他沒有羞辱，且增大了他所應得的光榮。原因，卽在，通常若見有人能甘心忍受惡人的一切不合乎人道的虐待與酷刑，且又抱着誓死愛仇的決心，那末對於這種良善而心謙的人們，是不是應該向他表示讚揚的呢？對於世人，且還該如此的去光榮他，對於造化天地萬物大父的聖子，更該如何地去向他表示讚揚慶祝呢？

基利斯督願意降生於世受難的最大動機，完全是爲着愛慕我們。我們所以須要他愛慕的原因，只爲我們受了原罪的連累，失落了超性的生命，而不能得享受天國的永福，且還得走向地獄的永苦。特此，吾主基利斯督，不忍得我們（他的兒女）陷在痛哭哀號的境地，甘心降生爲人，把萬民所有的一切罪惡，整個兒担負在自己身上，以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勞苦，替我們做了補贖，使我們得脫了所應受而當受的患害。

他又想到：我們同私慾交戰的力量薄弱，特此，他又製定下一切幫助我們成聖的方法，和規律，使我們好能戰勝三仇，革去種種不良的習慣與毛病，養成能吃苦耐劳的良好品性，以致將來得以免陷地獄的永苦，而走上天堂的光明途徑，以完成他的救贖之功。

莫想，一般於真理隔膜的人們，似如猶太人一樣不了解天主的明智，天主的全能，僅以世俗的情勢，來講解先知的預言，以爲救世者來世的目的，是爲他們建立一強大的國家，不受任何國家的宰制，一見到基利斯督的那般謙遜而貧窮，非但不思他爲救世的恩主，反將他看爲是混世魔王，無能的匹夫。不思先知所預言的奧義，基利斯督來世的志願，並非是要立一個世俗的國家，爲全國民衆謀衣食住三大問題的安全。倘若基利斯督的確，要以救世主的名義，來貪圖一切現時的幸福，那末，也無須再宣講使人修德成聖的道理了，簡直是引人

走向地獄裏決口，其救世主的名義，亦無可稱的價格了。然就我新約全書上的觀察：對他却未曾有這樣的記錄，盡是關於謙遜，忍耐，神貧……一切使人成聖的記載。我所謂基利斯督願意降生於苦世受苦受死的志願，卽此是也。

第二十二章◎從耶穌復活的道理上，証明聖教會是天主立的，道理是天主默示的。

〔九二〕如何知道耶穌預先說過自己要復活呢？

耶穌自己的復活，爲証明他是真天主，聖教會是他立的，道理是他默示的，是一個絕大的証據，因爲耶穌復活，是一總靈跡中的最大的靈跡，同時也是應驗了預言。耶穌從起頭講道理，就早已同猶太人說過，自己復活的事。有一次耶穌從聖殿裏，把那些作買賣的趕出去以後，猶太人問他要個靈跡，耶穌說：『你們拆毀這座聖殿，

我三天又蓋起來』見（若望二，十九）。以後猶太人把耶穌釘死的時候，還沒有忘了這句話，特此，他們向比拉多說：『我們記得那個誑騙欺哄人的，活着的時候，說過這話：「三天以後，我要復活」』見（瑪竇二十七，六十三）。

故此宗徒們拿着耶穌的復活，當了我們信德最要的基礎。聖保祿說：『基利斯督若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成虛妄，你們的信德也是虛妄』見（格林多一書十五，十五）。

反對耶穌天主性的仇敵從起初便攻擊他，尤其是攻擊他的復活；然而他們的攻擊終究是徒勞無功。因為耶穌從死人中的復活，是明若觀火，絕對不能否認的事實。

（一）耶穌殯葬的時候的確的是死了。

監管耶穌被釘的羅馬百夫長，把耶穌的死，一如稟公事似的，報

告給比拉多（瑪爾谷十五，十四）。因此，判官比拉多便準許若瑟，亞利瑪弟埋葬耶穌的屍首。

兵丁們也因爲看着耶穌是死了，特此沒有砍斷他的腿。又有一個兵用長槍刺透了他的肋膀，從裏頭流出了許多血和水來。這更準確証明耶穌真是死了。

猶太的司祭們經師們，從加爾瓦略山上，回日路撒冷城的時候，甚覺洋洋得意，因爲他們殺耶穌的奸計，告成了。

一樣耶穌的朋友，也沒有疑惑他的死，從十字架上卸下他的聖屍來，埋葬在攻墓中了。

耶穌的死如此顯明，就連一般惡心的猶太人和反抗聖教的仇人，總未曾說過耶穌的死，是假的。不過這一類的謊言，是現代的理論家捏造的就是了。

(二) 耶穌從坟墓中活着出來了。

(甲) 四位聖史皆一致的說明此事，以外還有聖保祿宗徒，在格林多一書上，也說明此事。這位大宗徒，述說過，耶穌復活後曾六次顯現於人，其中最著明的一次，就是：『一同顯現於五百多弟兄，其中雖有幾個已經死去，然而還有許多尚在』見（格林多一書，十五章）。

(乙) 宗徒弟子們，關於耶穌復活的事蹟，不能是受了哄。

因為宗徒弟子等，本不是輕易妄信的人，起初他們很不願欲信耶穌的復活，後來，耶穌在日路撒冷的大廳中顯現與了他們，他們很是驚懼，拿着耶穌當了妖怪，不信耶穌復活；以後耶穌把他的五傷，指給他們看，在他們面前吃了飯，厥後才漸漸地把這疑團解散了。

耶穌復活後四十日之內，宗徒弟子們好幾次見了耶穌，也同他談

了話，走了路，且又受了他出外傳教的委託；末了在阿里瓦山上，他們親眼把他送升天庭去了。

耶穌死後第三日，坟墓確實的空了，後來宗徒們到處去宣講耶穌復活了，法利塞人，和經師們，總沒有同他們強駁說：耶穌的屍首還在坟墓裏；或說：在某某地方存着。雖然他們說：宗徒們偷了去耶穌的屍首，然而他們却不責罰看守坟墓的兵。再一說：宗徒們在耶穌被拿之後，他們的胆早已被嚇破了，幾無藏身的隙地，怎敢往那有兵丁看守封閉好了的坟墓上，去偷耶穌的死屍呢？這是顯然不可能的事。

(丙) 至論宗徒們說耶穌復活，是有意欺哄世人，這更是不能的，這種欺哄，整個兒違反他們的真性，再說他們欺哄世人，爲他們的畢境有何利益？反之，他們宣傳耶穌復活，也不過遭惹了人的小看難爲。耶穌死後，宗徒弟子們的工作，與他們的茹苦含忍，都是一個



不能反攻的証據，爲証明他們對於耶穌的復活及其所創立的宗教與道理，有圓滿的確信。

### 第二十三章 ◎ 論基利斯督宗教於中國之傳揚並非在後

〔九四〕基利斯督宗教，既爲普世萬民而設，何以先在歐西宣傳教義，而不先在中國呢？

■ 在你們的這種問題上，便觸動了我一番的反問：如太陽光照地球，不分方面與國界，普世萬民都在須要着它得以生存；然試問它何以不一時照到普世，且還繞着地球週旋何故呢？——我想，諸君，對我以定沒有別的答話，只可說這是，天主聖意的全能，腦筋簡單的我們不能測到，更不能說，天主何以使太陽這樣旋轉，而不一時照到？以同理言：

基利斯督宗教之先在歐西而後在中國，也是同樣的，不能問她何

以先在歐西而後在中國？何況她先在歐西，而後在中國，又有充足的理由，最大之原因，即在那時歐西各國交通便利，在聖教之向外發展上。超過其它的任何國家，基利斯督宗教藉此以向普世宣佈她的福音，有何不當之理呢？

〔九四〕圖 基利斯督宗教，先在歐西，而後在中國，的確，是天主的聖意，那末，來到中國爲什麼這般的慢法呢？

圖 (一)天主教現在於中國，雖然彰明顯著，但真正有公教信仰的人們，尙在少數；若致怨基利斯督宗教傳來的遲緩，似是不甚適當，譬如：一個人站在太陽光下合着眼睛，決不能致怨太陽沒光。以同理言：那些明知基利斯督宗教而不加信仰的，也一樣無理抱怨聖教傳來的遲緩。

(二) 聖教告成之後，不多時就傳到中國來了。不過在那時對她

熟悉的人們很少，似是在中國的日子較短些。我所謂聖教於厥初就來到中國，並非是謊言沒有理據的：第一個証據，即是，於一千六百二十五年，公教信徒於陝西，西安府，掘出大碑記，上邊刊着天主教三字的痕蹟，和教中道理的詞句，係降生後六百三十八年，唐太宗年間題，現在於西安府外教某廟中保存。第二個証據，有係猶太國人於漢世帶來中國的碑記，上邊記載着：猶太教民的聖經，現在於河南開封成內，猶太亞教禮堂內保存着。又據史書上說：於周世末季，有僑居中國的猶太人，把天主教經文也帶到中國來了。從此可以設想，基利斯督宗教之傳揚，並不在歐西各國之後。

## 第二十四章 ◎ 聖教道理總綱

今茲將我聖教道理從簡單來總結如下：

無窮美善的，三位一體的天主，造了天地萬物，與高超萬物以上

的天神，和人類。其中以天神享受的福樂最大，特別高尚福樂，就是，他們能永遠認識，愛慕，侍奉天主。莫料：三分之一，起了驕傲，被天主罰下地獄，做了魔鬼；其餘的天神，依舊地在天主台前，安享永福，善盡天主所委派的任務。

天主厥初，造了一男一女，使他們配爲夫婦，以盡產生之責，相似天神一樣安享永生不死的真福，住在地堂裏。天主爲試探他們聽命或否，給他們定下不許吃命菓的誡命：否則，便受該死的嚴罰。可惜！原祖厄娃，受了魔鬼的愚弄，吃了命菓；亞當因情面而過於愛妻子的緣故，也吃命菓，犯了天主的誡命。此乃人類最大而最可恐懼的患害，一切超性和本性的幸福，完全喪失無餘；它如：私欲偏情，死亡、疾病……種種禍患，皆相繼而來；更可惜！這個患害，也撒給了他的後代子孫。若不是天主的仁慈，就地賜與了他們覺悟回頭的恩

典，做了補贖，將來還必要受地獄裏的永苦。

仁慈無窮的天主，在原祖犯罪之後，就地預許了救世者，使人們都盼望着他來；但是自經原祖犯罪之後，一般人們似是都在失去辯別真假，和認識邪正的能力，漸漸都走上了無惡不爲的途徑，幾乎變成了一個，混沌惡魔的世界，如此相繼有一千五百年之久，天主大發了義怒，乃以泛濫無際的洪水，淹沒了世界。只剩下諾厄一個家庭，被天主救出，以備後世人類的繁殖。

厥後，人類的生殖率遂漸增高，不知怎個出奇，人們依舊地又把天主忘了，大胆的犯起罪來，特此，天主許了萬民信教自由，而選亞巴郎的後代，（依撒爾人）做了自己的百姓，以梅瑟爲依撒爾民族逃出厄日多國的領袖；走到西乃山的時候，天主頒以十誡，和其它一切敬天主的禮節，總之，天主賞給他們一些超性和本性的恩典；然而他

們在恭敬天主的情意上，的確寥寥，不但如此，且還屢次的盲從教外的邪教和異端；天主雖時常以嚴重的懲罰警告民衆，然終無覺悟改過的心地，如此，相繼有四千餘年之久。

到了中國漢世哀帝元壽二年，先知們所預言的救世者，天主揀選童貞女瑪利亞，做他聖子的母親，降生在猶太國的白冷了，命名耶穌，又叫基利斯督，居世三十三年，以聖德和靈跡與表樣，證明了自己是，天主聖子，是聖父所打發來的救世者；甘心受苦受難，被釘十字架，流盡自己的寶血，作了救贖的犧牲，使人得升天堂，免下地獄。死後第三日，從死者之中，自己又復活了；復活後，又在世上，住了四十晝夜，而授與宗徒弟子們緊要的道理，和一切關於聖教會傳揚的問題，妥爲處置之後，且又榮登天國去了。

厥後，宗徒弟子們，住在日路撒冷，專候領受天主遣發第三位聖

神降臨在他們的心中，光照他們的明悟，默示他們一切關於傳教事業所應用的緊要道理。這時梅瑟於西乃山，領的那個十誡，重新地又印在宗徒弟子等的心中。

宗徒們自經領受了聖神之後，就地開始工作他們的傳教事業，分往世界各國去宣佈基利斯督的福音；起初雖是遭了極大的困苦艱難，但他們終於抱着視死如歸的犧牲精神，以勸言和靈跡，證明他們所講的道理，是天主的道理。有許多於厥初仇視聖教會的帝王官長……都被他們感化而奉了聖教，所以於不久，聖教就傳滿普世了。即是現在接宗徒們位的教宗和主教，所管的這個教會。

這個教會和其它任何教會是，永久不能攙和的，因為她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有這四種確絕的標記。且也是永遠不能滅亡的，因為耶穌親說過：『地獄之門，不能得勝』，天主聖

神時常生活堅固聖教，掌管聖教，同聖教結合，直到世界窮盡。是以雖有任何強而有力的仇敵，輕視她，難爲她，聖教會決不會搖動的。信她的人們，且還依舊地增高到天地終窮。

自厥初到世界窮盡，凡死過的人們的靈魂，都得到天主台前去聽審判，以各人的善功罪過，而判定各人所應受的賞報與嚴罰，及到世界窮盡的時候，凡死過的衆人，一齊再復活起來，去聽天主第二位聖子的公審判。到那時候，一切的暫罰和煉獄，都廢除了。判定之後，善人靈魂肉身同升天堂，享無窮之福，惡人靈魂肉身同下地獄，受無盡之苦。

天主造人的目的，是教人得常生；然而在得常生的工作進程中，還有兩條應守的規律：一是避惡行善，二是當恭敬天主。任何好的方法，皆在這兩條內包含着。人若願行善，該當從心裏革去因原罪所染



的三種毛病，對此，聖若望宗徒說過：『一是貪圖肉情，二是愛戀世俗，三是驕傲』。此三者，乃是一切罪惡所從出的淵源。若有人願意恭敬天主，確信天主，盼望天主，熱愛天主，那末，一定要因着：信望愛三德，同天主結合，也是願欲恪守天主十誡的一大確証。

要做一個完全的忠信教徒，不但只該保存信望愛三德，遵守天主十誡，即是聖教會所製定的規矩，也應有誠心遵守的志願，總之，要按着天主的使命，和良心的指導，去應付一切身外的環境，躲避一切犯罪的機會。但是只靠着自己的力量，還是不夠，要緊得求天主幫助。若就理論上說：天主幫助我們，是出于天主的仁慈，誰也沒有向天主要求的必要，全隨天主聖意的自由。

凡我們所得的恩典，具都是因着，耶穌的聖死寶血與我們掙來的，所以世人僅靠着耶穌救贖的功勞，纔能不做魔鬼的奴才，天主

的敵魔，纔能做天主的義子，承受他的產業；爲達到此目的的唯方法，即是：聖事和祈禱。

聖事是外面能看見的禮節，內裏得天主聖寵的表記；是吾主耶穌親自立的，共有七件，即是：聖洗，堅振，告解，聖體，終傳，神品，婚配。人願意得救靈魂，非先因聖洗重生不可，因爲吾主耶穌親自說過：『人非從水和聖神重生，不得入天國』；堅振，爲堅固人的心，成全人靈魂的性命；聖體，爲加增人的神力，保存人靈魂的生命；告解，是命人痛悔自己的罪過，治好靈魂的疾病，幫助犯了大罪的人們，得罪之赦；終傳，是使人在臨危的時候，得罪之赦，免去一切的暫罰，而得榮升天國；婚配，在使聖教會到世界窮盡，常有公教的子弟。

祈禱，在行聖事上，也是不可缺少的；一個忠信教徒好祈禱，乃

是他走天堂道路的良好方法，因為天主無時不在允人的祈求。

除了聖事和祈禱之外，爲恭敬天主得聖寵，還有一個尊而無尙的方法，就是舉行祭禮，這種以祭禮作犧牲的方法，天主在古教就製定了，那時的祭禮，不過是現在祭禮的一個預像。這種作預像的祭禮，久在被天主廢棄了，以吾主耶穌被釘十字架作犧牲的血祭，即是我公教神長現在所舉行的彌撒大祭，其效果，與吾主耶穌被釘十字架的祭獻一般無異。此乃我公教道理的一個太略。

關邪崇眞終

24  
464040  
161

